

寫在前面

對一個不再有故鄉的人來說，
寫作成為居住之地。

——阿多諾《最低限度的道德》

2019年，在拉卜楞前往熱貢¹的途中遇見雍登，一位年輕的唐卡畫師，儘管年紀不到三十歲，他已獨當一面教導著幾位學生，並經營一間唐卡繪製工作室。

聽說我們來自遠方，雍登眼睛閃著新奇的光，對我們的家鄉和國際事物發出一串串問題，從交通、天氣、宗教信仰、假期到美術館，似乎所有東西都讓他感到有趣；我們也對他的唐卡畫師工作十分好奇，他甚至一度停下車，打開手機中的作品照片，仔細為我們解說。在愉快的談話間，雍登常說「我沒有文化」或「我文化水平不高」之類的話，原以為只是謙詞，後來才知道雍登是真的這麼認為，只因他自認未受多少體制教育；儘管他自年少持續鍛鍊繪製技巧，同時研讀佛經，詳知圖博佛學信仰的典故，及唐卡上各種符號、色彩所象徵的意涵。

生長在中國社會，他被灌輸——能流利說中文、接受高等體制教育才是有文化，而這個「文化」完全與圖博傳承的文化無關。雍登讓我想起自己，在餵養我成長的文化中，我無意識地堆砌了什麼樣的偏見？

換位思考：另種文化立場

2005年夏日，在印度達蘭薩拉一間賣饅頭、麵食的餐館裡，有位阿媽拉聽見從我嘴裡冒出中文，她瞬間露出的複雜表情令我永遠難忘，有驚愕、厭惡，也有傷痛，她原來有溫度的眼神變得嚴峻冰冷；此後即使碰巧遇見，她也刻意閃避視線，假裝沒有看見我。後來才從當地一位朋友貢確得知，阿媽拉的多位家人親友在1950年代逃難時死於中國軍隊的追擊下。

貢確在達蘭薩拉一所 NGO 機構工作，是從小生長在印度的流亡者第二代，熟習圖博語、英文、印地語和一點法文、中文，他也身兼數職，既是網頁工程師也做翻譯、美術設計，有時在友人的咖啡廳端盤子或烤蔬菜餅。貢確坦率豁達，對我提出任何有關圖博的問題都慨然回答，相同的，他的提問也相當直言不諱。

他曾問我中華文化和漢文化的差異；問我「為何中文也被稱為華文，華文也包含維吾爾語、蒙古文？」；或是「中華民族既包含滿、蒙、回、博²等族群，學校課本應該不只教孔孟老莊，也會有回族《可蘭經》、蒙藏的《宗喀巴道次第廣論》？」儘管我當時早已知悉自年少詳讀背誦的孔孟與中華認同，是偏狹的國族

¹ 熱貢 (reb gong)，中國行政名為青海省同仁市。

² 中文一般稱藏族，此書使用圖博人的自稱「博」。

教育，但由他者口中聽見這類問話，對我來說依然尖銳，戳得我當場頭皮發麻，雙頰發燙。

記得也是在那年，我讀到一千多年前的突厥「鄂爾渾銘文」³，那是草原上的突厥王國為過世的將軍所作的紀念碑文，內容除了讚揚逝者的征戰功勳，也刻下「由於突厥人不和睦，由於漢人的狡猾詭計……突厥王國瓦解，可汗被消滅，珍貴的子弟成為漢人的奴僕，美麗的女兒成為漢人的奴隸……」⁴等告誡突厥子民「漢人是永遠敵人」的警句。其實漢文獻同樣也記載立碑之事，但卻是另種友好故事——當時唐太宗已和書寫銘文的昆伽可汗結下「父子」盟約，這座石碑甚至是李世民特地派使臣送去，並刻下「且特勤，可汗之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俱為子愛，再感深情，是用故製作豐碑……」等情盛意切的文辭⁵。

歷史有真相？

同樣的一尊石碑，唐將它視為展現強大國力的象徵，而突厥卻用來鐫刻民族受難的印記；一千二百多年後，它的存在向我們證明，閱讀歷史真相無法只看一面之辭，也就是說，漢文獻再豐盛、紀實，也只能代表一種詮釋角度，並非史實的標準答案。

在突厥卑屈稱唐為父的那個年代，另一個草原民族已然崛起，那就是古代的博國。自西元 638 年博國揮軍壓境中原，千年來在漢文歷史論述中，一逕是被描述、失語的邊緣他者，尤其現代受政治力的操弄，圖博更是喪失發聲權。

「1959 年解放軍入侵拉薩，我們圖博打輸了，失去自己的國家」、「博是博，加是加⁶」、「圖博文化不是中華文化，更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漢人說的歷史，和我們圖博人的歷史不一樣」……不僅達蘭薩拉的貢確這樣告訴我，旅途中遇到的許多圖博人都不約而同說過類似的話。

翻閱文獻與中外史學論述，會發現儘管圖博第一手史料紀錄不多，國際學者所考據的史實仍與以漢文獻建構的中華史觀有不少差距。例如：一千三百年前文成公主和親，是如《新唐書》所述，唐對博國的友好賜婚；或唐遭草原大軍圍困，為讓博國退兵的求和之策？圖博學家白桂思（Beckwith）考據漢語、阿拉伯、圖博等古代紀錄，其看法顯然傾向於後者⁷。

古代博與唐的爭戰、協商立約、和親等互動史事，經《唐書》、《資治通鑑》等中原視角記錄，再透過二十世紀初為政治目的所建構的中華史觀來詮釋，已與

³ 鄂爾渾銘文（Orkhon inscriptions），中文習稱闕特勤碑文，西元八世紀突厥人在現今蒙古境內的鄂爾渾河谷，以古突厥文所刻下的石碑碑文。

⁴ Saunders, 2001。

⁵ 《舊唐書》〈突厥列傳〉。

⁶ 加（rgya），音譯自圖博語，漢人的意思。整句話含義是：圖博人與漢人完全不同。

⁷ Beckwith, 1978。

白桂思等國際學者觀點相去遙遠。其實不僅是唐與博，遠自二千多年前的商周與獫狁⁸，描述中原與遊牧民族互動的漢文獻紀錄也盡是相似脈絡。

薩伊德認為所有文化都會編造一個區分自我與他者的二元架構：「英雄與怪物、開國元勳與野蠻人……這種二分法好的一面表現在民族的自我認同與愛國主義，差勁一面表現在粗糙的沙文主義、仇外和排他主義。」⁹若無法換位思考，公允理解與尊重他者的史觀與主體性，可能有礙於與他者建立「共好」的溝通模式，恐怕也難以理性客觀地認識自身。

旅途與書寫

旅途是人世探索的過程，就像閱讀一樣。旅行不僅是異地的體驗，也包含閱讀自己、他者，與一起置身這個世界的「我們」在時間長河裡所走過的歷史，以及許多前人經過所留下的提問與思考。

二十多年前我開始自助旅行，自圖博高原東南端的傑塘¹⁰開始，跨越檢查的邊界前往拉薩，繼續西行到達阿里地區；曾從北方進入安多、宗曲¹¹河谷，穿越圖博北方高原到拉薩；或往南穿越國境線前往尼泊爾，探訪喜馬拉雅山脈南緣的錫金、大吉嶺、拉達克和流亡政府所在的達蘭薩拉；也曾前往聖彼得堡，探訪歐洲第一座達賴喇嘛佛學院「袞澤確尼」¹²……我行走並記錄途中種種新鮮經歷、對自我的覺察，及這些事物與自身文化的衝撞。

一開始計劃書寫的內容是關於「大圖博文化區」行旅紀錄，其實最初的書稿已於 2008 年前夕完成，但 2008 的洛薩新年，中國統治下的圖博全境爆發激烈抗爭，手無寸鐵的民眾高舉雙手呼喊「自由圖博」，冒險掛起雪山獅子旗。是什麼讓圖博牧民、僧侶、老人和小孩在中國軍警槍彈的威脅下，仍堅持走上街頭？停下幾近完成的文稿，我鑽進文獻與中外史學論述，從《史記》到《清史》，在千年漢文史料與國際圖博學者研究論述的歧異中，逐漸辨識圖博史觀與長期被灌輸的中華觀點間存在的差異。

最初就是為了回答心裡的疑惑而開始旅行與書寫。慢慢行走於陌生大地，積累的體驗，令觀看自己的視角得以逐漸變為「我們」，那個看見、尊重並包容他者文化的我們。也就是說，走訪異地過程中，過去嘗試自我對話的「我」變大，變成了「我們」，那可能是我們的社會、文化、歷史或族群。

這本書可以說是行旅與閱讀圖博社會的現況與歷史，及反思自我文化的整理

⁸ 獫狁，商周時對北方遊牧民族的稱呼，《詩經》〈採芣〉：「靡室靡家，獫狁之故。」獫狁原意為狗。《說文解字》：「獫，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

⁹ 薩伊德，梁永安譯，2010。

¹⁰ 傑塘宗（Gyalthang），王族平坦之地的意思，中國行政設為雲南省迪慶州香格里拉市。

¹¹ 宗曲（Tsong Chu），中國稱湟水。

¹² 袞澤確尼佛學院（Datsán Gunzechoinéi），意為「佛法慈悲之源」，1915 年建成。

報告，其中包含了三種旅程：以 2019 年經歷圖博新年的行旅為敘事軸線；交疊過去二十多年來與圖博有關的旅途記憶，以及透過史料文本走入圖博歷史的爬梳過程，遠溯一千三百年前古王國時代，跨越到二十世紀初建立現代國家的關鍵時期，以及經受中國入侵統治的今日。

敘述採取「雙重視角」的方式，亦即在同一場域空間中，2019 年的經歷、昔時旅途體驗，與歷史場景可能交錯並陳，相互交織映照。在新舊時空的人事景物對照下，昔時與今日的觀點產生了彼此對應、辯證的機會，對未來或能映映出新的視野。

圖博之名

這本書使用「圖博」取代以往慣用的中文名稱「西藏」，因西藏一詞與圖博的自稱不僅無關，「藏」這個名稱也僅指日喀則地區，而非圖博全域¹³。西藏這個詞彙最初出現在清國的漢文奏議內容上¹⁴，字面意思「西方的藏地」，突顯中原國家自我中心、將其他民族邊緣化的思考模式。

然而，圖博仍非最妥適的名稱，首先這不完全是圖博人的自稱¹⁵，達蘭薩拉的圖博行政中央至今也未做出更換中文名稱的正式決策。經百般斟酌，仍選擇使用圖博的原因是，圖博人自稱為博（bod），且圖博的發音近似英文名稱 Tibet 的語源 Tubbat，一些圖博學者認為這是古代中亞草原民族對圖博的稱呼¹⁶。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眾多圖博青年在奮力向世界與中國政權表達自由意志的同時，已省思到，當代指稱他們國家、民族所沿襲慣用的中文名稱「西藏」一詞，其實並不妥當。上個世紀末，達蘭薩拉的圖博人民議會曾作出更名為「圖博」的決議，儘管並未積極向華人世界推廣，但「圖博」畢竟仍是唯一經過圖博議會討論決定的名稱。

《新唐書》等漢文獻以明顯具有歧視貶意的吐蕃¹⁷為稱，西元七世紀統一圖博高原的古博王國，在敦煌發現的古代圖博歷史文書中自稱為博千波（bod chen po），是「大博」之意，於是除了引用外，此書行文使用「古博王國」、「博國」的稱法。

基於相同立場，對於圖博的山川土地、村鎮、佛學院、人物的名字，也盡量找到當地人們原本的命名和其含義，並以譯音方式為稱。因人們對身處自然環境

¹³ 圖博包含衛（拉薩地區）、藏、阿里、康與安多等區域。

¹⁴ 陳慶英，1999。

¹⁵ 謝惟敏，2009。

¹⁶ 學者認為英文 Tibet、唐國漢語「吐蕃」都可能借用自突厥語「Tubbat」，或阿拉伯、粟特語「Tüpüt」。（Stein, 1972）

¹⁷ 不僅以「吐蕃」稱圖博，漢文獻稱其他民族：匈奴、獫狁、羯、羌、蠕蠕……都是採用動物、昆蟲等貶抑字詞。

物事的指稱方式，表徵他們與這塊世居千年土地的關係——是如何自身邊那條江水、那片山谷草原獲得生養傳承，又帶著什麼樣的心境仰望雪山、虔誠祈願……這些名字是圖博人的生命觀，是他們看待自我與世界的眼光。

特殊或日常之景

2019 年一月出發前往圖博以前，這本書文稿已大致完成，行程完全依照書中內容計畫——現代民眾抗爭激烈的地方，和歷史上圖博與中原的戰爭現場。其實這二者近乎重疊，例如康區的甘孜及安多的阿壩、拉卜楞，也都是位於圖博與中原地區的接壤交界。

這些路線是多年前我們經常走訪的地方，這次也依照以往慣常的進行方式，使用當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嘗試貼近當地人們的生活。若找不到巴士便徒步、在路上隨機搭便車，盡可能深入，走到最遠的地方。

以「中國夢」標語大肆宣傳的 2019 新年，剛好是中國建國七十週年，而這一年不僅對中國來說極具象徵性，對圖博也是。

2019 的洛薩¹⁸是圖博抗暴的週年紀念日，六十年前，圖博各地民眾起義對抗中國入侵，因武力差異懸殊而敗退拉薩，解放軍炮火持續追擊下，有些人不幸犧牲或成為囚虜，有些人隨達賴喇嘛與噶廈政府流亡印度，從這一年起，圖博民眾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國家主權。然而 2019 的洛薩同時也是圖博創建主權國家的紀念日，一百零六年前，十三世達賴喇嘛向圖博全境發布獨立文告，推行現代新政，多次向國際主張圖博的獨立地位。

圖博經受中國統治後，1987 至 1989 年間拉薩爆發爭取自由的激烈抗爭，2008 年北京奧運前夕圖博全境響應示威行動，以及自 2009 年至今，圖博境內已知的一百五十九起自焚抗議中，許多都發生在抗暴與獨立紀念日的前後。

計畫旅程時，已預料前往圖博的路上勢必會經歷許多阻礙，運氣不好甚至得進公安局；也思考過，在這政治敏感的時機，以十多年前自由移動的方式，是絕對無法到達拉薩，而就算依規定申請西藏旅行證也不會獲准；而最常爆發自焚與激烈抗議的甘孜、阿壩、拉卜楞，和大批修行者遭暴力驅逐的喇榮嘎、亞青嘎¹⁹，及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出生地塔澤，這些計畫的重要地點，也都有可能遭到臨時封鎖，無法進入。

從規劃之初已有心理準備，最壞的情況是哪裡也去不了。

2019 年我們在路上確實經歷頻繁的停車檢查；在曾發生多次自焚抗爭的地區，必須到公安局報備登記才能入住旅店；甚而遇到便衣跟監、公安突襲搜查房

¹⁸ 洛薩 (losar)，新年的意思。圖博曆法 2019 的新年恰好與漢曆的大年初一同一天。

¹⁹ 喇榮嘎、亞青嘎，中文稱喇榮寺、亞青寺，圖博語「嘎」近似「清修聖地」的含意。

間、到公安局「被」喝茶的情況。或許真的因為這個新年具有多重象徵，中國為防止再發生抗爭事件，在圖博地區加強了檢查與封控；也或許，這原本就是圖博人們生活的日常？

明顯感受到，圖博當地民眾對台灣與外籍旅客刻意保持著距離，儘管會說普通話的人比以前多，但是願意和我們說話的人少了許多，旅途中冷冽不安的沉默總在四周蔓延。思及此，更加感謝途中所遇幾位願意和我們交換想法，冒險吐露真誠心聲的人們。因為他們，我知道之前完成的書稿必須重新修改，直到成為現在的樣子。

1 再見圖博

破曉不會太遲，擔擱不會太久
遼闊宇宙日出，不可能太晚
叩門不會太遲……
你回來不晚

——亞沃呼郎〈為我，你會回來的〉²⁰

飛機在午夜抵達成都雙流機場，接駁車直接將停機坪上的旅客載至海關檢查站。亮晃晃的檢查站空間不大，陳設也清簡，地面上畫著指引排隊的線，加上不斷發出喝令指揮的人員，中國籍與外籍旅客效率地被區分開來。

房間中最醒目的是海關人員的檢查亭，每座亭子都以厚實的鋼條圍起，離地面高出許多，海關人員坐在其中，透過小窗能俯瞰室內所有景況；隔板遮住他們大半身影，空間的構置形成一股威凜氣勢，叫人不自禁戒慎。數小時前，乘客們都是一起從首爾機場出發，裡面有返家的中國旅遊團，也有結伴旅行或洽公的他國旅客。自首爾候機室一路持續的興奮愉悅，在踏入這個空間的瞬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緊繃感。

檢查以近乎叫人窒息的緩慢速度進行，除了指揮人員四處走動、揮手吼叫，其他人都緘默著，中國籍旅客更是一致地垂首低眉，就連小孩都乖巧排著隊。終於輪到我了，海關人員盯著我的台胞證、再看我的臉，視線又回到證件上，他看著電腦打幾個字，便一動不動持續盯著螢幕，彷彿上面出現神秘檔案，值得他認真研究……終於他動了，微抵下嘴，就在以為他要說話的瞬間，他以手指頭夾起證件驟然丟還給我。

不論他或我，從頭到尾都未發一語。

新中國觀光景點

成都是中原地區西南方的重要城市，往西、往南不遠，即進入陡峭的山區，自古即是中原與博、彝、苗等異族群接觸的邊緣；到了現代，也成為旅人前往圖博地區的出發點。

這次旅程我和尹兩人一起同行，二十幾年前我們在拉薩的旅途中認識，相似的旅行觀與默契，讓我們在之後的旅行多次結伴，後來也成為人世旅途的伴侶。過去我們常路過成都，不僅從這裡出發到圖博，簽證快到期時也會回到這裡申請延長，十多年前圖博地區資源極有限，有時回到成都才能好好洗浴、享受豐富的

²⁰ 亞沃呼郎（B. Yavuukhulan，1929-1982）蒙古詩人。

食物。

成都也像是個據點。記得昔時位於長途客運站旁的旅館總是集結來自各國的旅人，在此等候多日才出發一趟的班車，也彼此交換旅遊資訊；如何不跟團、不辦理「西藏旅行證」也能抵達拉薩，是大家最熱衷討論的主題之一。曾成功抵達拉薩的人極少，大多是各種潛入失敗、遭遣返的冒險故事，染髮、抹黑臉以偽裝成圖博人或中國民工，或藏入巴士行李袋、卡車貨箱裡的傳奇，聽來有趣，但認真細想即知真實性不高，翻山越嶺數百公里，經歷兩個日夜以上的顛簸路程，人如何能不吃不喝不上廁所，耐受海拔數千公尺高原上的寒冷氣候，持續躲藏在箱袋中呢？

現今客運站每隔二天就有一班直達甘孜的巴士，過去要花上二天車程的旅途，現在只需十個小時，這是闢路工程鑿山削岩的成果，中國政府宣傳為「時代的進步、國家的驕傲」。

汽車站入口處的牆邊擺設一排嶄新的自動購票機，身上斜繫紅背帶的推廣小姐，殷勤指導客人操作，擁有銀行卡、電子錢包的都市人購票便捷許多；但是在售票窗口購票，似乎比過去更麻煩，得從入口的 X 光檢查機前開始排隊，到了售票口，必須再排另一列長隊，尤其現行「實名購票」的規定，得準備身分證明資料。一位大爺沒帶身分證件，售票員厲聲喊：「買不得」，大爺仍堅持守住票口往裡面塞鈔票，售票小姐猛地把錢丟出來，吼一聲「滾」；大爺慌亂蹲下撿拾地上的紙鈔……這場面讓我腦中沉寂多年的中國旅程記憶一下子被震醒。

預購前往甘孜的車票後，還餘下一整天的空暇，足以探訪幾處成都的歷史古蹟。成都雖位居邊陲但富裕豐足，千年前唐國皇帝李隆基即選擇此處躲避安史戰禍。而在近代史中成都也扮演了關鍵角色。1911 年在成都總督府前爆發當地仕紳爭取鐵路所有權的「保路抗爭」，直接影響武昌起義的成功；而 1904 年入侵圖博康區的四川漢軍也是從這裡出發的。

身為歷史悠久的古城，但杜甫草堂、諸葛亮武侯祠等著名史蹟多出自現代建造，古建築已毀於戰爭、文革或城市開發工程，就連滿清的總督府、官院、城牆也未留痕跡，儘管距今也僅百多年時間。

立於 1913 年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是少數受到特別維護的滿清相關文物，紀念碑立於當年抗爭仕紳遭總督趙爾豐下令射殺的地點附近，在現今的人民公園東北端。紀念碑與人民公園都屬於昔日清國滿蒙八旗的兵營眷舍區域內，人民公園中的露天茶屋，至今仍保留過去滿人喝茶、遛鳥的閒逸習慣。蒙滿八旗保留游牧民族以家為單位的社會規制，官兵與眷屬同居，軍事教練場也在日常生活的空間內。清國採取滿、漢隔離政策，嚴禁通婚、生活空間也完全隔絕開，八旗營區四周高牆環繞，一般漢民無法近足，城中居屋街巷分佈一如北京城的胡同。

1949 年以後，中國將這批八旗營舍分發給國營單位作員工宿舍，在歲月中逐漸頹圯，大部分也就在城市開發中遭拆除。二十一世紀初政府推出「寬窄巷子」複合觀光商業街興建計劃，選定三條巷道，約八公頃範圍內的居民都被遷走，不論新舊的所有建物都重建為清國時青牆黑瓦的官舍型態，展示傳統工藝、戲樓茶屋和民間小吃等觀光商品。

其實在北京、西安、成都、五台山等旅遊景區，都進行著這類大規模修建復古建築的商街計劃，就連理塘、松潘、達倉拉姆（郎木寺）等圖博城鎮，都為發展觀光而遭政府圈地重建。身為重要圖博文化重鎮的拉薩，更是難以倖免。布達拉前的雪村民居，在上個世紀已為政治目的而遭拆除，改建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形似天安門廣場的北京中路與布達拉宮廣場；大昭寺外的八廓街攤位與周邊建物，也為擴大招商募資，而遭大規模改建。

而在吉曲²¹南岸興建的「文成公主實景劇場」，為仿造布達拉、大昭寺等佛寺建築的立體舞台，並闢建大型停車場，成為中國旅行團到訪拉薩的必定行程，據負責營運的企業²²統計，每年春夏期間前來觀覽的遊客超過五十萬人次，周邊紛紛進駐五星級酒店、飯店、野營場、購物商場，隨著商機擴展與外地資本投入，原本的傳統農田與牧地上陸續建造起新式公寓、大樓、溫泉度假別墅區，不過短短幾年間，在衛星地圖上已不復見任何一塊青稞田或綠草地。村民的農田、土地遭強制徵收，劇場企業安排他們擔任群眾演員、舞者或劇場雜工，宣稱這提供了青年穩定的工作與薪資。他們甚至計畫在此安頓更多來自其他地區的重遷戶。

當地圖博村民或許真的收入提高、經濟好轉了，然而代價卻是失去世代耕種的土地與牛羊，得在觀光客前獻跳原本傳統節慶自娛的舞蹈來營生，他們受僱參與的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漢藏一家親而編造的「文成公主」劇，劇情強調著「自古以來」優秀的漢文化為圖博人帶來幸福。

更大的代價是失去了自己村落的名字——尺覺林（tshe mchog glin）。尺覺林這個村名來自當地的古老寺院「尺覺札西桑丹林」，1790 年由第八世達賴喇嘛為他的上師而建造。「尺覺林」音譯自圖博語，意思近似於「永恆至尊的佛學院」，但官方為包裝文成公主神話，索性將村名改為「慈」覺林，將河水南岸拓寬的道路命名為慈覺林大道，建造一座具觀光商街功能的慈覺林大橋，並且宣稱一千三百多年前文成公主一行即由此地進入拉薩，編造當時隨行的唐國人員即落腳居住在這裡。

其實 1952 年中國成立「西藏聯合軍區」後，解放軍三〇八砲兵團²³進駐拉

²¹ 吉曲（skyid chu），意思是愉悅的河水，流經拉薩城南端。中國佔領後改名為拉薩河。

²² 域上和美集團，隸屬四川省的旅遊文化產業，除了開發經營文成公主實景劇，還有「金城公主」劇、西昌建昌古城歷史文化街區、「亞丁密碼」大型浸沒式冒險秀等觀光商品。

²³ 三〇八砲兵團也屬於 1949 年最初進軍攻擊康區的軍團之一，原編制為第五十三師砲兵團，駐紮拉薩吉曲南岸，2017 年以後已升格為八五砲兵旅。

薩，選擇駐軍的地方就是尺覺林村。尺覺林三面環山，向北跨越吉曲就是大昭寺，隔著河水對望布達拉，對解放軍來說是監控拉薩最佳的戰略位置。依據口述歷史《西藏記憶》²⁴所述，1959年尺覺林佛學院參與拉薩的起義抗爭，之後所有僧人都遭逮捕，寺院被據為公安學校，所有佛殿、僧舍都充作教室和師生宿舍。我在2004年前往時，尺覺林建築因年久失修，已是瓦落牆斜，本應該是佛殿的屋子裡，堆滿了廢棄課桌椅，在一陣陣颯颯冷風中，我看見被刮去菩薩圖像的灰土牆面上，依然清晰留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字跡刻痕……

當時曾想，這座不曾修復、停駐在文革時代的佛學院，若設為「圖博文革歷史紀念館」，一如柏林圍牆遺址旁的戰爭紀念館、首爾西大門監獄歷史館，或是奧斯維辛集中營紀念館等設施，應具有提醒世人及反省人類暴力的象徵意義吧。

然而，尺覺林村在極權資本中變成了「慈覺林村」，這塊土地上人們與文化的歷史傷痕被硬生生抹去，並遭官方營構的文成公主與扶貧幸福神話掩蓋。

當劇情中的圖博國王松贊干布與公主攜手站在舞台上，在水泥布達拉宮佈景前接受群眾歡呼，這個畫面在中國各媒體平台廣為宣傳時，布達拉遂成為一座象徵漢藏團結的中華文化建築；而圖博千年傳承的文化、信仰與自尊，還有多少能為世人所記憶？

入侵者的荒謬劇

那年，彷彿有預感難再有機會造訪拉薩，我終於到布達拉山腳下的接待處預約參觀的時間。

過往西行日喀則、阿里地區，或往古老的桑耶、山南而去，來來去去數次歇腳拉薩，都未曾去過布達拉，或許心底隱隱認為那助長侵略者的氣焰，而且主人不在，總覺像是無理闖入的偷窺者；後來決定登上布達拉，也是為了這相同的原因——主人不在家，這些入侵者到底胡搞到什麼程度，那荒謬情境應該至少親自體驗一次吧！

布達拉，音譯自梵文 *potalaka*，是觀世音菩薩道場之名，圖博人認為達賴喇嘛是觀世音化身，布達拉即其所居之地。第五世達賴喇嘛在此興建的建築即稱為「頗章布達拉」(*pho brang potala*)，圖博民眾習稱「澤布達拉」(*Tse Potala*)，意思是布達拉之山，或直接簡稱布達拉。

參觀布達拉必須跟隨官方安排的導遊，約二十多名旅客組成一支隊伍，以順時針方向繞轉頗章瑪坡²⁵各層的拉康²⁶。

²⁴ 唯色，2006。

²⁵ 波丹瑪坡 (*phobrang Marpo*) 近似於「紅色宮殿」的意思。為布達拉的中心建築，設有大經堂、佛殿與靈塔殿。

²⁶ 拉康，即菩薩殿。

十四世達賴喇嘛曾經描寫這座歷史殿堂：「這座中心建築物包括宏偉的大經堂，附有三十五座雕梁畫棟的佛堂、四間靜室和七位達賴喇嘛的靈塔——有些高達三十英尺、鑲上金塊和寶石。」強巴拉康²⁷供奉身形高大、面容慈悲的強巴佛。立體壇城殿入口就是一尊震撼人心的多傑久謝²⁸塑像。朗林拉康²⁹中擺設宗喀巴與噶當派、格魯派世系先祖塑像，解說自十八世紀以來圖博眾教派與學說的發展。里晉拉康³⁰中展示古魯仁波切³¹的八種化身。色登拉康³²裡安置第五世、十世、十二世達賴喇嘛靈塔……。行過布達拉眾佛殿，便走過圖博佛教傳承的歷史。

三百五十年前，這座宮殿被規畫建造作為圖博王國的核心建築，除了具有政治領導的功能，同時也是這片大地子民所信仰、最慈悲的觀世音菩薩居住的殿堂。甚至更早，在九百多年前，當佛教信仰在這片高原、山谷大地上蓬勃發展，各教派相互競爭切磋、百家爭鳴之時，在瑪波山之上，布達拉所建造的這個位置，即是噶瑪巴、宗喀巴等佛學大師講經佈道之地。

參觀隊伍移動得很快，也許因為成員多數是中國觀光團旅客，一開始他們還覺得有些新鮮感，驚嘆文物與建築的古老、神秘，但很快就失去耐性，不時發出抱怨：「這兒看來看去咋全都是佛像呀？」

唯獨對西斯平措³³大殿中一幅壁畫感興趣，導遊特別指出是「五世達賴喇嘛在北京見順治皇帝的畫像」，大家七嘴八舌討論畫面裡人物座位的高低，「見證」順治坐得稍微高一點，這才心滿意足的離開。另個讓行進隊伍駐足的地方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居室，小房間裡擠滿參觀者，我留在門外，聽見屋內導遊的說明：這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睡床、他在這矮桌前讀經、在這墊兒上用餐……。接著是眾人一連串的窺奇發問：就這屋兒、也特窄小？活佛真睡在這房？不是吧，太簡單啊？你說的是哪個達賴啊？是跑到印度去的那個？

眾人喧嘩而去，我才進屋，屋中同時還有個圖博家庭，穿著傳統連身長裙的中年媽媽，帶著看來正在讀中學的兩個孩子，他們自懷裡掏出嶄新雪白的哈達，一一向佛壇、書桌前獻上，躬身默禱。

丹增嘉措³⁴在自傳中曾提及，「我這個小孩得到達賴五世位於頂樓的臥室。室內極寒，燈火不足……。裡頭所有東西都是古老的、陳舊的；四片牆上掛的帘子後面積著數百年的陳灰。臥室一邊靠牆矗立著一座佛壇。上面放兩盞油燈，還有

²⁷ 強巴拉康，意為彌勒佛殿。強巴，意即未來佛，漢傳佛教稱彌勒佛。

²⁸ 中文譯為大威德金剛，源自梵文 *Yanmāntaka*，征服死亡之神的意思。在圖博佛教中為文殊菩薩的憤怒相，能降伏惡魔、護衛眾生，所以稱大威、大德。

²⁹ 意即菩提道次第殿。

³⁰ 中文稱持明殿。

³¹ 中文稱蓮花生大師。

³² 中文譯為佛事殿。

³³ 西司平措意為生死圓滿，是布達拉中規模最大的殿堂，為舉行佛教儀式的集會大殿。完整名稱為「措欽努西斯平措」，意思為西生死圓滿大殿。

³⁴ 丹增嘉措為十四世達賴喇嘛法名簡稱。

小碟裝的食物以及淨水，供養菩薩³⁵。」他在四歲那年被迎到拉薩，此後在這座擁有近三百年歷史的城堡中度過每個寒冷的冬日。他在這古老世界裡讀經、學習、接受傳承，也像個普通男孩兒在這裡生活、遊戲、頑皮和成長。

角落走出一位工作人員，拿取佛壇上供奉的糖果，分給圖博婦人和她的子女，他們雙手捧著糖，像寶物般珍惜的放進口袋。在旁邊的我也收到了糖，我低頭道謝。剃短的髮、瘦削面容和謙恭的眼神，從動作舉止很容易認出這位工作人員是位出家人，儘管他身上穿的不是袈裟，只是普通的西褲和夾克。進門時就看見他悉心看顧著酥油燈，時不時擦拭佛壇及整理房間物什；不論身著什麼服裝、所信仰的尊者在不在，他都堅守自己的工作。屋內人們望著彼此，想說的話似乎就在嘴邊，但誰也說不出口，沉默蔓延，卻也沒有人想抬起腳步離開。

「幹啥呀你們？趕上隊伍，快！」一聲喝斥打斷我們，蓄著平頭的工作人員忽然踏入門內，目光冷峻地瞪視我們。

其實布達拉四處都有這些高壯的身影，儘管未著軍警制服，沒佩戴武器，平頭男舉止、外型仍像極街頭上執行勤務的武警。觀覽進行中，他們若不是亦步亦趨監督參觀旅客，就是駐守在佛殿廳堂門邊，銳利掃視，彷彿隨時能從經過的人群中揪出可疑危險份子。他們的存在，的確就是讓我們欲言又止的原因。

沿山勢斜繞而下的無數階梯，帶我們通向布達拉北方的街道上，回到熟悉的城市喧囂中，等繞回到布達拉廣場前，天色已經昏黯了。記得那天轉經的人特別多，男女老幼，街燈將大家的身影長長的投映在人行道上，除了遠自他鄉來朝聖的人們，竟還有人騎著自行車過來，他們擱下自行車，朝布達拉的方向合十伏身，然後又騎上車子走了。彷彿下班途中，順道過來膜拜。

後來確認那天的日期，才知道他們不是順道，而是專程來的。那天是七月六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生日。

³⁵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著，康鼎譯，1990。

2 記憶很遠也很近

當我仍有雙眼在我頭上，
當我仍有聲音在喉中，
我在墓碑中尋找他且向他說……
「每件事終將過去，你仍將活著，
你點燃生命之火。」

——聶魯達〈人民〉

成都下榻旅館附近有不少旅行社，花幾個小時繞過一遍，詢問申請西藏旅行證的可能性，結果幾乎是零。

他們的態度幾乎一致。一開始熱絡介紹行程，拉薩、大昭寺、甘丹寺、日喀則……不限制人數，立即成團等等；發現我們來自台灣、外國的身分後，話語溫度瞬間下降，提到外國人的旅行證時，他們已作出結束對話的表情——很難說、需要十五天、一個月……這是委婉的說法。不可能，時機太敏感……也有人誠實的這樣告知。

拉薩，是所有圖博人精神的故鄉。洛薩新年裡，圖博人的返鄉之路遭強制封閉，中國人的旅行團卻暢通無阻。沒有旅行證，我依然想試試看。

從四川前往西藏自治區有二個入口，巴塘與德格，兩地都緊鄰治曲³⁶河邊，官方在跨越河水的大橋附近都設有檢查關口，過去流傳著各種外國旅行者喬裝闖關的故事。只是巴塘因泥石流沖毀了大橋，已封路一個多月，唯一可以嘗試的地方只剩下德格；我們初步計畫是，從成都先到甘孜，在當地找車設法通過德格檢查站，就像十七年前一樣。

不論是否能通過，仍可以和拉薩的記憶一起旅行。幸而這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批准。

仍是布達拉

山谷間迴盪著敲擊聲響。儀式已進行到最後，天葬師俯低身子，雙手忙碌著將敲碎的屍骨與血水、糌粑調和，好讓鷹鷲們吃乾淨。

橐，橐，橐——彷彿萬物都屏息諦聽，一記一記節奏整齊的敲擊聲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聽來特別清晰。我趴臥在山腰岩石上，耳際貼著大地，聽見石鎚敲擊著屍骨與山岩，身下的土地輕輕震動。橐橐聲迴盪在大地上也敲擊我的耳膜，在我腦中響著。拂過天葬台的夜風，拂過樹梢青草，拂過將綻放的野花、我的頭髮。

³⁶ 治曲，母犛牛河的意思，中文稱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游。

這就是死亡，是結束喔。在清冷夜風中橐橐敲擊聲在我心裡說，安靜而溫柔地，亡靈已然離去。

鷹鷲黑色身影像披掛僧衣的修行者，展翼自天際徐徐降下，無聲蹲踞天葬台邊，靜待儀式進行。當天葬師一揚手，它們湧上前食盡屍塊，又瞬間翩然飛逝。一如來時那樣靜默，離開時也默契地依序遠遁。

視線追隨一隻隻展翅的鷹鷲時，才恍然發現夜色早已漸褪，四周濃稠的黑暗好像被稀釋一般，眼前的景物逐漸展露出模糊的輪廓。氤氳在天際的朦朧，不知是霧氣或淡薄的雲層；貼伏在大地上蜿蜒的細流反射天光，已從最濃重的墨色轉變為銀灰。

山腳下的拉薩城仍在沉睡中。

當天際堆疊的雲層和連綿的山體逐漸分開，第一聲蟲鳴似乎就在我身後響起，我知道，再過不久逐漸明亮的世界裡將響起所有生命的喧嘩。然而，當這一切屬於白晝的生之畫面即將展開的同時，在極為清淡稀薄的光線裡，布達拉已浮現在雲霧中。棗紅與白雪顏色的身姿浸浴著溫潤曙光，她身後，層疊山影起伏曲折，柔軟如暖被。山下，在我眼前穩穩沉睡的拉薩城，依偎在她身前，被山影、光線擁抱著。

三百多年以前，她被建造於瑪玻日³⁷上時，就是為了這樣被看見的吧。

不論即將消逝或繼續存在的美好與醜陋，歡欣與哀愁，光華、黯淡，或燦爛、毀壞，馨香與腐臭，沉醉或是清醒，罪惡、美德，邪佞或善良……所有物事都會看見她；所有在黎明前將離去的靈魂也看見她；在山裡、田野、河水中、空氣裡，或在城市的溝渠、屋宇裡，所有即將甦醒的，也將看見。事實上不論在這座城市哪個角落或城外山嶺，一抬眼就可以見到她的身影，藍空下，在群山環繞簇擁之間，她巍峨矗立在大地之上；有時可能覺得她漂浮於繚繞雲霧之間；有時金光穿透雲層，一道彩虹正斜映在她身後。

不論我初到達時乍然抬眼或離去前最後的回首，或是在時光流轉逐漸老去的記憶裡，她是這樣讓我看見。

洛榮

那年從當地的朋友洛榮得知拉薩附近舉行天葬的地點，於是半夜繞過天葬台前山徑的入口，從另一頭摸黑爬上後方的山岩，靜靜伏臥在樹叢後等待。洛榮再三提醒絕不可驚擾、影響儀式的進行。守候數小時，直到幾簇燈火自遠方逶迤而來，是喪家的車輛，他們最後停在山路口；在幽冥夜色中，僧人燃起祝禱的桑煙，

³⁷ 意為紅山。

家屬背負逝者遺體蹣跚走向天葬台。

關於天葬的中文訊息多簡單表示是圖博高原特有喪葬儀式，文句間甚而充滿詭秘暗示。對許多人來說，光是想像肢解屍身、供鷹鷲食盡的過程，可能覺得驚怖而難以理解；然而，海拔三千公尺以上高原林木難生，空氣含氧率較低，火化不是適合當地自然環境的經濟方式。在旅途中遇見的許多圖博人告訴我，讓過世親友屍身深埋土中，任其被不知的昆蟲細菌這一點、那一點的慢慢吞噬腐化，對他們來說才是無法想像的殘忍。一位僧人曾為我說明，按佛教靈魂不滅的轉世觀點，在亡者魂魄離開世間的那刻，讓無用屍身能毫不保留供養鳥鷲，自大地而生的亦回歸大地，亡靈能毫無罣礙的離開人世，踏上轉世的旅程。

進一步請教附近天葬台位置，幾乎所有人閃爍其詞起來，「已經不舉行天葬……」為什麼不能說實話？因為那是對亡者來說重要而神聖的儀式，不是供陌生外人獵奇偷窺的場景。尤其，洛榮說，大多中國人視天葬儀式為野蠻、不潔與落後；同時止貢梯寺、喇榮佛學院等天葬台旅行團的參加者又多是中國旅客。

家鄉在日喀則的洛榮，年少時就跟著堂哥在拉薩旅館工作。因各國旅客出入頻繁，櫃檯也兼做旅行社套裝行程仲介。相對其他人員的健談狡黠，洛榮顯得特別安靜寡言，他提供的交通訊息簡單卻準確；曾多次向他請教拉薩天葬台位置，他也總是冷淡回答說沒有、不知道。

他態度轉變的關鍵，起因於一場爭執。那時旅店大廳中只有幾位客人，一旁忽然冒出響亮的話音，聊天內容大概是批評政府每年援藏經費太多，讓藏族光是懶坐著啥事都不管也有拿不完的補助，變得更懶更窮……這類的話。我衝動打斷那位年輕人，請他多了解真相後再說話。

他不甘示弱表示自己說的是事實，且拉出身邊的新加坡友人來助陣；然而這位新加坡青年卻一臉尷尬杵著，我請他告訴中國朋友實話，西藏現在的生活真的像宣傳得那麼好，宗教信仰真的自由嗎？青年只是嘆口氣說「sorry」，匆匆拉著這位大嗓門的中國朋友離開。

當時洛榮站在櫃檯後，靜默旁觀著這場爭執。只剩下我們兩人時他竟向我道謝。謝什麼呢？我本來想說。看著他臉上奇怪的笑，那好像比哭泣更悲傷的笑容，卻令我一時語塞。

透過洛榮，認識經歷文革時代的耶希喇嘛。那天在佛殿外的草地上，和耶希喇嘛及他的學生們圍坐一圈，夏日陽光暖暖照我們，有風拂面，草地上有野花。僧人們恭謹介紹他是密續佛學院的上師，耶希喇嘛卻自嘲自己沒有官方許可的「他巴證」，按國家規定，他連僧人都不是，隨時可能被趕出寺院。

我問為什麼政府不給證件。喇嘛笑答因為他不愛國。

他說出自己是反動份子，經歷十多年的關押與下放勞改，曾經修路、背石頭、

挖糞池，甚至被迫違反僧人戒律去抓魚。中國不准他再回寺院當僧人，儘管他是自幼出家、修行數十年的佛學上師。世紀之交的那十多年，是中國政策相對寬鬆開放的期間，耶希喇嘛受邀到印度的圖博佛學院交流，與流亡海外的僧人一起募集國內外信徒的資金，重建這座在文革中遭嚴重破壞、歷史悠久的密續佛學院。讓年輕僧人又能坐進佛殿，朗朗念誦古老經文，傳承先祖學養智慧。中國政府對他在佛學院中的存在睜隻眼、閉隻眼。只是，即使在那樣看似平和靜好的年代，喇嘛也未曾對權力者失去戒心，他微笑告訴我們，政策隨時會改變，蟻群長久辛苦堆建的大屋，只要下場大雨即一瞬摧毀。

如同大多數圖博老人家，耶希喇嘛不說、也聽不懂普通話，我們的對話全靠學生丹增幫忙翻譯。喇嘛說，丹增是所有弟子中學習最糟的。為什麼呢？因為他普通話說得太好。大家全笑了。

這是玩笑，也是實情；紅衣僧人是圖博社會的知識份子，他們大多不說普通話，生活在佛學院中，鎮日專研佛理教法，確實也不太有說中文的需要；他們向來與漢文化零接觸，即使經受中國統治已逾半個世紀。

曲珍

在爬上布達拉又陡又長的石階上，遇見女孩曲珍。

她汗濕的臉頰和髮上紮著的布巾一樣紅豔豔，肩上扛著一只裝滿石塊的大麻袋，她粗喘著氣，腳步卻沒慢下來；之後接著有更多與她相似的年輕男女陸續超越我，他們都身扛重物，朝向更高的另幢建物奔去。那裡正依照圖博傳統工法進行整修工事，平台般的屋頂上，並列兩排的女孩們手握底端固定著石塊的長木棍，邊唱著歌，舞步一致地反覆上下敲擊屋頂，直到屋頂阿嘎土³⁸變得嚴密結實。「打阿嘎」中國這麼稱呼，並將這個日常勞動當作是一項舞蹈，放到劇場中表演給觀光客看。

當時曲珍告訴我，他們自山腳下扛一袋石塊上去，可以賺取人民幣五元，一天上下奔走石階數趟可賺取二、三十元左右，工資微薄，但他們欣然參與布達拉的修建，認為那是福報。

後來我們又巧合的在巴廓街上相遇了，她在親戚家的佛具攤幫忙，重逢的驚喜讓我們話多得停不下來，現在回想，曲珍是我所認識普通話說得最流利的圖博女生之一。

她領我們去拜訪一座阿尼宮巴³⁹，座落在拉薩城外的山谷中，曲珍要為在這

³⁸ 圖博傳統屋頂的建造材料是一種帶有黏性的土，稱為阿嘎；「打阿嘎」即是透過不斷敲打踩踏，將土夯打得結實緊密。

³⁹ 阿尼宮巴（Ane dgon pa），為女性出家人修道的佛學院。阿尼為姨母、姑母之意；宮巴即佛學院，據統計圖博全境至少有 6000 多座以上規模大小不一的宮巴。

寺院中修行的姊姊送東西，於是我們搭乘出租車駛向城外山區。當時上山的道路只是一條人走出來的土礫小徑，順著陡然山坡蜿蜒攀行，沿途除了野花與青草，只遇見牧童和他的犛牛群。

寺院卓然獨立於雲霧中，後山潺潺流經一條小溪，是山頂融化下的雪水；由層疊群山環抱的幽靜院落，除了一座遠遠眺望布達拉的古老大殿，只有兩排土夯木構的傳統屋子，是覺姆⁴⁰們的經院與僧房。

曲珍領我們沿佛寺外的轉經道繞轉一圈，邊走，她虔敬指出周圍神山的名字，和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方位。轉過寶塔，然後看見了那棟位在寺院旁側的水泥屋，原本說著話的曲珍忽然噤聲不語，腳步卻沒慢下來。這奇異的建築與寺院僅隔著一條窄小的山徑，且位在較高的坡面上；我仰臉朝那方位掃過一眼，餘光瞥見屋前站著二個男人，他們都面朝我們的方向，其中一人正拿著望遠鏡看向我們。我們一致靜默的走完小徑最後路段，誰也沒有再發話。

不曾再望向那個禁忌的方位。只是猛然嗅聞到的刺鼻煙味，和水泥屋前堆成一堵矮牆般的空酒瓶，揉塑成怖慄的畫面鮮明轟在我的記憶中。

曲珍告訴我那是公安局。

翻閱官方提供給外國人的英文旅遊資訊，上面卻介紹那是一家旅館。

建物沒有任何招牌，屋前的男子都身著便服，但從他們特地跑出來查看的舉措，可斷定他們的公務身分。只是周圍數公里外都毫無村落人跡的荒遠山谷中，竟設置一座公安局派員駐守，為了什麼？

因為這裡是格日宮巴，全名「格日參丹林」(Gar Ru Bsam Gtan Gling)，大概的意思是「空行母起舞之山嶺的靜慮佛學院」，文史研究者推測最早設立於十二世紀初期⁴¹。在 1988 至 1990 年間，佛學院有多位尼師參與拉薩街頭的抗議遊行，她們沿八廓街散發傳單，呼籲釋放此前因抗爭被逮捕的僧人，呼喊圖博自由的口號，現場即遭到羈捕，政府派工作組進駐佛學院對其他尼師加強監視，進行「愛國教育」，尼師並未妥協，仍在寺院內張貼鼓吹自由精神的海報。之後遭羈押在札奇監獄⁴²，在獄中受到殘酷刑求，遭致殘疾、重病，其中有一人遭毒打不幸身亡，她們依然不放棄抗爭、表達獨立訴求；年輕的尼師們偷偷錄下抗爭歌曲送到外面的世界，終於引起國際關注圖博的人權問題。

這幾位手無縛雞之力的弱小尼師，卻引發中國權力者的疑忌，在渺無人煙的

⁴⁰ 圖博尊稱女性出家人為阿尼覺姆 (Ane jomo)，常簡稱為阿尼或覺姆。覺姆有佛母、后妃的含義。

⁴¹ 德吉卓瑪，2003。

⁴² 札奇監獄 (Drapchi)，原是圖博政府的鑄幣廠，1959 年中國佔領後改建為監獄，多關押政治犯。因殘酷虐待受刑者，有圖博古拉格之稱。中國政府自稱那是「犯人受到人道主義待遇」的現代化文明監獄。

高山深谷派駐警察，多年來持續監視廟宇中其他人的行動。中國政府卻對外佯稱這座公安局只是一處「招待所」，可見他們也自知這是侵害人權的行徑。

那天繞過轉經道，曲珍的尼師姊姊領我們進入集會大殿，步入後方的菩薩殿。尼師小心翼翼自佛壇後方拉開抽屜，讓我們看見裡面有張照片——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的法照。似乎只有短暫一瞬又像過了許久，我在震愕中看見尼師輕輕合上抽屜，虔敬彎身。

在光線逐漸暗澹時，我們向寺院道別。走下坡道，回首看見幾位尼師依舊站在坡頂。他們身後是緋紅色的古樸佛殿，佛殿之上是無盡藍空，有一隻鷹輕巧滑過。我知道，在這幕平和靜謐的景像裡，看不見的後方存在著那棟白色水泥屋，及平頭男子的視線。

3 那個潔白如雪的地方

唯有與他方世界相遇，有所比較，
我們才有辦法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

——卡普欽斯基《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通過最後一個公安檢查站，巴士越過溪流轉入甘孜城中。車燈在黑夜中闢開一道平整路面，兩邊整齊排列的街燈瑩瑩烘映路邊的積雪。

客運站前停了不少汽車，多是來接客的計程車或等候的家人。巴士在破曉前即從成都出發，一路奔馳近七百公里，漫長的車程想必讓所有人都耗盡力氣，乘客們一臉疲倦。大家下車取了行李，便匆匆跳進那些汽車，轉眼間整條街道變得空蕩蕩，剛過晚上八點，這分佈著嶄新建築的街區竟已杳無人跡。

這一帶是近年才擴展的城區，路邊都是大型賓館和酒店，招牌裝飾燈在寂寥的夜色中閃爍，場景形似成都城郊的某條街道。當然十多年前不是這個景象。

回憶間隙

從成都搭乘巴士，往西邊二百多公里就進入崇山縱谷地區。道路從平野、果園、叢生雜林間，穿過鑿山隧道，陡然攀升到草坡綿延、不見一棵林木的高山，有時還可見到坐臥天邊的晶瑩雪山。

儘管中國政府將其行政劃屬為四川省，設定為藏、漢、羌、回等多民族共居的地區，然而，這片山谷大地其實是圖博傳統的生活領域，充滿圖博的氣息——塔公、道孚、甘孜、德格、雅江、理塘、巴塘……這許多現今的行政地名，大多轉譯自當地圖博人們對這片世居土地的稱呼。反覆念誦，即能感受到那鮮明的異國風格。

有些人類學者、語言學家將圖博語歸類為「漢藏語系」，幾乎所有中國與台灣的相關研究者都採用這個論點；然而不少外國學者持不同見解，如語言學家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即認為圖博語和漢語是完全無關的語言系統⁴³。置身當地，聽見圖博人們交談的話音——輕顫舌、喉濁音，或是鼻腔共鳴，努力模仿那陌生的發音方式，怎麼賣力依然學得僵硬。彷彿動用了出生以來從未用過的舌喉肌肉，完全親身確認是成長於截然不同文化的異國語言無誤。

語言並非唯一溝通的工具，因為問路、簡單的招呼，自然會有許多和當地人們互動的機會，儘管大多數是語言不通的尷尬微笑，然而也意外找到了幾個能相互理解的單詞、比手畫腳的趣味，偶然相遇的喜悅便自然流動在我們之間。

⁴³ Beckwith, 2008。

其實只需粗淺的觀察就會發現，這裡人們生活的樣貌和漢地有顯著差異，不只是他們慣穿的寬大楚巴⁴⁴衣袍，或髮辮樣式、頭上的紅繩珠飾，或眼神、氣質、習慣的手勢，就連生活空間裡的氣息都不一樣。

巴士盤繞過一座座的山頭、駛入谷地，或是越過看不見盡頭的廣大草場高原，在縣城與縣城之間，走過無數鄉鎮、村野，各地的屋宇結構、服飾、語言或許有不同的面貌和風格，仍然輕易發現那一致的共同點，人們集居的聚落附近一定都有座宮巴，那不僅是供奉菩薩的寺廟，也是僧人讀經受教育的佛學院，千年以來培育出一代代圖博社會的知識份子；每個家庭至少有個兒子年幼時即進入寺院裡讀經受教育；戶戶家中佛龕都供奉著諸位仁波切⁴⁵法照，儘管中國政府明令禁止，最中間的位置仍必定留給圖博人心中慈悲智慧的化身——達賴喇嘛。

黃昏時沿著宮巴外轉經道散步，有時加入轉經人們的步伐之間，跟著人群環繞著寺院流動；或只是坐在牆邊石頭上，在夕陽的光線裡，望著人們閉目喃喃虔誠的身影，聽見孩子們戲鬧追逐、鄰里相遇寒暄……這些細微的日常場景，彷彿讓我與這塊土地產生了某種連結。

原以為這是認識這塊土地最好的方法，後來才懂得，這純粹是旅行者一廂情願的浪漫；更嚴格地說，是無視於當地人陷於失去自由的痛苦、在極權控制下的壓抑，自我感受良好的消費著他們的文化。

停留在甘孜期間，這樣的感受益發強烈。

彥扭的真相

明豔的光線灑在街頭，眼前所有物事似乎都閃著晶亮，冷冽冬風卻像利刃刮在臉上。

路邊一長列都是形式單調的共產黨風格水泥建築，牆緣或門楣、窗稜上裝飾一些格狀的色塊圖案，略展現「民族特色」；路邊開設的服飾店、食品雜貨店、舊貨商、川式小吃餐廳，陳設各種現代工業廉價的日用貨品，及圖博風格衣飾、佛教用品、農牧工具……這些畫面與腦海記憶吻合重疊著。

自鎮中心沿「解放街」往北走，是通往甘孜佛學院的方向。解放街以及橫向銜接的川藏路，是甘孜鎮上最熱鬧的地區；過去也是如此，在大約一公里見方的 T 字型街區之外，就是農田與村落。現今這些青稞田已消失不見，原本的田野上建造起新的市區，分佈縣政府、公安局、法院、人民大會等政府公務機關建築，

⁴⁴ 楚巴 (chuba)，圖博傳統衣袍，穿著時會繫上腰帶，為棉質、羊毛或是皮質襖袍。寬厚的楚巴在夜裡可作為披蓋被褥，日間只套上一隻袖子半穿，天氣更暖時把兩只袖子都綁在腰上，以配合日夜溫差大的高原氣候。

⁴⁵ 仁波切 (rinpoche) 意為珍寶，對於轉世高僧、學識淵博的智慧上師，圖博敬稱為人中珍寶，中文譯稱「活佛」，已曲解原意。

以及現代住宅花園樓房和大型酒店、賓館、KTV 等商業樓。

新城區樣貌像是康定，也像西寧，老實說和成都、西安等中國大城市都差不多，可說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市風格。不知道是不是就快過年節的緣故，許多商店拉下了鐵門，儘管是中午用餐時間，街頭行人依然稀落，多數公務員似乎都提早放假回家鄉。

傳統的鎮中心完全是另一番熙來攘往的景象。川藏路是鎮上主要聯外道路，窄小街道上車輛壅塞，自川藏路轉進的解放街上更是摩肩擦踵的人群。許多店鋪是回族人開的，路上逛街採買的卻幾乎都是圖博人，他們大多穿上新衣，為即將到來的洛薩年節採買禮品。年長者多仍穿上傳統的楚巴，不少年輕人似乎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以羽絨外套取代了厚重的襖袍，只是女士們在羽絨外套裡還是習慣穿上傳統的連身長裙。

這裡和新城區僅相距數百公尺，卻彷彿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堵透明玻璃高牆，紮實的將兩個世界隔開。不僅建築景觀風貌不同，人群流動彷彿也是截然斷開的，在古城區開心逛街的圖博人們幾乎不會到新城區去，相反也是，生活在新城區的人們也無特別理由要前往古城。

逛街的人們來自附近農村，甚至有遠從百公里以外牧區來的，畢竟甘孜鎮是康區北部這片高原山谷中最大的城鎮，數百年來都是農牧物品集散交易中心，也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

在達傑佛學院⁴⁶堪布⁴⁷《向巴克珠傳》等古代圖博文獻中提到，十三世紀一支奉命護送八思巴法王返回薩迦的蒙古軍隊，回程時受賜封，停留在現今的甘孜、爐霍、道孚一帶，融入當地生活並在此建立家園。

圖博稱蒙古為霍爾⁴⁸，十七世紀達賴喇嘛五世統一圖博全境，這個地區的五個主要聚落都建有防衛城堡，統稱為霍爾五部，逐漸發展出包含甘孜寺、達傑寺等知名的十三座格魯派佛學院。二十世紀初，城堡大多遭趙爾豐所率四川漢軍焚毀，各寺院也受到程度不一的破壞。

1918 年圖博噶廈政府組織康軍，將所有四川漢軍驅離盡淨後，恢復原來各聚落世襲的首領地位「本」⁴⁹，並將霍爾五部統合設置為一地方行政區，派遣一位行政官「霍爾基巧」⁵⁰，統領當地軍事、行政等事務。漢文史書稱圖博地方官

⁴⁶ 達傑佛學院 (Dargye dgon pa)，是霍爾地區規模最大的格魯派佛學院。

⁴⁷ 堪布 (kainpo)，圖博佛教博士之意，僧人通過考試獲得格西學位，學有所成而派任佛學院管理者，或是擔任圖博政府公職。

⁴⁸ 霍爾 (Hor)，圖博原稱爐霍為「霍爾章果」，意為山谷中的霍爾。現今道孚縣朱倭鄉為昔日的霍爾哲霍；現今甘孜縣原本是霍爾孔薩、霍爾白利、霍爾瑪書等村落聚集的所在。

⁴⁹ 本 (dpon)，也中譯為「賁」，圖博的地方官員名銜。

⁵⁰ 基巧 (spyi-khyab)，相當於總督、州長的職稱。在 1941 年拉薩噶廈政府重新規劃地方行政制度以前，先後計有九位行政官受派任霍爾基巧。

員「本」為「土司」，「土」指的是當地未開化民族，土司的字面意思就是「邊疆民族頭目」。現今兩岸文史研究者仍沿用土司這個名稱，強調過去中原政權對圖博等異民族的控制，然而，在 1905 年趙爾豐等漢軍入侵前，除了蒙古的元帝國以外，明、清等國僅偶爾幾次對康區發動戰事，其實對當地干涉掌管的情況並不多。

1936 年共產黨紅軍曾經沿著娘曲⁵¹進入霍爾地區，這是中國一直宣傳的偉大「長征」，實際上是為逃避國民黨軍隊追殺的逃亡之路，他們兵分數路往西、往北逃逸，其中有兩支隊伍先後逃入了康區。

朱德⁵²率領的軍隊在進入霍爾地區時，即受到當地激烈的狙擊防禦。據一部口述歷史《翻身亂世》書中記載，一位家鄉位於爐霍的老者彭措表示，自小即聽過長輩提及當時入侵紅軍一路搶奪物資，甚至焚燬爐霍寺院，讓當地民眾留下惡劣印象。二十年後當解放軍入侵時，當地人們都擔心這些中國軍隊正是為當年復仇而來，可見紅軍對康區人們來說是曾經破壞家園的外敵⁵³。中國政府刻意捏造歷史，不但企圖以「長征」之名遮掩紅軍逃亡的真相，也為了掩蓋紅軍逃入康區，受到爐霍、甘孜等地圖博民兵憤而抵抗的事實，而謊稱當時紅軍獲得圖博民眾的熱心協助。

歸返逆行

在甘孜鎮靠近河邊的街道上，十四歲的少年諾布和他的弟弟正在家門前寫寒假作業，他們坐在陽光下，靦腆著眼，計算作業本上的數學習題。暖熾光線曬在身上，調和冬風的冷冽，但他的手指摸起來仍是冰涼。諾布告訴我，曾在學校學到紅軍「長征」到了他們家鄉的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告訴他們，當時康巴老百姓都開心的熱烈歡迎，送去糌粑等糧食幫助紅軍，「軍民一家親」他記得老師這麼說。

你認為呢？我問他自己的想法，沒想到諾布反問我：「你是中國人嗎？」我看著他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老實告訴他雖然我也會說普通話，但是台灣人。諾布點點頭，不知他是贊同我「台灣人和中國人不同」，還是表示他也決定對我說實話。

「學校老師待我們都挺好，可波拉的話我才信。」波拉是圖博人對爺爺的稱呼。諾布說波拉告訴他很多過去的事，「以前中國人搶我們的神山和牧場，幹了大大的壞事，把寺院也破壞了。」那為什麼波拉和學校老師說的會不一樣呢？諾布搖頭說他也不清楚，但他臉上一點混淆或困惑也沒有，「波拉說以前的事中國

⁵¹ 娘曲，圖博語的意思是「魚之河」，是甘孜地區主要的水流，中文稱為雅魯江。

⁵² 朱德（1886-1976），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二戰時期曾任八陸軍總司令，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任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文革時遭批鬥，抑鬱而終。

⁵³ 桑傑嘉、唐丹鴻，2015。

人可以說不一樣的，我們不必管。我爸拉、媽拉也說，聽波拉才是好的。」

諾布說下學期他會升上小六，他晚了好些年才進入中國的學校上學，之前他聽隨波拉安排，花了三年時間到喇嘛的學堂裡讀圖博的歷史，也學習經文，之後才進入政府設立的民族小學就讀。問他在學校最喜歡哪些科目？他坐挺了身子毫不遲疑的答，「藏語。」

中國政府為強調圖博與漢「民族團結」，不但在教科書、研究論文上捏造歷史資料，也不遺餘力的在大眾媒體和娛樂影視上宣傳過往紅軍與圖博康巴的「和諧」美好。每隔幾年總要不惜重資，重拍以長征為主題的電視劇，過度誇張又不合邏輯的，編造出 1930 年代圖博人們以「歌舞」歡迎，逃亡而來的紅軍。

在 1959 年中國完全佔領圖博以前，幾乎沒有多少漢人會深入到甘孜等霍爾地區，也就是說，漢與圖博向來的交流僅止於兵戎相向的衝突而已。

根據 2019 年中國人口普查紀錄，霍爾地區城鎮人口每年以一至二的百分比持續增加，圖博人佔百分之七十八點四⁵⁴，但 2010 年時有百分之九十五為圖博人，這十年城鎮人口雖增加，圖博人所佔比例卻變小，可看出中國政府確實著力於移民政策，在城鎮地區創造不少就業、營利商機。然而，事實上真的移居根植於此地的中國人並不多，遷徙者大多只是為了經濟活動而暫時移入，隨時又因各種情況離去，像現在鄰近農曆年節的時間，幾乎所有中國人都離開甘孜，依傳統習俗「歸家」團聚。在甘孜之後，我們走過康與安多的許多城鎮，都像甘孜的新城區一樣，呈現近乎無人的「鬼城」狀態。

2019 這一年圖博的洛薩新年恰好和中國農曆過年是同一天。相對於新城區的空寂，自川藏路轉進解放街這一塊傳統的中心街區，此時正是熱鬧非凡，因為這裡正是圖博人們歸返相聚的家鄉。

時光流變

如果再到圖博，第一個想去的地方會是哪裡？問過自己許多次，第一個閃入腦中的畫面，不是莊嚴得令人屏息的赭紅色寺院，不是無邊無盡、搭著車子幾天也走不完的綠色草原，不是夏日草原上的犛牛、野花，或皺眉好奇的天真孩子，也不是在藍天裡閃耀晶瑩光潔的神奇雪山……第一個浮現腦際的是，甘孜佛學院山腳下黃色的夯土屋聚落。

甘孜，潔白如雪的意思。這名字來自位於山巔上的佛學院，「甘孜札西拉卜楞林」，大致的意思是：仁波切上師駐錫、如雪潔白吉祥的佛學院；未遭中國統治以前，曾有超過三千名僧人在此學習，是康區最具規模的佛教學府之一。

⁵⁴ 〈甘孜州 2019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甘孜州統計局。

山下聚落裡有一處完全木造的古老佛寺，幾位少年坐在地板上背誦經文；聚落的地下水抽取器前，孩子們提著桶子來幫媽媽汲水，附近一小塊空地是孩子們玩耍的地方，他們追逐嬉戲，摟著脖子在地上打滾，發出興奮的尖叫大笑。黃昏時，巷道裡最是熱鬧，停在巷口的菜車旁圍著閒聊的婦人們，孩童趕著牛隻羊群歸家，夕暮暖黃的光線裡，轉經的人們如水流般不斷走過。

沿著「解放街」往北，當商店招牌逐漸消失人潮變少，路面變得凹凸不平整，然後看見了樹與野地。然而記憶裡傳統的夯土石屋已經被水泥建築取代，政府似乎有意將中心商街的熱鬧向北延伸，可是眼前的寂寥只能證明計畫失敗，而回憶中那些活絡鮮騰的庶民生活景象也消失了，徒留下這些陳舊滄桑的水泥建築，儘管建成年限並不久遠。

靜默的街頭忽然出現人影，他們提著水桶橫越馬路。停水了嗎？我問。

「水管結凍了。」一名婦人轉頭回答我。

「整棟公寓水管都結凍，沒有水嗎？」問出口才醒悟自己問得多餘，就是因為整棟建築都沒有水，大家才大費周章地橫越馬路到對面來取水。然而，那是一處五層樓的公寓社區，排列成馬蹄型的三排樓屋裡應有數十家住戶，都停水的話，情況應很嚴重吧。

「會停幾天呢，過幾天能修好吧？」

「要凍到三月底呀這水管，每年冬天好幾個月都是這樣。」

好幾個月？忍不住轉頭再看一眼那批樓房，也許是沒有鋪上磚面的緣故，裸露的水泥牆經風雨侵蝕已斑剝嚴重，幾乎看不出原來的顏色。記得以前這附近並沒有這樣的公寓房，其中一位提水的少年證實了我的記憶，這些樓房是十多年前才建造，他們的老家被政府拆掉，原地改建公務機關大樓，村落裡所有住戶都被安排遷居到這裡。

以前那個傳統的公共汲水設備不見了，這個年代應該家家戶戶都裝上自來水，當然不需要再辛苦地到外頭提取地下水。然而，一整個冬天公寓水管結凍，住戶為了取水必須上下樓梯、跨越馬路，這樣的情況讓人難以想像。當地行政單位應該解決的問題，卻放任不處置，一年又一年？如果是行政運作正常的國家，這些公務單位恐怕早已遭民眾抗議檢舉。即使了解「中國已進入小康社會」這樣的文宣只是表面宣傳，然而行政機關失能的程度依然令人難以想像。

幸福在口號裡

記憶中最深刻的是從聚落轉入通往寺院的坡道——沿著窄仄曲折的坡道向上爬，每走幾步就想休息，回頭，總是有新鮮的風景跳入眼中。遠方地平線綿延

著層疊山巒，黑色山巒間有潔白雪山，有時雲低低地圍繞在雪山周圍。群山環繞的那一方谷地，是人們建城聚居的地方，邊緣一道水流蜿蜒而過；當光線透出雲層，斜映入山谷，城鎮籠罩在一片金黃光暈中，而那道水流映著天光，如一卷水晶絲帶飄落綠野上。

黃土路和兩旁僧房是一致的色調，一排排平頂式屋宇錯落的沿著坡道向上延伸，這一家的屋頂就是後方上面人家的陽台。有些屋子的門前或木質窗棧旁養著幾盆花草盆栽，於是藍天下，黃色大地上被綴上幾抹綠意、鮮紅。

記得有次爬坡累了，坐在路邊喘口氣，看見一名僧人從坡道上方急急跑下來，風揚起他的暗紅色袈裟，露出他光裸臂上「雪山獅子旗」的圖案，那是 1913 年圖博建國後所繪製的國旗，一直被中國政府視為政治禁忌，公開展示這面旗子等於犯下破壞民族團結、分離國土的罪嫌。記得當時我難以置信地盯著他，該不會是刺青在皮膚上的，被公安發現了怎辦？

錯身而過之際，我的視線忍不住追向他的背影。當他回頭時，我佩服地豎起大拇指，他會意一笑，向我招呼扎西德勒⁵⁵，腳步未曾稍停的直往坡下奔去……

終於站在記憶裡的那條坡道前——相隔十多年，過去的黃土路面已鋪上平整的水泥，在陽光下亮晃晃的。

路口立著兩塊新穎的告示牌，大概是周圍一帶最為光潔的物事了。其中一塊標著「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十二個漂亮的名詞，那是胡錦濤在卸任前，召開十八次全代會⁵⁶時公布的「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後他便將權力棒子完全交給習近平。習近平將這些空洞的字眼灑遍全中國，車站、路邊、學校、公家機關，以及商場、百貨公司等各種可以想像得到的公共空間，都佈滿和這些詞彙有關的海報、立牌或雕塑。

擔心民眾無法熟記背誦，教育部要求各級學校編寫童謠、詩歌，設計教材、教案，以保證全國青青學子都能耳熟能詳。一位曾在成都就學的圖博青年，笑稱這算是當代的紅色「二十四字箴言」，多念誦不會獲得保佑，但生活在到處是思想檢查的中國，多唸幾句，心裡莫名的有些安全感。

另一塊牌子的來歷也不小，上面寫著「脫貧致富路、四好農村路」⁵⁷，這是 2014 年習近平提出把馬路鋪進農村的「惠民初衷」。偏遠地區農村若建有安全方便的聯外道路，當然能提高生活機能，然而眼前這條平整的路段僅數十公尺長，轉一個彎，到白塔前便戛然而止，銜接進入聚落的全是凹凸不平的碎石土路。因

⁵⁵ 札西德勒，意為吉祥平安。

¹³ 十八次全代會，即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於 2012 年十一月，習近平獲選新任黨總書記、軍委主席，一手掌握黨與軍隊。

⁵⁷ 「四好農村路」是指建好、管好、護好、運營好農村公路，讓廣大農民脫貧致富奔小康。

為那裡是馬路邊看不到的地方，地方單位只需做些表面功夫即可。

如此的「四好路」，和一整個冬天水管凍結的現代公寓，像是一則對中國社會真實現狀的寓言。

回到台灣後仍關切和圖博有關的消息，某天官媒在網路上不斷轉發一則報導，「甘孜縣攻克最後一個無電村」，扎柯鄉麥玉龍村，那是一個距離縣城數十公里、擁有八十四戶、四百一十八名村民的聚落，一直生活在無電的暗夜中。2019年六月國家電網公司終於為他們架上電纜，提供電力報導描述村民如何開心的感謝政府、感激電網公司，彷彿那些電力是上天恩賜般。

暫時停在歷史悠久的白塔旁，歇口氣。想起十多年前，幾位坐在這附近聊天的老人家曾告訴我，眼前的村子叫做「坤布夏」，意思是位於佛塔邊的大房子，因為這裡正是以前霍爾瑪書國王王宮的所在，如同昔日蒙古遊牧草原的習慣，軍民以首領營帳為中心，環繞紮營，坤布夏民眾也是圍繞著王宮周邊建屋生活。另位老人說，王宮在中國人入侵的戰爭中被炸毀，上個世紀初早已成為廢墟。他們不約而同嘆著氣，儘管現在生活條件提高許多，但這王宮不在了，屬於他們甘孜人的尊嚴也不在了。

這回走在巷子裡，遇到的人們和過去一樣殷勤指點著我們甘孜佛學院的方向，但是似乎沒有人願意多聊。儘管就坐在旁邊，對我的提問，也只是緘默不語；他們或意味深長地望向我，而更多的反應是起身離去。到處都是令人不安的沉默。不禁敏感的注意到——不遠處，一抬頭就能見到，架設在高處的監視器。

4 不能說的秘密

自從許多人搬離寨子
春天就變得空大……
那些吊腳樓，很多不冒煙
只剩下骨頭

——李田田⁵⁸〈孤獨的寨子〉

在甘孜附近閒晃數日，每天都到圖博司機用餐的食堂報到，詢問是否剛好有車前往拉薩。遇見的開車師傅很多，有人剛從拉薩回來，有人正打算前往其他城市，有的車上位置已滿，或是已準備休年假……就在快要放棄的時候，終於問到開設圖博服飾用品商店的老闆札西，他正計劃二天後到拉薩進貨。

問札西老闆可以搭載外國人嗎，他拍著胸膛向我們保證沒問題，他曾經載過尼泊爾人去拉薩。儘管我心裡有疑問，仍認為值得一試，就算在邊境檢查關口被擋下來也無妨。於是和札西老闆談妥價錢、付了訂金，並約定好出發的時間。

確定前往拉薩的交通後，去亞青嘎的心情輕快許多。

轉入川藏路邊一處宅院天井，開闊的空地上停滿各式汽車，像停車場、更像是汽車站，人潮聚集著彷彿喧鬧的市集，空氣中漫溢一股年節喜慶的味道。

洛薩前後期間，全家扶老攜幼前往聖地佛殿祈福祝禱，是一項傳統風俗，人們都穿上嶄新的楚巴，其中戴上珠寶頭飾的年輕女孩特別引人注目，她們將屆成年，於是特地盛裝打扮到佛菩薩跟前，為一直以來的眷顧守護表達感謝，並祈求未來的幸福。這千百年傳承的習俗至今未曾改變。

停在這裡的車輛幾乎都是專程載客來回亞青嘎之間的。亞青嘎位於海拔四千公尺左右的高原上，周圍神山雪嶺環繞，位置剛好在甘孜、白玉、娘榮⁵⁹、薩安⁶⁰等圖博古老聚落之間，不論從哪個方位過去，都是翻山越谷的崎嶇長路。

從甘孜縣城前往約需四個小時，應是最快的路程，儘管道路盤山迂迴，所經之地又都是毫無人煙的雪原高地，當地政府為發展觀光，多年前已修築好平整的柏油路；若是過去的顛簸石礫土路，可能需要兩倍以上時程。

修行者的天地

⁵⁸ 李田田（1994—），中國詩人，著有詩集《有只狐狸看月亮》。

⁵⁹ 娘榮（nyag rong）意為娘曲（nyag-chu，中文稱雅魯江）流經的炎熱谷地。中國佔領後劃為四川省甘孜州新龍縣。

⁶⁰ 薩安（tsangyang），位於治曲（中文稱金沙江）兩岸的山崖區，中國佔領後刻意以治曲為界分成兩個部分，河左岸劃屬西藏自治區昌都市貢覺縣（Gonjo），右岸劃入四川省甘孜州白玉縣山岩鄉。

亞青嘎全名為「亞青鄔金桑丹林」(Yachen Oryen Samden Ling)，含義為蓮花生大師冥想靈修聖地，由寧瑪派大師阿秋仁波切始建於 1985 年。只擁有近四十年歷史，已是康區最知名的神聖修行地之一，在公安強制驅離修行者以前，估計曾有二萬名尼僧在此潛心靜修。

中國稱為亞青寺，從中文名稱看似與其他佛寺沒有差異，然而亞青嘎並非一般的寺院。「嘎」在圖博語中有帳篷的意思，得道高僧在清幽絕塵的曠遠之地落腳，隨地取材，搭起只求容身的簡易營帳或小屋修行，後來許多慕名的受教弟子、信眾們在當地建寺，以承襲其正定悟道之法。這條艱辛、又具神秘氣息的靈修頓悟之路，是千百年來圖博佛教信仰的核心之一。

爬上立著蓮花生大師塑像的山丘上，寒風颳落細雪，藍空裡雲層翻湧，遮住了遠方的雪山，一條名為昌曲的水流蜿蜒流過營地；以河水為界，覺姆與札巴⁶¹的學院僧舍劃分嚴明，多得無法計數的赭紅色小屋緊密排列，在遼闊大地上，櫛比鱗次地沿河畔向無垠曠野、山嶺延伸，景象有如超現實夢境。

剛到時恰好遇上用餐時間，尼師們在河邊搭設的廚房裡烹煮出幾大鍋蔬菜羹和白米飯，正笑盈盈地分送給修行者們。他們不分老少，都彎著腰身忙碌地分裝羹湯、清洗器具，或是以小小的身子搬運沉重的食物；靠近岸邊的河水已經結凍，汲水前得先敲開冰層，在颯颯冷風中，他們捲起袖子在河邊忙碌，雙手早已凍得發紅，讓人疼惜又敬服。聽不懂他們相互談笑著什麼，臉上紅通通的笑靨，令我離不開視線，為什麼那樣開心？

大經堂裡，每個角落都有伏地禮拜的修行者；正面開闊的空間聚集讀經的覺姆們，身披暗紅色袈裟坐在蒲墊上，然而就像普通學校裡的班級一樣，約二、三十位學生一班，經師引導著他們誦讀經文。發現有一班許是自修時間，三五成群正圍坐著，在各自的筆記本上謄寫，靠近時才發現他們年紀很輕。我坐到附近的地板上，鄰近的尼師睜大眼望向我，又低頭掩嘴偷偷笑，臉上稚氣未脫。

「在讀經嗎？」我問。他皺起眉搖頭，「普通話不會。」他的臉色變了，望向我的眼睛不再是好奇，而是厭惡。不僅是他，周圍同時投來許多不悅的目光。

因為打擾了他們，或是說了普通話的緣故？答案很可能是後者吧。識趣的趕緊離開大殿時，不禁這樣猜想。

過橋通向彼岸，是商店區與官方行政中心，人員都放年假返鄉去，這些厚重的水泥建物全都拉下鐵門，只剩塑膠垃圾孤魂似的在冷風中飄飛，一座荒棄的空城。越過這片醜陋的行政區，更東邊才是僧侶的佛學院與宿舍。向北是朝聖者轉經的大佛塔，窄仄通道裡，信眾扶老攜幼的沿著轉經筒快速走著，人人手握念珠，低語的喃喃聲匯聚成一道誦音的細流，在耳際、在時光裡不輟的流動。

⁶¹ 札巴 (Drakpa)，圖博一般的僧人。

人潮穩速移動著，不論湧入多少人，也不會發生推擠捺揉的情況，即使出現扶杖難行的老者，也被眾人半抱半扶的簇擁著向前。只要踏進轉經的甬道中，就沒有人會被撇下不顧。

佛塔旁的空地，夏日時應該會鋪滿青綠的草，現在是積著雪的黃土地，散置著幾塊石頭，有一些朝聖者家庭圍坐休憩。拉姆也在那裡，與家人一起吃點心聊著天。她是亞青嘎中唯一與我說話的女孩，「十五歲——」她介紹自己以及妹妹，「卓瑪十三歲。」我說自己的圖博名字也叫卓瑪，是許多年前塔公佛學院的喇嘛為我取的。卓瑪羞赧低頭，拉姆爽朗的露出白牙笑著，兩位少女都有雙晶亮的黑眼睛，襯著紮在髮辮上的綠松石更翠亮。

其實最初拉姆也不搭理我，聽見我說來自台灣後，她才湊近說話。她好奇地頻頻發問，台灣人們是不是也信佛教、去寺廟是不是自由、廟子多不多……聊著聊著拉姆忽然嘆氣，說雖然喜歡身上的新衣裳，但是她更歡喜穿上紅色僧服、進寺廟學佛經。問她是否想到亞青嘎出家，她想都沒想就點頭，接著又沮喪的搖起頭，「太難了欸現在！寺廟想進，說的是國家要讓進才進的嘛，國家的話不聽，家裡人麻煩多得很……」

她解釋自己的名字拉姆，是仙女的意思，是村子裡的喇嘛為她取的。

讓我想起，許多年前有個女孩也這樣介紹自己，她在拉薩某個青年旅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自格爾木乘卡車翻越圖博高原到達拉薩的第二天，陷入高燒昏睡，連續幾天她為我打來熱呼呼的茶、量體溫，囑我吃藥前要先喝保溫瓶裡的甜茶。

其實拉姆是圖博人喜愛為女兒取的名字之一，這些年在旅途中曾遇見好多位拉姆。東邊的康區在雪山下的小村落亞丁，有個跟著媽媽來工作、為觀光客牽馬的小拉姆，她說自己已經八歲，小小的個子還沒有石砌的灶窯高，卻早學會升火煮茶，會自己紮辮子，懂得幫媽媽拉韁繩，適時發出「叱叱」聲警告馬兒不可偷懶乖乖前行。

越過喜瑪拉雅山脈，在尼泊爾的波卡拉也有位拉姆，她是流亡藏人第二代，在湖邊的觀光商店外兜售紀念品，她眉宇間凝結著對生活的憂煩是如此明顯，但一提及家族父祖輩曾和中國軍隊作戰的故事，眼中總不由流露自信光采。

然後是在圖博的極西之境，神山岡仁波齊峰的轉山道上，為躲避驟然而至的風雪，暫歇在一處背風的岩峰下，我遇見另一位拉姆，她和家人遠從康區北方的嘉黎來朝聖，超過七十歲的高齡，得伏臥在犛牛背上才能完成行旅，看來十分虛弱的她，臉上仍不時微笑，反覆叮囑孫兒在我的杯子裡添上酥油茶。

我還想起，與岡仁波齊隔著國界的拉達克，在那片高聳群山間有位為剃度準備的拉姆，那時她和亞青嘎的這位拉姆是差不多的年紀，他們都虔誠信仰圖博佛

教，也一樣有著晶亮黑眼眸和長長的烏黑的髮，只是，拉達克的拉姆擁有選擇信仰和未來的自由。

虔敬與箝禁

拉姆為了在白玉縣城裡上中學，這幾年暫住城裡的親戚家，但家鄉在靠近治曲山谷的薩安，這個地方位於亞青嘎往西繞過神山的百公里外。薩安音譯自圖博語，意思是像圍牆般的堅固，因為懸崖深谷、險峻的地勢，對圖博人來說就像是天然的禦外城牆，清國時漢名音譯為山暗、三岩，於是現今被錯誤的解釋為生活困苦的意思。

拉姆說家族中的阿尼拉⁶²在她尚未出生前就到亞青嘎修行，後來幾位阿尼拉、阿姊拉也都跟著剃髮成為覺姆，直到現在，家族所有成員每年會一起來朝聖，也探望他們；她最敬愛的阿嫫拉⁶³離開人世前，生命的最後時刻也是在這亞青嘎修行渡過的。亞青嘎對他們家族來說，是非常重要神聖的地方。

拉姆回憶自己小時候儘管貪玩，但就是喜歡聽覺姆們念經，不知什麼原因，坐在佛殿角落聽著聽著便忘了時間、忘了自己，心裡一片舒坦。「可幾年前……」拉姆忽然壓低聲音，她的堂姊德欽和同鄉的覺姆們都被趕出修行地，他們的棲身小屋被政府強制拆除，他們像犯人一樣被載上車，拘禁在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強制他們脫下袈裟，換上軍人般的迷彩制服，強迫他們跳舞、大聲唱讚美共產黨的歌；即使回到家鄉後，當地的公安、婦女會仍派人監視他們的言行，禁止他們再回到任何佛學院。

姊拉德欽還告訴她，那些中國公安在羈押期間要求覺姆們做立正、踏步等士兵操練的動作，甚至出言恐嚇他們。儘管德欽大多聽不懂那些話，然而只從他們的表情、語氣也能感到強烈的侮辱。「相信會有這樣的事嗎？」她咬著牙問，中國人怎麼能做出這樣壞的事？

我無法回答。只能充滿歉意的握住她的手。面對眼前生活在暴力統治下的年輕女孩，我不過是個無能為力的成人，能說出什麼勸慰的話語？不論當時或是書寫的現在，我都找不到可以回應拉姆的話。

我知道自 2016 年中國政府公告勒令部分修行者離開，第二年夏天，公安大隊領著拆遷工人與怪手器械進駐，數千所尼師宿舍在那個夏日裡被夷為平地，他們被官方安排的巴士強制載走，被集中關押在某官方設施，強迫接受「愛國教育」，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網路上獲悉新的拆遷消息。

中國政府在數年間強行介入控管亞青嘎，勒令修行者離去、強制拆屋、逮捕

⁶² 圖博對姨母、姑母的稱呼。

⁶³ 阿嫫拉，圖博人稱奶奶、外婆等年長女性長輩為嫫嫫、阿嫫。

驅離、拘禁監控，這一連串手段已是駕輕就熟，因為之前在色達的喇榮嘎已先行操作過。

打造獵奇觀光景區

中文稱喇榮嘎 (larung gar) 為喇榮寺，原為十九世紀圖博佛教修行者苦修冥想聖地，晉美彭措仁波切在文化大革命後與弟子在此創立喇榮五明佛學院 (Ngarig Nangten Lobling)，傳承寧瑪派大圓滿教法，二十一世紀以後在此修行的尼僧曾逾萬人以上，是當時圖博規模最大的佛學院。

晉美彭措仁波切因曾到印度參與達賴喇嘛法會，回國後遭整肅軟禁，官方藉故派軍警進駐驅離修行者。從 2000 年派員進駐實行愛國教育、2001 年大規模拆除僧舍和修行小屋，到 2018 年間，每隔一段時間就藉故拆遷建物、驅逐僧尼，每次都有上千名修行者受害，若遇僧尼拒絕配合、抗爭的行動，便以挑釁滋事、煽動暴力等罪名拘捕判刑。

為完整掌控整座喇榮宮巴，政府在 2017 年直接調派黨職官員強制接管五明佛學院、喇榮寺院，這些官員原本擔任甘孜州公安局副局長、共黨書記、統戰部副部長等職位，而原本應該主掌佛學院寺管會的堪布⁶⁴，在教學、財務、僧團管理等行政事務上只能擔任象徵性的副職；甚至規定寺管會成員五分之三以上必須是黨職幹部，而非僧人⁶⁵。官方為進一步深入控管僧人，實施「網格化」監督系統，亦即一名公安固定監督數十位僧人，於是公開招收數百名公安、寺管人員，提供公務人員職薪待遇，除了負責監視各僧團組織的僧侶、尼師，也控管所有進出佛學院的親友、訪客。

這些加強控管的措施，一方面限制佛學院中修行的尼僧人數，監視他們的思想言行，同時將喇榮嘎創建成一座觀光化的「修行天堂」——以環境衛生、消防安全等理由拆除僧舍，原地建造寬闊的停車場、花園酒店、觀光飯館，取「幸福甘孜」為名，吸引中國觀光客前來消費。為免去遊客在四千公尺高山上登山跋涉的辛苦，營運景區觀光巴士做為代步工具，並計劃將建設山谷電梯或索道設施，讓遊客能輕鬆穿梭「景區」，遊覽圖博尼僧的修行屋、轉經佛塔、天葬台等「奇觀」。

這次旅程將結束前，在北京聽聞亞青嘎又遭到封鎖，過了數月，看見網路國際媒體提供最新的衛星照片⁶⁶，近一半的覺姆修行屋消失了，那片區域變成鋪上綠色塑膠布的平地。完全炮製「建設」喇榮宮巴的作法，官方表示將在空地建造

⁶⁴ 堪布 (mkhen po) 圖博佛教中高等佛教學位，噶舉、薩迦等教派通過十三年以上密集高等佛學訓練有成的學者。格魯派教法為通過中觀、般若、戒律等五門學科訓練的博學高僧，通常具擔任佛學院院長等職的導師。

⁶⁵ 人權觀察，2018。

⁶⁶ Dans, Brice Pedroletti, 2019；Lewis, Craig C., 2019；自由亞洲電台，2019。

更多酒店、公園、停車場，並發佈人事調動，將白玉縣的統戰部長調任亞青寺寺管會的領導。依亞青寺管會 2021 年度人員給薪數字估計，在寺管會工作的公安、監管人員應超過五百人以上，其主要工作內容是：管理寺院財產、商業活動，控制僧尼定員、情報預控、輿情監控，以及教育僧尼愛國守法等⁶⁷。

正在書寫的此時，亞青嘎繼啦榮嘎之後，已被改造成為另一座偷窺異文化風情的觀光景區。

⁶⁷ 〈甘孜州亞青寺管理委員會 2021 年部門預算公開說明〉中國甘孜州人民政府網站。

5 如果想回家

誰曾說人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只有希望長著透明的雙膝
血流不止

——胡安·赫爾曼⁶⁸《界限》

一個左旋，卡車輕快地轉上江邊道路。水岸蒼鬱的山岩，層層覆疊著延伸到天際。正月的高原天空是一面藍色光潔的鏡。

當治曲江水赫然出現在前方，一路沉吟冬日雪景的愜意戛然而止。不由得手腳內縮，下意識將自己藏起來。隨著乘坐的卡車逐漸駛近河岸，緊張得心臟狂跳。眼睛景物依稀熟悉——西藏自治區的邊界就在眼前。這次也能夠無事通過？

自山壑間蜿蜒而下的河水，在冬天安靜的陽光裡流淌平緩，和記憶中夏日的滔滔奔流很不一樣——二十年前也是靠窗的位置，當時刻意拉低暗紅色毛線帽緣，盡量壓低身子，又忍不住頻頻偷覷窗外。江邊短短數百公尺的距離，卻彷彿怎麼走也走不完。

這條河流在關於圖博的記憶中是道鮮明的界限。多少次在河的東岸徘徊，尋找可以安然通過的方法。中國政府以她為界，西岸是西藏自治區，外籍旅行者必須在此止步，除非獲得官方許可的旅行證件。

從 1959 年中國入侵拉薩，便限制外國人士入境西藏，當然最初整個中國都是對世界封閉的，當 1978 年推動改革開放後，逐漸允許外國人前往境內各地，唯獨前往西藏自治區依然必須通過特殊申請手續，並禁止自行移動，必須聘雇官方核可的導遊人員隨行。

為什麼中國當局超過半世紀持續堅持這些管制？是此前西藏自治區最高領導黨委書記的說法：為顧及外國旅客可能無法適應高海拔環境，入藏申請是對異國旅人的體貼和幫助⁶⁹？或如國際媒體記者的理解：當局為防止境內民眾受到海外「藏獨」勢力的影響？或者一些圖博知識份子的看法：避免讓中國破壞圖博傳統文化、剝奪信仰自由的真相流出世界，影響了國家形象？或是因為境內民眾爭取自由的抗爭從未停歇，政府因此加強監控出入者言行？

不論官方心態為何，從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開始，在治曲東岸即徘徊著無數國際旅人，喬裝打扮、搭便車或徒步，企圖闖越邊境的檢查關卡，旅人間也謠傳著各式各樣奇想怪誕的闖關傳奇。

⁶⁸ 胡安·赫爾曼（Juan Gelman，1930-2014）阿根廷詩人。

⁶⁹ 2019 年西藏黨委書記吳英傑於國際記者會回答詢問外國人入藏限制的說詞。

途中曾遇見將髮鬚染黑的英國人、把臉塗黑的日本女生，以及剃髮、換上覺姆僧服的法國婦人，或許是為模仿他們的心中偶像，如大衛·尼爾（David Néel）等被喻為探險傳奇的歷史人物；其中有人如願抵達拉薩，有人失敗，不論結果如何，這些躲避檢查的妝扮遊戲本身就頗為有趣。根據那些年在圖博的旅行經歷，發現當地公安其實並不勤快，這些受發派到荒僻地區的公職人員從不想多惹事，流傳在旅行者口耳間，被公安局囚禁、押解遣返的故事，大多欠缺真實性。

然而，自 2012 年以後，全中國使用晶片身分證，建立國家大數據，之後關卡檢查就不再有趣，連意圖闖關的旅行者都難見蹤影了。

河水靜靜

這條河流，圖博人稱她治曲，母犛牛河的意思。

圖博北方高原上，無數細涓水源與融化的雪水，在巍峨山脈間逐漸匯聚，匍匐往下，一路向東蜿蜒。對世代圖博子民來說，她行過之處即滋養鮮綠豐美水草，一如犛牛奶，撫育大地生靈萬物。中文名稱則是「金沙江」，當漢人見到這條河水時，她已以千鈞之勢鑿山穿谷而出，取這名字是因為急流挾捲的黃沙在陽光下閃著金光？或者是她的上游與眾支流裡富藏的金、銀礦物？

人們為周遭自然山川的命名，也象徵他們和那條水流、那座山脈的關係——「治曲」被圖博人視為生養萬物的大地母親之泉，是他們世代賴以生存的水；「金沙江」對漢人來說，卻是吸引他們離鄉遠走、遷徙異地的淘金之夢。

治曲發源的高原上，有另一道向北逶迤流淌的水流——瑪曲⁷⁰，瑪曲、治曲水系流經的大地，正是圖博傳統領域的安多與康區，目前在行政上劃屬四川、雲南、甘肅、青海等省份，基本上並不像西藏自治區受到嚴格的隔離，那些年在康與安多地區的旅行，一路走走停停，隨意盤桓來去，直到抵達位於省界邊境德格，客運站裡再也沒有繼續往西、越過治曲的巴士了。彷彿到了世界盡頭，政治力砌起一座無形的高牆。

普通話流利，加上熟悉圖博當地情況，在過去的旅途上，我們確實數次順利攀越這座無形高牆，抵達拉薩——從青海的格爾木出發，當台灣人身分被發現，遭趕下臥鋪巴士後，轉而在公路邊尋找可以搭乘的順路卡車。也許只是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耐心，那些年待在德格、巴塘等地也遇見類似情況，每天到街上逛逛，和司機師傅們閒聊，結果探聽到一輛中型巴士正召集前往江水對岸的旅客。

我記得自德格成行的那天，是連日多雨後忽然放晴的夏日早晨，在富含水氣的光線中，山野格外清艷，風很涼，從開著的窗不斷拂來，我的手心卻緊張得冒汗。我記得成功越過邊界的那刻，看見藍天裡掛著兩道彩虹，在青山之上，一道

⁷⁰ 瑪曲，圖博安多草原上最重要的水流之一，意思是孔雀河，她也是黃河的上游。

色彩清晰豔麗，另一道淡淡的霓光彷彿它的倒影，巴士裡忽然響起嘹亮的歌聲，從同行的康巴少年清亮的高音開始，大家都跟著哼唱了起來。

乘客幾乎都是當地的圖博人，直到巴士平順穿越河岸、通過檢查站，攀向另一座高山，他們彷彿知道我的心事，一路上都興致剛昂地唱著歌……想想，這已是近二十年前的記憶了。

兩個崗托

1913 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圖登嘉措發布獨立文告，圖博軍隊向東逐漸收復被清國漢軍佔據的土地，並數次跨越治曲，與當時的四川軍閥來回對戰。1914 年博、英、中召開西姆拉會議談判，儘管之後袁世凱政府拒絕承認談判內容，圖博噶廈政府也想東進，收回康與安多的失地，不過，當時博、中仍以治曲為國界，雙方暫為休兵。

今日中國也以治曲為界，兩岸各設有一座檢查站，雖然只是行政區域的界線，但檢查站的警戒與嚴密程度彷彿如國界海關。橋這一邊的崗托屬於四川省，駐守著邊防武警隊。口氣兇惡的迷彩服軍人加上武裝崗哨和巨大的攔路鋼柵，氣氛肅殺。他們花了不少時間查驗我們的證件，崗警威嚇盤問，把札西老闆嚇得臉色煞白，縮著手腳，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終於放行後，我們穿越水泥橋，另一頭的崗托檢查站屬於西藏自治區。此處一如過往的閒逸氣氛，只有三位執勤公安，一位躲在辦公室裡避寒風，一位坐在路邊滑手機，由最年輕的公安來執行公務——隨著儀器查驗民眾身分證的結果，負責把橫擋路面的細竹桿拉起或放下。

我的證件讓電子讀取器毫無反應，年輕公安只看了一眼就搖頭：「這……應該過不去。」他讓我進辦公室去讓主管定奪。

「還有沒有別的證件？」主管劈頭就問。我愣了一下，在中國常聽見這種問法，好像每個人都有好幾種身分證件，這張不通過，還可以換另一種試試。見我搖頭，他直接做出判決：「你過不了。」

「按規定，外國人沒有西藏旅行證沒法通過，現在這個時候更是……欸。」

他敏感的煞住話，低下頭閃避我的視線。我知道他閃避的原因。2019 是中國建國七十週年，也是圖博起義六十週年紀念。這六十年間，圖博境內爆發多次大規模抗爭行動，如 1989 拉薩抗暴、2008 圖博之春，都在起義週年紀念的洛薩新年發生，政府以防止境外「黑惡」勢力滲透為由，宣布將加強控管外籍人士進入西藏自治區。

我知道原因，依然很想聽聽他們怎麼說。

「為什麼？台灣人也需要旅行證嗎？」

「你們台灣還沒有回歸嘛，就跟外國人一個規定，港澳同胞嘛不需要旅行證，他們早回歸我們中國。」

「是嗎，台灣沒有回歸就是外國人的意思？」

他糾正我，「不是外國人，是要跟外國人遵守一樣的規定。」

桌上有本 A4 大小的文件資料，紙張已陳舊泛黃、邊緣翹起，沾上褐色的不明汙漬，他一面翻一面唸著：「外籍旅客不得自行前往西藏自治區，必須經過相關單位核准，以有計劃、有組織……」和我在旅行社聽過多次、在網路上查詢過的官方說詞一模一樣。

我決定裝傻到底，「十幾二十年前我也來過西藏旅行，那時沒有這麼麻煩，中國不是已經開放很久了？」

他放棄跟我解釋，主動幫我撥起電話，「你直接問問上級好了，他們准的話就讓你過去，不然我也沒有辦法。」

接通的手機彼岸傳來一個年輕女性的聲音，桌上的文件標明這個號碼是屬於一位出入境管理單位的主管。

我大致說明情況。對方毫不猶疑地表示，我的身分不可以再往前，自行進藏違反中國法規，必須即刻返回。她清晰明快的說出官方說法：「快過年、而且就要三月了，正是敏感的時刻；就算平時，沒有加入政府核可的旅行團，誰也不可能進去。按中國國家規定，台灣人必須經過西藏自治區旅行局、出入境管理單位、相關地區公安局，還要經過對台事務辦公室的批准……」

她直接提到過年、三月是敏感時刻，入藏有特別限制，而且對台灣人比其他外籍身分的限制要更多、更嚴格。其實剛到達成都時，我們已向幾家旅行社諮詢過入藏證申請的可能；有的說核發至少需要二週，有的說得等上一個月，有一家直接告訴我實話：過年期間絕對申請不到。

這次一抵達甘孜，我們立刻到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隊詢問入藏證的申請，那是距離崗托邊境最大的一所公安單位。接待我們的主管聽見提問，先是一臉不解，彷彿從未聽過西藏旅行證似的，隨即熱情地對我保證：「按中國國家規定，所有國籍的旅客都可以在中國各地自由的旅行，呵呵更何況是來自台灣的同胞，不需要特別許可，去西藏或哪裡都沒有問題。」

這位甘孜州主管的回應完全超乎我意料之外，不知他是真的不懂西藏旅行的身分限制措施；還是嫌麻煩，故意不說明真相；或者連他自己也認為「封鎖西藏」的做法欠妥當，無法在台灣人面前承認？

「對台灣旅客限制這麼多？好不容易安排的假期，又好不容易到了這裡，這不讓過去，唉，實在是太不近人情……」

「你們到了中國就必須遵守中國國家規定。」電話中的這位當然無法逃避我的「客訴」，以字正腔圓的北京腔，連珠砲的糾正我「不近人情」的批評——

「台灣人申請麻煩歸麻煩，但你們還算是好的，多等個十來天說不定能等到證件核發。比起那些個海外藏人可好太多，他們不論等多久也沒指望。上面規定了，藏人是一概不准，等多久都沒用，即使是國內其他省份的藏人，也都必須經過嚴格審查……哎，總歸就是沒有合法證件，就不能過去。」好像發現自己說了不該說的話似的，她急急結束通話。

因為末尾那幾句「海外藏人是一概不准，等多久都沒用……國內藏人，也必須經過嚴格審查……」我猶然掩不住驚訝的握著手機。

過不過，誰決定？

網路上圖博人傳出的求救與抗議的確是真實的訊息，到了每年的新年和三月份「圖博抗暴紀念日」前後，西藏自治區便遭到封鎖，不論是境內或外國籍身分，不論要返鄉與家人團聚或朝聖，只要是圖博人，行動都遭受嚴格審查與限制。

在這同時，中國人在圖博地區旅行卻是毫無拘束，既不須向公安局提出申請，也不用受制全程跟隨旅行團，甚至得以長期停留。中國青年在拉薩等圖博城市開設酒吧、咖啡廳蔚為時尚，形成專屬名稱「藏漂」，標榜為一種追尋靈魂自由的生活方式。

現在中國的禁令，既不同於二十世紀初，圖博政府為阻擋帝國侵略者的間諜窺伺打探，對歐美設下禁止令；也不是為了保障當地圖博民眾的安全，更無法因此促進他們的福祉。單純只是以「維穩」為藉口，是唯恐當地民眾嗅聞到外面世界自由的空氣，鼓起追尋的勇氣？或是為了防止內部反抗的聲音傳到境外，以遮掩暴力極權的真相？

望著無法繼續前行的道路，那看不見盡頭的遠方，在那氤氳著霧氣的蒼鬱林野後，冬日的治曲正無聲流淌過的大地，是多少海外圖博人在象徵團聚的年節中無法歸返的家鄉？

6 此路不通

嚴酷的時代改變了我，
如同改變一條河，更換了我的生命。
讓生活流入另一河道……

——阿赫瑪托娃⁷¹《安魂曲》

無奈地從卡車上卸下背包，我們向札西師傅告別。

師傅的臉色比我們的還難看，崗托公安對我說話至少好聲好氣，對他卻是冷峻警告；前兩天對我們拍胸膛掛保證的老闆，竟縮著肩膀站在公安局角落，像是聽訓的小學生。

崗托駐警最初告知會安排車輛遣返時，我不禁好奇他們怎麼安排，會派警車將我們「押回」二十多公里外的德格縣城？對於普通的外籍旅客，公安當然無需如此大費周章。

公安只需坐在路邊，一一詢問前來查驗證件的車主：你上哪去、車上有幾個人？一旦確知方向適當，車上還有空位，駐警就會說：「帶上他們倆？」應該是問句，但聽起來很微妙的更像命令語氣。

於是，我們被攔下，被阻斷去路，被擱在崗托檢查站外，等待善心有緣的車主來認領。

當檢查成為日常風景

找車的情況並不順利。大部分人應是怕麻煩，但又無法開口拒絕，畢竟中國民眾不太有勇氣直接對公安說不。他們表面上不動聲色，盡量閃避警員目光，假裝忙碌的左右轉轉身子，趁下一位旅客查驗證件的時候趕快閃人。

河岸邊冰點以下的空氣，讓人們都吐著白煙說話，為了取暖，他們在大鐵桶裡燒著木料、紙張、廢棄物來烤火。那位靠在牆邊滑手機的公安，一如我們剛到時的模樣，依然沉浸在手機畫面裡，數小時之間從未抬起頭過。派出所室內也不比外頭暖和多少，斑駁的水泥屋和老舊門窗對冷風沒有太大遮擋效果，之前與我們對話的主管一逕縮進座椅，靠向他兩腿間放置的小型電暖器，專注投入在手機播放的電視劇情中。

年輕公安跟我們聊著德格歷史悠久的佛學院，和他景仰的上師。而認真執行勤務的身分查驗機器，其實僅是比手掌大一些的晶片感應器，它被安置在門前的一張板凳上，人們將證件貼近後，會亮起綠燈，若不亮燈或閃現紅燈，即是需要

⁷¹ 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俄羅斯詩人。

扣押查證的問題人士。

想起之前我們通過的河對岸，那裡本來只是動物稽查所，現已改為武裝特警隊，駐守人員眾多，簡陋的辦公室後方建有長排的數層宿舍樓，武力裝備也驚人，他們應是鎮壓抗爭的主力，不過日常所負責的工作，也僅是對過往路人進行身分查驗。

這些穿上迷彩軍裝、口氣兇惡的軍人們乍看頗為嚇人，多看幾眼後發現，他們大多只是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仍稚氣未脫，將證件遞還給我時，熱情地附上一句：旅途愉快。他們面部輪廓線條較為柔緩，膚色較白，很明顯地來自東部的中原地區，不是當地圖博的孩子。大老遠跑到這荒僻的異地當兵，他們會像官方宣傳的認為是榮譽，或是犧牲、艱苦、必須忍耐的事？

從成都機場到市區，再進入圖博地區，這一路上到處都是檢查設施，搭車、購票、出入公共場所，就連搭乘巴士到半路上，都得下車排隊接受查驗。尤其在圖博地區檢查站似乎特別多。

瀘定是自成都平原通往山區的起點，歷史上也是自中原通往康區的門戶，清國時即在西邊不遠處設下打箭爐關口，作為漢、博界線；現代的特警檢查站也設在瀘定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

寬大的八線道公路邊，有一座像是貨櫃的長形簡易屋，門應該設在了我們見不到的另一頭，但是有扇小窗，開在一般人構不到的牆面高處，地上放置個小鐵架，供民眾墊高。旅客們全都在窗前排隊等候查驗身分，不論是從大巴士、賓士車或卡車走出來，所有人都排成一列，秩序地、靜默地、乖巧地緩緩順著隊伍向前移動。每感應過一張證件，機器就以清亮的電子女聲宣布：「通過。」一個人踩上鐵架，便響起一聲「通過！」

人們上去、下來，它持續而規律地喊出：「通過、通過……」

前方的人們檢驗後離開，後方則不斷會有新的民眾加入，時間流逝，安靜的長龍隊伍似乎從未變短。人們往前移動的速度和電子語音節奏一致，遠遠看，高速公路彷彿是一架巨大的輸送帶機器。

終於輪到我，我踏上鐵架，將台胞證湊上前……沒有聲音。換面再試一次，機器依然毫無動靜。當然不會有聲音，閱讀器無法辨讀卡式台胞證。

輸送帶因為我卡住，可是窗內一點動靜也沒有，探頭一看，一名特警正坐在機器旁，他低頭滑手機，渾然不覺有任何異狀。屋裡電視機播放的綜藝節目持續喧騰，四、五位特警圍坐聊天，他們都忙自己的事，沒有人注意到閱讀器忽然啞了。

大家都沒事，我也沒事的默默走下鐵架，好讓輸送帶得以繼續運行。腦中浮

現歐威爾的小說——如果以電訊傳輸高塔取代風車、將沉默排隊的人們換成羊群、揮動警棍的公安換成能站立的豬隻，那我們就置身《動物農莊》了。

一路走回巴士，聽見身後仍不斷傳來那電子女音，喊著：通過、通過……。

巴士持續前往達澤多⁷²，在城鎮外的公路上忽然停下，旅客魚貫下車，往公安局的哨站窗前排隊，眾人有序的一一前進，而我和尹的證件依然無法讓電子閱讀器有任何反應。一旁負責監督的公安小伙，臉上神情從百無聊賴變得狐疑，然後是煩躁，他命令我們繞過公安局大門進入小屋，在紙本上登錄資料。

上面已有前人填寫——名字、證件種類、字號、出生地、前往地點、旅行理由，最後一項是無法通過的原因，前人寫下：吸毒、偷竊、搶劫……這才終於解開我心裡的疑問，公路上這麼多檢查原來是為過濾出犯罪前科者。我猶豫了一下，在這欄空格中填入「台灣人」。

在極權政治下

在南蒙古（中國稱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城區裡，位於通往大召寺⁷³前的人行道上有座挑高的建物，外觀像是雙層巴士，白色輕結構的建材看來簡潔而時尚，窗子被嚴密的窗簾遮蓋，完全看不透裡面的情況，只有一名武裝公安在路邊站崗，旁邊高架著數支朝著不同方向的監視器，以高科技與神秘感造就絕對的威嚇力。

離開治曲邊界後，我們到達一座名為阿壩的圖博小鎮，那位於峻嶺圍繞的曠遠高原之上，在小鎮主要的街道邊也有武裝特警哨站，而且街道兩邊各設了一座，兩兩相對，數名武裝警察就在附近馬路上來回巡邏。與南蒙古或其他地區相較，中國政府在圖博地區所展現的公權暴力顯得原始而直接。

事實上，極權政府「馴化」異議者的技法向來簡易。歐威爾在《一九八六》已為世人預示——只需要一個禁閉的小房間、站在房門口的武裝警衛、一套威嚇的語言，我們之中的大多數很快就會放棄自己，丟掉原來的信念，屈服在權力威嚇所塑造的恐懼氛圍下，甚至不需要太多具體的暴力。

春節期間的西安古城，人們擠著登上古蹟鐘樓，眺望燈會佈置的街景。城樓下裝飾得萬紫千紅的花壇前泊著一輛裝甲車，車上高高架設著衛星監視設備，下方站立著荷槍警戒的特警。即使近在咫尺，那鋼盔與槍尖閃耀的光線總映入眼角，然而人們毫不以為意，依舊與親友同伴自在談笑、攝影玩樂，彷彿已把這些當成公共空間中必然存在的設置。

⁷² 達澤多，圖博語音譯，意思是達曲與澤取交匯的口岸，清國譯為打箭爐，城鎮西邊設置博、漢交界關口。清國趙爾豐率川軍佔據後，定名「康定」，中國人侵後亦沿襲稱之。

⁷³ 蒙古大召寺，為圖博格魯派寺院，始建於十六世紀蒙古王阿爾坦汗主政時，1586年第三世達賴喇嘛曾受邀到此講經傳法。「召」音譯自圖博語，釋迦牟尼佛之意；蒙古也稱「伊呼」（Ih Juu），意思是大神殿；中國稱無量寺。

中國地鐵、火車站、客運站入口都設置行李 X 光檢查機、身分證件檢查哨、搜身的金屬感應檢查，和人臉識別系統；敏感地區如東突厥斯坦（中國稱新疆），或如北京、重慶等重要城市的地鐵車站甚至設有瞳孔識別裝置。這些侵犯人權的檢查以維護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為理由，在公眾社會中逐漸普及。

民眾一開始可能因繁複檢查、大排長龍而感到不便，時間久了，已習慣忍耐，車站門口人潮壅塞變成日常的風景。政府反覆洗腦，強調穩定秩序的重要性，民眾不自覺地將犧牲個人的隱私與便利視為理所當然。

美國人權運動者夏庫爾⁷⁴一直強調民眾必須保持對權力身分的清晰知覺：「人們會適應任何事情。你對所承受的壓迫知覺越少，你的寬容度就會越來越大。過了一陣子，人們就會認為壓迫是正常的普通狀態。但是為了變得自由，你必須非常清楚自己是奴隸。」

中國社會的情況即是如此。一開始只是搭乘遠程交通設施前，讓大件行李接受檢查；之後搭地鐵時，隨身小背袋也必須通過 X 光機，隨時應要求打開行李，接受翻檢個人隱私物品；只要進入車站，就必須先脫下外套，接受金屬感應棒在全身前後揮動探測，甚至戳打你的身體，允許人臉識別機拍下你的面容，撥開瀏海，讓瞳孔識別機確認你的身分。

進入 covid19 防疫年代，一切監視審查更被視為理所當然——在個人手機下載容許官方任意監控行跡的 App，由政府大數據決定你可否出門、返家或送往隔離拘禁……在維護集體秩序、社會安全的方針下，人們一步步向政權讓出個人權利，容許政府增設一項項觸犯個人隱私的公共規定，適應著自由度愈來愈緊縮的社會環境。

退讓沒有底線，除非我們認知自己正被侵犯，站起來向極權者說「不」。

⁷⁴ 夏庫爾（Assata Olugbala Shakur，1947—），非洲裔人權運動家，支持以武裝爭取黑人權利。

7 天路黯影

克利有幅以「新天使」為名的畫作。
畫面裡的天使看來正想離開他所注視的事物……
風暴不停的把他颳向他所背對的未來，
他面前的瓦礫已越堆愈高，聳入雲霄。
這場風暴，就是我們稱為「進步」的東西。

——班雅明《歷史的概念》

車行穿入狹窄的山谷腹地，達澤多城區街道沿著地勢高低迴轉，暗夜中，路邊擠簇的建築物，在街燈投映下使街道更顯窄小。

一踏出溫暖的豪華汽車，冬夜寒凍的空氣立即竄入鼻腔，也只覺得清涼。車主劉先生幫忙自後車廂取出背包，我們向他致謝，從崗托一路熱心搭載，真的幫了很大的忙。

「沒事沒事！」他擺擺手，「要願意的話，直接拉你們到成都也行，怎麼樣，拉你們去成都嗎？」我們連聲道謝婉拒，向他揮手道別，看著他上車繼續趕路。車身很快旋過彎道，一下子就消失在夜色中。

我們從背包裡拿出保暖衣物，從頭到腳都迅速包裹起來。客運站大門緊閉，一片漆黑；手機螢幕上顯示的時間是凌晨四點，估計要等數小時後，才会有巴士可搭，於是決定先往市中心方向走。

從甘孜到邊境崗托，再回到達澤多，經歷一千多公里的路程，漫長奔波的一天，像是一場夢境——前一日清晨即收拾背包離開旅館，與札西師傅碰面，乘上他的卡車兜兜轉轉，先接了其他約定的乘客才算真的上路。一路往西，直到崗托邊檢站被攔下，已過了午後三點。等候邊境駐警找到願意搭載我們回返四川的劉先生時，天色已經黯下。再坐上車一路奔馳，當我們抵達達澤多，已整整在路上度過近二十四個小時。

遇見真相

劉先生自稱是工程包商，一路自昌都趕過來，晚上也要繼續趕夜路前往成都。他的自我介紹只到這裡。他身邊的年輕人應是他的助理兼司機，小伙子喊他「哥」，兩人相處氣氛親近熟絡，似乎不只是老闆僱員的關係，還有類似一起拚鬥、革命情感般的兄弟默契。

車上還有另一位中年乘客，小伙子喚他「爸」，在他們對話間提及山東老家，讓我想起這輛車子掛的車牌也是屬於山東的。爸爸穿著整齊講究，應是特別趕在

過年前遠道來探望許久不見的兒子。從他們對話的內容得知，他們急急地趕夜路、必須在第二天一早返抵成都的原因，除了工作，也因為這位爸爸要趕上清晨返回山東的高鐵車班。

一路上幾乎全是年輕人負責開車。他手握方向盤，猛噴著煙。與其說開車是他的工作，這輛豪華進口車更像是他的玩具。暗夜中疾駛在曲折起伏的山路上已具挑戰，加上路邊密集分布的測速攝像機，更增加了這項遊戲的難度。每當導航語音發出「已嚴重超速」、「前方有監視攝影」等警示，他立即敏捷的煞車降速；一通過拍攝點又馬上踩下油門，高速奔馳。小伙子有時還會在驚險挑戰過關的時刻，對自己握拳慶賀，一路駕駛得興致勃勃。

車上大多數時間是沉默的。爸爸熟睡，另兩人偶爾低聲交談幾句，總以愉快的低笑聲作結，大多時候只是隨著不斷播放的流行歌曲各自哼唱，各自噴煙。

剛上車時為免氣氛尷尬，我主動攀談幾句客套話，但除了車主的姓氏和職業，沒有獲得更多的回答。他們既不問「怎麼被檢查站攔下、出來旅行多久、為什麼要過年了還旅行……」這類基本閒聊話題，似乎也沒有意願開口分享自己的事，就連一般民眾遇到台灣人總忍不住發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幸福感嘆」也沒有。在十多個小時裡，除了上車、下車時招呼，我們之間幾乎沒有什麼交流。

直覺這緘默氣氛是他們刻意保持的，於是我也禮貌配合，閉眼假寐，任憑身體陷入柔軟舒適的皮質沙發，順著車體在迂迴山道上平穩滑行，並在溫度適當的空調裡保持和緩的呼吸。

在將睡未睡之際，曾聽見他們低聲提到江達、貢覺、波羅幾個地名，不禁讓我的耳朵敏銳覺醒，攫住幾個有關工程施作的關鍵字，拼湊一下前後話語，大致猜測出公司業務應該是與水電站建設有關。這才恍然明白他們刻意謹言的原因。中國所有水電建設都屬於國營企業，官方完全將施工視為重要機密，媒體僅發布哪些水電工程計畫通過，或是慶賀順利完工、投入發電等好消息而已。

他們提及的地點恰好都在治曲流域，位於西藏自治區與四川省邊界，自崗托檢查站往南一百多公里下游的地方。根據中國政府「西電東送」政策，規劃在治曲上游興建十三座水電站，據稱總發電裝機量等同於一座三峽大壩，其中波羅、葉巴灘二處水電站都位於他們提及的地區，而葉巴灘水電站更是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座。

就在二、三個月前，葉巴灘電站的上游數十公里處發生嚴重山體滑坡，阻斷了治曲水流，形成巨大堰塞湖。這趟旅程出發前，我在台灣透過網路得知當地災情，時不時看見當地民眾上傳洪水氾濫的驚駭畫面。預知網路上這些影像和訊息很快都將消失，於是隨時筆記水患發生的過程。

2018 年底，最初官方媒體宣稱一切都在控制中，但是不久堰塞湖傾瀉而出，

當土石流往下游衝去，政府依然宣布已掌控情況；一個月後竟然又發生二次坍方，創下歷史性規模的巨大洪流造成更嚴重災情，自堰塞湖四溢的滾滾濁流狂洩數百公里，一路沖毀古蹟寺院、無數田宅民居，將南邊連接巴塘與芒康的「金沙江大橋」也衝垮，致使「川藏南線」路斷。

官方持續進行疏散居民的動作，治曲沿岸包含西藏、四川、雲南三個省份，其中十多個縣市都成為災區，總計三萬名以上民眾失去家園，無法估算的家屋、農田和牧地遭沖毀。中國媒體廣為報導已妥善安置災戶，讚揚武警官兵救災迅速，稱許相關單位應變得宜……滿紙讚美聲，就是聽不見災民的聲音，更看不到他們的真實處境。

這十三座水電大壩沿著治曲河道上下排列成串，每座電站之間平均距離不到一百公里，密集度高，高海拔的河岸山體又都位處地震帶，多年前即有地理工程學家、地質學家提出警示，水電站截流、改道、築壩等工程，都可能誘發山體更易發生坍方塌陷⁷⁵。

當 2018 年十月初真的發生土石洪流災害時，一位曾提出警示的中國地質專家楊勇接受法國媒體訪問⁷⁶，謹慎表示，由於現場封鎖無法勘查，難以斷言，只說山體滑坡也許與電站施工有關，但亦不能排除過多降雨為肇因。而中國國內所有環境工程與地質專家都是一片噤聲，唯有政府發出單一聲音斷然宣稱：洪災都是無法控制的氣候自然因素所造成。

一身俐落的國際品牌休閒服，開著價值台幣五百萬的進口車，一路銜著每包售價約四百元的香菸，劉先生應該是搭上中國工程開發浪潮而崛起的新富階級吧。

半夜在海拔三千公尺高的山路上飆車；為了提神，菸一支支接續不斷；終日奔馳直到午夜十二點才下車，進入餐廳裡，劉先生說這是整天唯一吃到的一餐，卻只能站著囫圇吞下一碗麵……他們對這一切似乎習以為常。尤其與光鮮外表極不協調的是，瀰漫在這輛豪華汽車始終無法消散的菸味中，混雜著濃重汗臭與體味的腥氣，讓我想起十多年前在鄉野巴士裡底層農民工身上的氣味，二者竟如此相似。

相隔近二十年，中國都會景觀的確是改變巨大，但繁榮華美只是表象，只要隨手撥開金玉的外層就會發現，不論收入多寡，社會體制沒有改變，人們生活的條件、存在的尊嚴也都和過去沒有太大差別。

沿千年時空而行

⁷⁵ 包括地質專家范曉、楊勇，及工程師王維洛、原水利部副部長矯勇等人曾接受媒體專訪或公開撰文表示擔憂。（嚴昊，澎湃新聞 2014.07.26。蘇南，觀察者網 2017.11.10。王維洛，BBC 中文網 2008.05.28。）

⁷⁶ 楊眉，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2018.10.12。

就著昏暗街燈，轉入沿河西街，河岸邊成蔭的垂柳讓黑夜更暗了。我們小心避開結冰的地面，趑趄前行。儘管在黯夜中，仍聽得見原本在夏日時滔滔的水流聲已變成隱約的潺潺，街頭一片死寂，幾乎所有商家都大門緊閉。

走在暗夜大街上是少有的經驗，感覺詭異又奇妙。當然最先想到的危險是惡人，然而如今到處都是監視器，加上嚴格的證件檢查，做了壞事恐怕連影子都逃不了；接著想起圖博地區看守家園的狗隻，以前到處能見到牠們，待人走近就霍地衝出來呲牙狂吠，警告生人勿近，現在牠們也不見蹤影了。

回想第一次造訪達澤多是在上世紀末，位於河谷間僅只有二條成 Y 字型街道的小鎮，商街上僅有數排新舊雜陳的水泥樓屋，但是不論走到哪裡，一抬眼就能望見天空裡陡峭的蒼青山岩。

達澤多位於圖博康區的最東邊，被高大的山脈綿延圍繞，從久遠以前便發展成為康巴⁷⁷和中原物資交易往來的重要地點。圖博人稱她達澤多，意思是達曲、澤曲這二條河水交會的口岸，清國時的漢文名稱即音譯為發音相似的「打箭爐」、「達折渚」，後來更名為「康定」，就和東邊數十公里外的「瀘定」一樣，從字面就能讀出入侵者的心態——平定康地、靖定瀘河。

瀘定的地名源於架於河上的「瀘定橋」，因 1706 年四川巡撫入侵之後，在奏章中將「嘉絨曲」⁷⁸誤稱為瀘河，康熙便誤將新橋命名「瀘定橋」；其實移居此地的漢人習稱「大渡河」，從稱呼上就可看出當時漢移民遷徙渡水的心境——江水自叢山峻嶺轟然奔流而來，人們要平安渡河不是容易的事。這也是嘉絨曲自古成為圖博與中原地區天然屏障與界線的原因。

康定之名則源於 1904 年，四川漢軍入侵圖博康區，壓制當地反抗人民後屯軍墾殖，陸續更改各地名稱以標誌勝利——「康定」就是第一個，其他還有巴安、里化、定鄉、寧靜、泰寧等充滿征服意味的名稱。追究起來，其實這並非滿清政府或漢軍首創，畢竟二千多年前的漢武帝劉徹已開創先例，大軍往西域征戰，並一路定下「安夷」、「破羌」這類地名。

中共在 1949 年建國後，即率軍西進圖博的康與安多地區，佔領後對康區制定的行政單位名稱，似為符合共產黨宣稱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的主張，大多採音譯自圖博原本地名的方式。例如：以巴塘取代巴安，巴塘在圖博語的意思是「聽見綿羊叫聲的草原」；用理塘代替里化，理塘意思是「銅鏡般的草原」；把定鄉改為鄉城，因鄉城的發音近似原本的圖博地名「卡稱」，有「念珠般成串的聚落」的含義；以及把寧靜縣改成芒康縣等等。

唯獨在邊界上的康定、瀘定名字被保留下來，也許在新統治者眼中這兩地具

⁷⁷ 康巴，意即圖博康地區的人，音譯自圖博語，圖博人稱博巴，安多人稱多巴。

⁷⁸ 嘉絨曲是當地圖博人慣用的簡稱，原名為「嘉絨莫嘉額曲」(rgyal rong rgyal mo mgul chu)，意思是穿越女王的炎熱峽谷頸部之河。(Burnett, 2014)

有政治象徵，必須模糊人們對邊界的歷史認知；後來更積極地，乾脆抹去這塊土地上的圖博歷史，對「打箭爐」這個舊稱刻意編造出新的說法——三國時代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中，將軍郭達率軍到這裡造箭；或是為紀念射箭技法高強的郭達，將箭射入小鎮北方的高山，所以稱打箭爐。這兩個說法裡都提到歷史中的具體人物諸葛亮，諸葛亮是漢文化裡婦孺皆知的英雄人物，多數中國民眾未多加思索便接受了。

只是毫無史料可佐證諸葛亮等人與當地有關，「七擒孟獲」是出自《三國演義》虛構小說中的一則傳說，更遑論郭達只是這部小說中的虛擬人物，在史實紀錄中並不存在。在交通不便的千年前，中原人士跑到遙遠不明的西邊異族高山中去鑄箭，不但距離遙遠，更需攀越險峻高山、跨越峽谷大河，單憑現實情況推理，即知其欠缺真實性。

然而，目前當地官方已根據這個虛假的傳說，將城鎮北方的一座山峰更名為「郭達山」，硬生生將神山下一座圖博的護法神廟更名為「郭達廟」；將埡口上圖博民眾祈福的經幡旗竿，瞎掰為郭達所鑄的箭。尤其荒謬的是，將圖博神山信仰的傳說改成「漢藏」聯姻的愛情故事，更將山坡上原本為祈福寫就的「六字真言」改寫為中、英、圖博文對照的「康定情歌」；並且在城裡設立一尊朝天射箭的郭達雕像，供作中國旅客到此一遊的紀念攝影處。徹底將達澤多這座圖博邊境城鎮的歷史更改為純粹「漢式」的。

殖民主義繼承者

其實一週前才剛到過這裡。

那天從成都搭乘前往甘孜的巴士，大約午間時分停在達澤多城郊，司機宣布下車用餐。只花半天車程就抵達，這是十多年前難以想像的速度。司機還告訴我，當天晚上八點就可以到達甘孜縣城，他自豪地說：「今年才剛開通的高速，你運氣好都給趕上啦！」

當時站在路邊，看窄小坡道上熙來攘往的車輛駛過，新舊水泥建築混亂的塞進狹小的谷地，稍遠一些山壁露出光裸的褐黃色岩土，一陣風掠過，便颳捲一場飛沙走石，那些型式呆板、工法潦草的建物顯得更加蕭瑟。

當巴士沿著公路行駛，驚見城區擴張好幾倍，當地政府竟然推行把達澤多建設為成都「後花園」的計畫——順著河谷，往南邊坡地炸山挖石，密集建造起以「坐攬山景」為促銷特色的現代大廈；又沿嘉絨曲河谷往北，將山坡上一座座古老村落，改建為豪華度假別墅。隨著開發，城區塞滿高樓大屋，當地圖博人們的生活空間被推擠出城外更遠的地方，就算是能留在城市邊緣，也被迫改變為受消費掌控的生活方式。

並不久遠以前的過去，就在我曾經造訪的十多年前，當時如果沿著城中的河邊街道散步，很容易遇見騎馬路過的康巴牧人，他們帶著羊毛、皮貨來趕集或是上街採買，在達達蹄聲中，你會瞥見他們身著寬大裘袍的自信身影，那繫著紅頭繩的長髮飛揚在風裡——這已僅存在記憶中，像是久遠以前的風景。

這樣說並非一逕認為保持傳統才是對的，而是：在所謂社會「進步」變革的過程或結果，當地人們的意願是否得到尊重；而他們看重的傳統價值、風俗與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官方推動的發展中得到妥適的維護。很顯然中國極權政府不會顧及這些，證據就在我們眼前——城鎮周圍的山坡、谷地與草原，原本是圖博人們世代生活的家園和牧場，現在當然已經不再是，那裡已經由外資企業開發成新的大廈、豪華旅店、別墅區、礦業廠，或是成為一座座發電廠的蓄水壩底。

現代中國在圖博地區開發的做法，似乎按照半個世紀前的《西康疆域溯古錄》⁷⁹所提「奪康獻策」來執行：「以利交通、以移川民、澤以教育、以啟實業。」

這本書建議當權者先完成交通建設，再遷徙四川漢民過來，然後對當地康人施行漢文教育，積極發展各種經濟事業。成書的背景在上個世紀初期，清國政權結束後的軍閥割據時代，作者是四川軍閥劉成勳⁸⁰的幕僚胡吉廬，而他的奪康之策應是仿照清國時趙爾豐的平康三策：首先派兵入侵；再設行省、改土歸流；然後是開發與漢化⁸¹。

作者胡吉廬在書中表示，1911 年康區人口不超過十萬人，他建議以四川的「人海戰術」奪下康區：

「吾川人使入康，舉其經濟力，以為經營，期以十五年，可移二百萬人入康，在吾川七八千萬人中，少此二百萬人，誠太倉之一粟。而西康既有此二百萬人，益以番眾之三十或四十萬人。」

他計畫在十五年內移入二百萬的四川人口，二百萬雖然對四川來說只是滄海一粟，但是能夠輕鬆超越康區圖博人口的成長。只是軍閥劉成勳一心只想奪回四川，胡吉廬為鼓勵他，甚至以立下歷史功績來勸誘：「誠於此際，啟其籃筆，妥為規劃，則他日範於折多山頂之第一銅像，捨公其誰？」

幸而劉成勳不到二年即兵敗下野，非但攻不回四川，連「川康邊境」都守不住，否則今日我們恐怕會在折多山口上看見他自立的雕像了。

作者特別強調開發康區的原因，不僅為擴張，也得以解決四川人口過剩的問題：「以苦人滿，山巔水隙，開闢無遺，有此西康一隅，以為宣洩，既可以為吾川人之尾閭，而抑彼番眾，使沐文明……西康片土，即天予吾川人以自由發展之

⁷⁹ 胡吉廬，1963。

⁸⁰ 劉成勳（1883-1944），二十世紀初的四川軍閥，在 1925 至 1927 年間曾短暫入侵康區雅安等地。

⁸¹ 趙爾豐，1984。

奧區也。」他認為圖博的康區正是上天賜給四川人的禮物，可作為宣洩四川爆滿人口的「尾閘」——尾閘是人體的尾椎、靠近肛門的部位，這兩字實在用得太過誠實。胡吉廬計畫著利用康區的土地，「排泄」出四川過多的人口，順便控制康區原本的「番民」，讓他們「沐浴」在大漢文明之中。

目前圖博地區開發的現況，顯然與百年前四川軍閥的計畫不謀而合，想必中國政府領導人的想法，也與當時劉成勳、胡吉廬等人沒有什麼差別。

8 異化世界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呈現出同樣的人性自我異化。
但前一階級在這種自我異化中感到自在和自我強化……
無產階級感到被消滅了，這意味著他們不再存在於異化中；
它看到了自己的無能為力和「非人」存在的現實。
用黑格爾的話來說，就是屈辱……

——馬克思、恩格斯《神聖家族》

巴士司機讚美的新高速公路，正是中國官媒大肆宣傳的「天路」。

在海拔三千公尺高的大山上炸山、挖洞、立鋼筋柱、灌水泥，將原本順著山勢曲折盤繞的驚險山路，以開隧道、架大橋方式，將路徑截彎取直。官方自詡利用新科技工法，破除萬難創造的宏偉天路，是對康區圖博人們的德政偉業。

以前光是自成都到達澤多就要花上一天時間，如果出發得早，又順利的沒有遇上落石坍方或零件故障等意外，天黑前就能到達；運氣不佳，耗在路上的時間就更長了。而甘孜、理塘、阿壩這些地方更是深入重山群嶺，自成都出發，得花上二、三天車程，現在當天即能直達。

而交通暢捷令物資運輸便捷，經濟得已發展，生活品質也會提升；只是便利的交通真能讓當地圖博民眾的生活、經濟也跟著改善，都能享受到這些豐富的物資？

工具人

在甘孜縣城一家大型超市裡打工的曲登，在成都完成了會計專科學業，流利的普通話讓他容易融入城市生活，可是要找到正式的專業工作卻非常困難。

完成學業後，他在成都的建築工地打了幾個月的臨工，一邊投履歷尋求面試機會，最終還是撐不下去，「那裡的薪資比甘孜好些，但是開銷大，付了房租就沒有剩下多少。」他只得選擇回到家鄉，儘管甘孜縣城是家鄉一帶最大的城鎮，仍無法提供什麼工作機會，更沒有可發揮他所學專長的工作。

「現在超市的工作怎麼樣？」我問。那是甘孜城裡規模最大的一家連鎖超市，他在店中負責點貨、整理貨架、協助客人選購。一開始他語帶保留地說還好，收入尚可以維持生活，臨別之際他還是忍不住說出實話，「不好，這工作薪資太少，沒有未來。」

在社會各角落和曲登相似情況的年輕人並不少。位於達澤多北方約七百公里的若爾蓋縣，在縣城一家賓館擔任櫃檯接待員的拉姆措，剛從碌曲師範學院幼教

專科畢業，她在準備幼教老師執照檢定考的同時，先在賓館裡打工，工作時間從早上十點到午夜十二點，但即使休息時段，她也是睡在櫃檯後方的小房間，像是值班的狀態，一整個月都未曾休假，幾乎天天住在賓館裡，以換取一個月人民幣二千五百元的收入。

「喜歡幼教工作嗎？」我問。「還行吧。」她聳肩說自己挺喜歡小孩。「幼教師資的考試困難嗎？」她露出尷尬的笑容說專業科目都通過了，但是還必須補考普通話檢定。在中國，普通話能力檢定是所有師資考試的基本項目。拉姆措和曲登情況相似，在家鄉裡都是少數能有機會接受專科教育的孩子，普通話溝通流利，但是閱讀和書寫能力仍和一般中國人有段距離。沒有通過普通話檢定，拉姆措倒不是非常沮喪，「幼教老師拿的錢也不多，這個賓館主任說以後嘛、客人多的話，錢還是會加的。」

圖博地區每座城鎮的超市賣場或旅館櫃檯後方，可能都有個像曲登、拉姆措的年輕人，他們的學歷、擁有的資源和選擇性可能比曲登更少。當然，並不是只有圖博的年輕人對未來有嚴重挫敗感，中國社會年輕人也因低薪、找不到適合工作而感到迷茫失落，尤其中國在軍權統治下，政治運作不透明，社會資源分配不均，那些城市與交通開發建設的最大受益者是政府官員、大型企業等社會高層「食肉者」。官方大肆宣傳生活正在變好的「美夢」下，大多數民眾卻是入難敷出的窘境，只能在貧困線下掙扎求生，期待能撿拾食肉者剩下的碎屑。

據中國統計局調查，2018 年有超過八百萬人次大學應屆畢業生湧入社會，儘管政府宣稱就業率有八成、九成的漂亮數字，但是其中僅有百分之三的人每個月能夠拿到五千元人民幣以上的收入，高達百分之七十的人薪資只在貧困線上下。這還是在疫情爆發前、經濟發展相對穩定的情況，在經歷數年間社會封鎖對經濟的衝擊，加上畢業生人數逐年增加的壓力，就業情形想必更加不樂觀。

而中國大城市嚴格的戶口制度，以及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現實，確實讓圖博等少數民族年輕人在移動與尋求機會上，比一般中國人受到更多的限制，尤其是反方向的遷移是受到政府鼓勵的，具有絕對優勢的東邊城市漢族年輕人可輕易遷往少數民族地區求職，參與勞動市場的競爭。

哲學家馬庫色審視現代工業文明社會中新的控制形式時，提醒我們，「發達工業文明的奴隸是受到抬舉的奴隸，但畢竟還是奴隸，因為決定奴隸制度的……是人成為單純的工具、淪為物的狀態……這個社會在自己製造（同時遏制）的各種增長的需求推動下，正在按照自己預定的方向自我擴張和自我延續⁸²。」包括台灣及世界上許多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一般民眾都在媒體行銷、社會教育等國家機器控制引導下形塑價值觀與消費習慣，不自覺成為變相的資本奴隸；然而，並非每個社會都鋪天蓋地的向民眾灌輸「現在比過去更幸福」、「國家更強大，我

⁸² 馬庫色，2015。

就更幸福」的概念。

與一般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是，中國社會所有人心裡都明白，政府所宣傳的「幸福」並非真相，那些官方宣傳的美夢，在他們身上實現的機率更是微乎其微，然而，難堪的是，沒有幾個人能公開說出口。

國家級扶貧政策

中國當局在東部各省大幅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對圖博、東突厥斯坦（中國稱新疆）、南蒙古（中國稱內蒙古）等地也以建設發展的名義，大舉施行鼓勵移民、開礦設廠與水利建設、加強普通話和愛國教育等政策，試圖改變當地人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與精神認同。

1986 年成立「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直接隸屬於國務院，雖然單位名稱只是個小組辦公室，但是自 1998 年起，這個單位的領導多是由溫家寶、李克強等國家副總理來兼任，可見其擁有全國開發規劃的決定性權力。

以圖博情況為例，這二、三十年來在政府推展開發工程下，儘管人們的生活型態確實產生變化。大量移民和工程建設，讓大多數城鎮村落中商舖增多，生活機能提高；建造穿山隧道、跨河大橋的高速公路，更便利的連結都會；運輸交通早以汽、機車取代馬匹、犛牛；水泥大廈、樓房取代岩塊木造的夯土房……然而，不管表面的生活型態有多少改變、政府如何大肆宣傳政策推動的成果，2008 年以來自康區與安多不斷傳出的抗爭訊息，只證明無法對圖博社群傳統精神產生根本性的影響，於是官方不斷在這些地區加強駐紮軍警，提升監控設備。

而中國關於「扶貧」計畫的具體作法十分直接，先調查各地經濟情況，選定窮困地區，以列出「國家級貧困縣」名單。近年國家「認證」的貧困標準是，每年每人平均收入低於人民幣二千三百元的情況，而依世界銀行統計，2018 年度中國人均生產總值（即 GDP）則為人民幣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三元，足足是政府所訂貧困標準線的二十八倍之多，這個數字呈現中國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有多麼巨大。

依據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對 2015 年國民財富分配的調查⁸³，結果吉尼係數為 0.6（吉尼係數介於 0 至 1 之間，愈高表示社會財富分配情況愈不均），此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社會國民所得分配不均的程度高於歐盟各國二倍以上，而實際情況當然比這嚴重許多。

大型資產企業都屬於國有企業，鉅額獲利都只掌握在政府與少數權力者手中，舉最簡單而顯著的例子：中國五大電能集團全都屬國營企業，其中參與金沙江水電站開發工程的華能集團，註冊人民幣三千多億資本額，業務內容不僅包含開發

⁸³ 西南財經大學，2016。

水力、火力發電、交通運輸等重大工程，也擁有控股子公司。而前國家總理李鵬自 1979 年擔任電力副部長以後，他的子女、部屬等毫不避嫌的持續掌控中國水電集團近三十年時間。他的兒子李小鵬、女兒李小琳甚至被民眾戲稱為「亞洲電王」、「電力一姊」。

是誰的「中國夢」？

2019 的年節，配合習近平在元旦以「中國夢」為主題的演講，不論走到哪，大城小鎮都鋪天蓋地的一片歡鑼喜鼓之聲，宣傳著實現全民已達幸福小康的生活，並朝向復興中華民族的世界理想持續發展，然而，圖博地區的真實情況絕非如此。

達澤多，即中國行政劃為甘孜州首府的康定，據官方紀錄，2008 年時已大致完成擴張城區的建設，然而經過十年，直到 2018 年七月才脫離「國家級貧困縣」的行列，達到每人每月平均所得在二百元人民幣以上。平均是二百元的話，表示有些村落經濟情況仍在貧窮線以下，屬於急需扶助的「貧困村」。顯然經過二、三十年對大西部地區的加強建設，城鎮外圍的村落經濟情況並未隨著一起好轉，生活條件依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的階段。這些建設措施只是徒然擴大貧富差距罷了。

不管是城市或鄉下，在過去二十年來消費物價漲了十倍以上，例如街頭餐館裡一碗普通的湯麵，在十多年前大約只要人民幣二元，現在已超過二十元以上；儘管基本薪資也漲了十倍，例如餐館雜役的薪水自每月二百元增至大約二千元左右，然而民眾生活品質並非「漲」了十倍，因為勞動時間一樣過長，沒有休假，工作選項稀少，居住地點受到嚴格限制，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政策只是讓金額數字變大，權勢者愈富，而一般小民經濟景況與過去並無太大差異。

2020 年中國「兩會」閉幕當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回覆記者提問時，脫口承認：「我們人均年收入是三萬元人民幣，但是有六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⁸⁴意即中國近半數人口每月僅一千元收入，不過按照官方調查，貧困村的農牧民每月人均收入不到二百元，或許不致挨餓受凍，但是在這物價高漲的時代，他們該如何應付孩子升學、醫療、交通等基本開支？

儘管每隔數年，扶貧小組即調整一次貧困縣名單，大致上仍多位於中西部，尤其圖博等「少數民族」地區佔了半數以上。依據扶貧小組的統計資料，2000 年在五百九二個貧困縣中有二百五十七個屬於少數民族地區；十二年後，貧困縣的總數不變，但少數民族地區竟然增加到三百七十五個。這不禁令人狐疑，新增的一百一十八個少數民族貧困縣，在 2000 年時經濟情況並不列在貧困名單內，為什麼在政府致力發展經濟的十二年之後，反而成為了貧困地區？

⁸⁴ 邱國強、繆宗翰，中央通訊社 2020.06.15。

這些數字說出了這些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的真相——殺雞取卵的模式，破壞自然環境的工業開發，造成水患、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及各種人為汙染的惡果，直接影響民眾的經濟生活和生命、財產安全；其次，缺乏長遠眼光、整體規劃性的建設，地方官僚短視急功的做法，加上習於貪汙、虛報數字，徒讓農牧民更加窮困而已。

「扶貧計畫」實施二十多年後，在習近平定為實現「全國脫貧」的 2020 年，西藏自治區已成為最為貧困的地方，全部七十三個縣市的經濟情況都處於貧困標準線之下。而與達澤多相同隸屬於四川省的甘孜州、阿壩州地區，也是圖博文化的傳統領域，在 2018 年以前，全部都被列為國家級貧困縣，似乎是愈扶愈貧。

處在現實中看不見未來的情況下，官方卻強調展示著富裕繁榮的模範，就連作為前國家總理李鵬的女兒、出身中國水電家族的李小琳，也能公然謊稱自己「只享受沒有背景的成功」。事實上，象徵中國夢的「李小琳們」的存在，就像通往圖博的便捷高速公路，像在草原上矗立的一幢幢豪華星級酒店、旅客手中昂貴的電子產品，以及無遠弗屆、用來監控民眾的網路電訊……目睹愈多科技便捷的建設、華美物事的存在，對圖博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來說，更像是戳破官方鼓吹「中國夢」的一根刺。

9 然後我們目睹

黑夜已逝
傷心的臉孔剎那化為鎖孔與彈孔
溫柔的人轉身
離開自己

——楊智傑⁸⁵〈在火中〉

中國自豪宣傳的「川藏公路」上有座小山城，貼靠著一條澎湃的水流座落。當地人稱河水為「娘曲」，意思是魚河。

娘曲從圖博高原上的巴顏喀拉山脈發源，朝南蜿蜒向重山峻嶺間，衝撞出一渠渠險仄峽谷，到了這裡也在大山裡割出裂痕般的一小片谷地，成為當地人交通必經的河岸渡口；自渡口發展出的聚落，人們稱她「娘曲喀」。當局近年安排大量外地人遷入，讓小村變成小鎮，又變成密密塞滿高樓的縣城雅江，這個名稱是隨著娘曲的中文名「雅礮江」而來。

上個世紀末初次來到時，發現山坡上有座寺院，褚紅色建築背靠蒼青的山壁，俯瞰下方窄小的河谷，山下是追著開發的滾滾人聲；山上是平靜的裊裊梵音，二處相隔僅百多公尺。四周圍繞繁茂的樹林與花草，轉經的人們循序走過；坐在佛殿前石階上，迎面而來的山風裡有清脆鳥鳴，轉經道上祈願的腳步窸窣，和偶爾推動大轉經筒時「叮呤」的一串鈴響。靜靜坐在石階上，恍惚能感覺山腳下奔流的江水轟隆隆撞擊著大地。

2002 年循路再訪，發現佛殿大門緊閉，山上沒有轉經的民眾，也不見誦經的紅衣僧侶，記憶中的人們似乎都憑空消失了。石階前覆上落葉與塵土，似乎好一陣子沒有人來過，只剩下呼呼響的山風，刀刃般無情地一把把削下落葉。第二天我立即離開了，前往一百三十多公里外的理塘。規模龐大的理塘佛學院竟也是一片清寥，所有佛殿都關閉鎖上，白塔旁、轉經道上也不見任何朝聖轉經的民眾，寺院彷彿一座空城。這已不是寧靜，而是肅殺。

那些以為看不見的，卻看見了

佛學院外寬闊的草原上有放牧的羊群和嬉戲的牧童，在矮牆下坐著一位少年僧人。我出聲提問，他搖頭表示聽不懂我說什麼，然後移開視線低下頭，抱著膝頭的身體變得僵硬。

他整個身體表達的是希望我離開，不要打擾他，但是我不知哪來的衝動，無

⁸⁵ 楊智傑（1985-）台灣詩人，著有詩集《深深》、《野狗與青空》。

禮的兀自發問——為什麼呢，大家都到哪去了，娘曲喀寺院裡沒有人，這邊理塘宮巴也是，到處都沒有人，發生什麼事……

我轉頭看他，他一逕低頭不發一語，好半晌，聽見他吸鼻子的聲音，肩微微顫抖，我才發現他正流著眼淚。我手足無措地看著他，「為什麼呢，為什麼難過？」我慌亂的自言自語，愚蠢的發問，但我只聽見自己的聲音和草原上颯颯的風。他依然什麼都沒有說，伸手一把抹掉臉上的淚，一動也不動的坐著。彷彿我並不存在。

2002 那年的旅途頗長，走過康區娘曲喀、理塘、巴塘、札木多⁸⁶，沿著中國人總是自豪宣傳的「川藏公路」到達拉薩後，往西轉向日喀則、薩迦，繼續往西到阿里地區、神山岡仁波齊，之後返回拉薩又北行前往衰本強巴林⁸⁷、拉卜楞等安多地區，最後再次回到康區的玉樹才結束旅程。初夏在娘曲喀、理塘遇見的疑惑，旅途中一直把它收在心裡，將圖博大地轉了一圈，回到家時，季節已轉換為隆冬，橫梗在心裡的它變成一則做不完的功課。

回到台灣，坐在電腦前只需按幾個鍵，開放的網路世界瞬間提供了直接而明確的訊息；身在圖博當地，卻對當下發生的巨大災厄一無所知。

2002 年四月，就在我到達娘曲喀的二個多月以前，受到當地民眾景仰的上師丹增德勒仁波切遭警方拘押，政府指控他是當時發生的一連串爆炸事件的主謀。然而，國際特赦、世界人權觀察等國際非政府組織經過一至二年的調查後，都認為這些指控缺乏明確證據⁸⁸。

丹增德勒曾在印度接受佛學教育十三年，返鄉後從草原上的帳篷佛學院開始，十多年來在娘曲喀、理塘地區建造了八所佛學院，其中包含女性修行者的覺姆宮巴以及醫學院，每所佛學院容納修行者數十至百餘位不等，而最大的寺院有七百位僧侶。丹增德勒曾在達蘭薩拉求學的背景，加上屢次為土地遭政府強佔開墾的牧民發聲，令當地民眾更加難以置信官方的控訴。他們聚集街頭為他爭取公開審判，卻遭軍警以武力鎮壓，有近百位陳情民眾遭到毒打逮補，甚而以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名遭判刑拘禁。

丹增德勒所主持的佛學院、寺廟、孤兒院、老人福利院不久即被勒令關閉，連他自幼修行的理塘宮巴也受牽連遭暫時關閉。年底，在一場秘密審判後，以「製造系列爆炸、煽動國家分裂」的罪名，丹增德勒遭判死刑⁸⁹。

⁸⁶ 札木多，意思是札曲和木曲交會的水岸，圖博康區最重要的行政中心，清國漢譯為查木多，中國佔領後定名為昌都。

⁸⁷ 衰本強巴林（Kumbum Jampaling），是十萬獅子吼強巴佛學院的意思，簡稱衰本宮巴。中文稱塔爾寺。位於安多地區措溫布（青海湖）旁，是安多最具代表性的佛學院，中國佔領後將此地劃為青海省湟中縣。

⁸⁸ Amnesty International, 2003; Human Rights, 2004。

⁸⁹ 2005 年在國際人權組織頻頻關切、境內數萬圖博人表達抗議的壓力下，改判無期徒刑。2015 年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成都監獄中圓寂。

恍然明白那天在街上詢問宮巴為什麼關閉時，圖博人聽見「宮巴」二字便急匆匆閃避，終於讀懂當時他們眼中閃現的疑懼和愠氣，當權者的暴力將恐怖、憤怒播植人們心中。我也明白了那位少年僧人的眼淚，和他拼命壓抑的憤懣；雖然面對的是陌生人，然而光是聽見以「普通話」這加害者語言無知的提問，他們心裡該是如何感受？

明白的瞬間，我的臉熱辣辣地彷彿挨了記耳光。

軍用山路

這一次我們進入巴塘縣城以前，在本來清寂的山路遇上軍用卡車，它們列隊如蟻，一長列沒有盡頭。巴士自動靠邊慢下車速，讓它們先通過。

抵在車窗前數著迷彩軍車的數量，超過一百輛後不禁疲乏放棄。二十多年前也曾在青海通往拉薩、荒漠的唐古拉山路上見過這超現實的畫面，不論看過幾次都叫人咋舌。當軍車一輛輛自巴士窗外掠過，鄰座幾位中國青年旅客不斷發出驚喜的呼聲，認同政府的大多數中國人，或許心中會油然升起強烈的自傲與安全感吧；那麼圖博人呢，當他們在自己的家園中見到大批從中國來的軍用汽車是什麼感受？

1950 年代，解放軍一邊開鑿通往康區的山路，軍用卡車也開始不斷在這條路上行駛；到了現代，這條公路也是諸多中國自駕遊旅客的炫耀之路，或騎著自行車宣稱自我實現的挑戰之路，然而我們可能忘記，或是從未有機會知悉，比解放軍更早，在上個世紀初，清國趙爾豐等人所率領的四川漢軍，已來回穿梭在這片山谷。這條路，當初就是漢軍為擴張與侵略，由東向西開鑿出來的軍事之路。

二十世紀初依然是競求擴張的帝國時代，先是英軍翻越喜馬拉雅山入侵拉薩，康區隨即也受到清國川軍的攻擊，圖博無辜的被扯進了這場國際殖民競賽中。

清國原本長期遭受西方各國以武力殖民的痛苦，當時卻以防止英帝國覬覦圖博為理由，計畫派兵到康區屯墾，乍聽「屯墾駐防」好像不是壞事，然而具體執行的內容卻是：炸神山，開金礦；強佔牧場，開墾農田；干預寺院運作，限制僧侶人數，甚至關閉佛學院。康區各地王族、寺院隨即組織民兵，發動抗爭，剛好給了趙爾豐等四川漢軍將領剿匪鎮壓的完美藉口。承受帝國掠奪的受害者瞬即轉身成為躍躍欲試的加害者。

這次仍選擇在巴塘老城區的旅店落腳，附近依稀能見到過去的城鎮樣貌，隔著巴久曲的水岸，對面是一片青稞田，記得十幾年前田邊錯落著圖博傳統的夯土石屋，現在都由新的水泥樓屋取代，然而屋宇間依然能見到隨風飄揚的彩色經幡。當地人稱這溪水兩岸的聚落為「夏瓊」，意思是大鵬鳥，因為環繞著河谷的群山稜線起伏柔緩，遠遠看去有如鵬鳥展開的羽翼。過去不管置身小城何處，抬眼都

能見到天際邊的蒼青山巒，它們環抱著聚落與寺院綿延，現在溪水北岸的城區密佈著高樓大廈，視野都被遮蔽了。

旅店櫃檯前是一個笑咪咪的圖博女孩曲珍，她聽見我問曲德宮巴⁹⁰的位置，雙眼更是笑得閃亮，「你咋曉得這名字啊？他們內地來的只知道康寧寺，這只有我們藏族人才說的呀！」她指點捷徑——出門順巷子走、到路口先左拐再右轉……「看見很多大樹就是了，不太遠。」最後仍熱情地追在我身後喊：「撿小路走，別走大馬路呀，遠得很！」

百年前的疼痛

曲德宮巴位於巴塘城鎮的中心位置，昔日巴塘聚落原是圍繞著佛學院發展的。1904 年清國計畫屯軍之際，英國也派遣駐成都的領事霍西，前往康區勘查收集情報，當時他在報告中這樣描述曲德宮巴：

「巴塘佛學院位於平原西部，靠近巴曲河水左岸，此處恰是巴曲與另一條溪流的交會處。寺院規模很大，裡面建有許多氣勢宏偉的建築，外圍環繞著白色高牆，還有一排高大茂密的柏樹、柳樹。寺院中有兩座金頂佛殿、無數的佛塔，建築規制與理塘寺院頗為相似。估計這座寺院有一千三百至一千七百名僧人。」⁹¹

百年前霍西所見到氣勢恢宏、規模龐大的寺院建築群，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歷經百年前川軍入侵焚毀、1950 年代中國解放軍轟炸、文革破壞，在數次重建又遭毀壞後，寺院原址已被武警中隊、巴塘縣醫院、中學、公安局、縣工商局等單位佔據，直至 1987 年才收回約五分之一的土地，由圖博民眾籌資重新修建，就是我們現在所見的「康寧寺」，只剩下臨靠街邊「回」字形建築的規模，侷促的塞在各公務大樓之間。現在駐寺修行的僧人數量也大不如前，據官方統計只有三百位左右。只有轉經道旁的幾棵老柏樹還在，需雙人環抱的粗大樹幹，讓人想像著百年前寺院興盛的光景。

1904 年霍西奉命前往康區勘查，到達巴塘時，自印度北上入侵圖博的英國將領楊赫斯本⁹²，已經率領「遠征軍」到達拉薩，強迫圖博噶廈政府簽署「拉薩條約」；霍西這項「商務」考察，顯然就是配合著英軍入侵拉薩的進程，在東圖博地區搜集相關情報。他在巴塘時曾特地前往與昌都交界的治曲河邊，當他試圖繼續前進時，遭到隨行的清國官員阻止，治曲東側的巴塘是他所能到達的最西點，因為在經得圖博政府同意前，就連清國官員也無法隨意跨越這道邊界。

⁹⁰ 曲德宮巴 (Chode dgonpa)，十八世紀仿照拉薩哲蚌寺的洛色林佛學院規制建寺，正式名稱為噶丹彭德林 (Gaden Phendeling Monastery)。

⁹¹ Hosie, 1905。

⁹² 楊赫斯本 (Francis Younghusband, 1863—1942)，中國文獻多譯為「榮赫鵬」，英國殖民官，1904 年由他率領英軍入侵圖博。

以「勦辦兇徒」為由，趙爾豐率四川綠營軍隊入侵，裝備著德國設計的最新式漢陽八八步槍，對付只有刀矛、火繩槍與石塊等傳統武器的圖博民兵，相差懸殊的武力，必定造成圖博民眾慘烈犧牲。

當時清國官員聯豫的奏書無意間揭露了康地遭戰爭嚴重破壞的情況，他在計畫到拉薩赴任前，上奏報告，「理塘、巴塘一帶已是十室九空」，擔心沿途找不到交通協助，幾乎寸步難行，因此請求改走海路，意圖借道印度，但遭英國政府拒絕，只得勉強穿越康區，輾轉耗費半年多時間才抵達拉薩⁹³。試想，圖博原本已是高山曠野人跡較少，而聚落裡「十室九空」，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景況？

一位美國傳教士謝爾敦⁹⁴，他與家人目睹巴塘戰後的景象：「巴塘寺院是一片廢墟，不僅寺廟焚毀了，全境到處都有焚燒的痕跡，有些屋子只剩下光禿禿的泥牆矗立。人們生活窮困，多數家庭失去依靠，因為成年男子多在清國漢軍發動的攻擊戰爭中被處決。荒涼和貧窮無處不在。」⁹⁵

謝爾敦一行到達巴塘時，距離川軍入侵已過了整整一年的時間。依據謝爾敦的描述，被炸毀的佛學院在一年後依然是廢墟，整個巴塘沒有一點恢復的跡象，甚至軍隊對圖博人的屠殺依然在進行。他提到原本將近二千名僧人的寺院裡只剩下二百位左右，大多數的僧侶不是遭殺害便是被驅趕，而且「漢人軍隊進行粗暴的懲罰，不論是真的兇犯或無辜民眾，圖博人的境遇都差不多，每天大約有四十至五十人遭受處決。」圖博民眾生活在死亡威脅的恐懼中。他的妻子芙洛拉在多年後也撰寫目擊的情景：「每天都有人被砍頭，巴塘的街道上躺著許多屍體，狗有時會吃。沒有人敢碰觸或埋葬這些死者，因為擔心會被漢軍發現是亡者親友，恐怕因此受到牽連也遭處決。」⁹⁶

霍西所見山野田園的恬靜景象，僅只是在二年前而已，當清國漢軍走過，一切都乍然消失。巴塘已成為另一個地獄般的世界。

這個繼續轉動的世界

站在在數年前才擴建完成的曲德宮巴中，水泥鋪設的廣場反射著刺目的陽光，寺院已和十六年前的模樣不同，除了主要佛殿外，其他擴建的札倉⁹⁷、僧舍都是一字型的長排水泥建築，也許室內採光比過去的土屋要好，不過設計形式竟仿如公務或學校的共產黨制式大樓。中國宣稱的「漢藏合一」建築，其實是不倫不類，

⁹³ 聯豫，1979。

⁹⁴ 謝爾敦（Albert Shelton，1875-1922），在中文論述中多譯為「史德文」。

⁹⁵ Shelton，1921。

⁹⁶ Shelton，1923。

⁹⁷ 札倉（Dratsang），圖博佛學院的經學教育組織，依不同的學習性質或地區做劃分，例如來自康區的果芒札倉；學習密宗為「居巴札倉」、醫學院為「曼巴札倉」、經文與邏輯學為「參尼札倉」等。

失去了圖博傳統韻味，和百年前的模樣更是相去遙遠。

1905 年冬初，川軍入侵康區，四川軍閥、民國政府在之後的年代都相繼宣稱統治，曲德宮巴曾被命名為丁寧寺、康寧寺，由外來的權力者取名「寧」，可約略閱讀出這幢寺院所在的土地，曾走過多少殺伐征戰、不安寧的歲月。1947 年旅居康區的法國醫生米戈⁹⁸即認為：「中國的控制只是名義上的」，儘管當時中華民國設置了西康省，由軍閥劉文輝擔任省長，但米戈目睹當地康巴完全忽略中國政府，只遵從自己聚落的領袖；中國貨幣在當地也毫無用處，駐紮的中國官員甚至必須以物易物來維持生活所需。米戈在他的旅記中表示：「走出達澤多等於告別了中華文明，開始過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中國和圖博間真正的邊界位於達澤多，或達澤多更東邊一些⁹⁹。」

中國的統治顯然比過去的人侵者更強大，尤其二十一世紀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扭轉高山天險的阻遏，共產黨的統治已具有絕對影響力，儘管如此，2014 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中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第二天，午後三點多，一位尼師以自焚表達對當權者的抗議，就在我們走過的轉經道上，在曲德宮巴前那株目睹百年流光的柏樹下，她將汽油澆在自己身上，點火燃燒。

中國官方封鎖當地所有電信通訊，多日以後海外流亡圖博人僅獲得的訊息是，那天她被送往醫院，未知生死，與她同行的三位尼師也被警方帶走，從此下落不明。

後來獲知她的家鄉在治曲對岸，一個叫做「西松貢」的聚落，她的名字叫卓瑪，意思是度母，是守護萬物生靈的慈悲女神；她的父親叫尼瑪，意思是太陽；母親叫旺姆，也是位護祐眾生的女神名字。在他們世代務農的古老家族中，有好幾位長輩在 1950 年代抵抗解放軍入侵的戰鬥中犧牲，或被捕入獄。卓瑪的家鄉雖然被中國政府劃歸為西藏自治區的芒康縣，對圖博人來說，數百年來一直是屬於康區巴塘的一部分，而在曲德宮巴的歷史中，即有三位轉世仁波切先後出生在卓瑪的家族。

巴塘、理塘是現在中國思想控管最為高壓嚴密的地區之一；百年前趙爾豐等川軍入侵時，是最早受盡戰禍之地。而在解放軍入侵的 1950 年代，這裡也是圖博發動抵抗中國軍隊入侵的第一個地方，當年理塘宮巴引領對抗解放軍的槍聲響起，巴塘、娘曲喀、傑塘¹⁰⁰民眾紛紛集結，加入反抗陣營，隨後康與安多、衛藏等其他各地也陸續響應，全面加入游擊戰。儘管在人數、資源、武器裝備都遠遠不如的情況下，他們仍組成一支民間軍事隊伍——「楚溪岡竹」¹⁰¹護教起義軍。

⁹⁸ 米戈 (André Migot, 1892–1967) 法國醫生、作家，1947 年他獨自穿越西藏東部和中國，研究圖博佛教文化。

⁹⁹ Migot, 1954.

¹⁰⁰ 傑塘，意思是舒適美麗之地，昔日為巴塘的一部分，接受巴塘第巴的領導。中國佔領後被劃為雲南省德欽縣。

¹⁰¹ 楚溪岡竹 (Chushi Gangdruk)，意為「四水六嶺」，原是圖博的安多和康二個地區的合稱，組

卓瑪的家族祖輩正是這百年歷史的見證。

這次自德澤多搭乘駛往巴塘的巴士，我們沒有在娘曲喀停留。巴士沿著河谷穿過隧道，跨越娘曲河上的新大橋，駛向通往理塘的公路。窗外，隔著河谷是娘曲喀小鎮建設後的樣貌，侷促山谷中塞滿密集得驚人的大廈叢林，而在那些高聳建築後面，我無法望見的地方，是寺院坐落的位置。

沒有再去看過寺院，但我知道她依然是關閉的。2010 年春天，在柏林布蘭登堡門前的巴黎廣場，為圖博爭取自由人權的抗議活動中，我看見人群中被高舉的丹增德勒法相，和全世界年紀最小的失蹤政治犯——第十一世班禪喇嘛確吉尼瑪¹⁰²在一起，他們成為世界關注人權的重要目標之一，標誌著中國境內人權惡劣情況的象徵。2015 年七月，歷經十三年冤屈囚禁，丹增德勒在獄中病逝；六歲時在中國失蹤的確吉尼瑪，在他三十歲生日時依然下落不明。

而我們還存在的這個世界仍繼續轉動。其實與十幾、二十年前並無太大差異，只是康區小鎮裡多了大廈高樓；只是中國實踐了西部大開發計畫——公路、鐵路往西開通，將礦藏、電力往東邊送去；現在已是人手一台手機，聯繫、購物、娛樂、收看新聞，手機成為生活必需品，也成了政府監控人們、檢查思想的工具。

織最早即由這些地區的民眾所組成。四水指治曲（金沙江）、札曲（瀾滄江）、那曲（怒江）、娘曲（雅礱江）；六崗指察瓦崗、芒康崗、麻則崗、木雅繞崗、色莫崗、澤貢崗。安多與康區正位於這四條河流以及六座山嶺範圍。

¹⁰² 更登確吉尼瑪（Gedhun Choekyi Nyima, 1989-），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於 1995 年認證為第十一世班禪喇嘛，中國官方立即秘密拘禁他與父母，至今依然下落不明。

10 山上有鬼

在我眼裡，他們並沒有死
至少他們沒有完全死
他們已化身為書了

——卡特《詞語》

巴塘旅館前院有一片草地，周圍栽植不少花樹，受冬風無情颳掠，植物萎黃無生氣，唯獨門前一棵柏樹森綠著。

正值淡季，旅店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客人，工作人員也只有主管澤仁、曲珍，和負責清潔工作的尼瑪，此外還有尼瑪兩個唸小學的孩子。陽光好的時候，全都坐在院子裡曬太陽，尼瑪織著毛線陪孩子做寒假作業，有時鄰居或同鄉的親友會來串門子。氣氛不像是旅店，倒像是尋常人家。

這一天索朗師傅過來的時候帶著一大袋橘，曲珍端出甜茶，大家剝著橘子吃一邊閒聊。曲珍介紹是她家的舅舅，他經常載客跑遠途，旅遊旺季時會從旅行社接散客，是司機兼導遊。我問能到通往芒康的大橋去看看嗎，沒想到索朗師傅直率拒絕上門的生意：「那橋去不了，檢查站早早就擋人了！」

「是不讓外國人過去嗎，因為『抗暴』六十週年敏感期間？」幾天前我們才在德格邊境被擋下。

索朗師傅明顯愕了一下。是因為我說「抗暴」，而不是「解放」？1959年三月圖博民眾起義失敗，對中國來說卻是解放成功。

他說明通路封閉的原因跟「入藏證」無關，水泥橋在一個月前遭泥石流沖毀，現在暫時以簡易便橋代替，只准許軍警與公務人員通過，就連一般當地民眾也會被擋下。

「你能過得去嗎？」我問。

「我？」索朗師傅呵呵乾笑兩聲說：「當然過不得。」

「那鸚哥嘴可以去嗎？」

索朗師傅不答反問：「你們不是來旅遊的吧？」

「當然是來旅行的。」換我呵呵乾笑，「不像來旅遊，那我們像是來幹嘛的，鸚哥嘴石刻群也不能去嗎？」

索朗師傅上下打量我們，「那種地方只有做調研的才去。」

「那是幹啥的地方呀？什麼石刻群，我都沒聽過。」曲珍好奇的輪流望著我們。

索朗師傅轉頭跟曲珍說明，說的是圖博話。曲珍睜大了眼，臉上的微笑瞬間退去，有些擔心的：「你們去那兒幹啥呢？沒啥意思的，別去了唄！」

「為什麼？」

「就光禿禿的山溝沒啥好看，路也爛得很——」曲珍欲言又止。

「我想去看看，聽說那是一個跟歷史有關的地方，沒有意思嗎？」我說是在書裡看到的資訊。

「那……山上有鬼。」

有鬼？曲珍正色看著我，一點也不像是開玩笑。

政治操作性「古蹟」

沿著東西橫向的巴久曲河岸，往東南方向沒多久便離開了巴塘城區，經過空曠的田野、茂密林樹，逐漸深入峻谷。鸚哥嘴在昔日自巴塘通往理塘的路上，新公路開闢後，這條崎嶇山路現在只是條鄉道。

陽光躲在雲層裡，山谷裡冷風颯颯的吹，讓人忍不住縮著脖子，耳際都是獵獵風響，一開口話音似乎就飄散在強風裡。索朗師傅指著那塊大岩石要我們看，上面刻著的六字真言和菩薩像已經模糊不清，這裡的山體都屬於鬆軟的砂岩地質，易發生落石，下大雨更容易山體滑落、泥石流成災，可想而知百年前路況艱險的程度，岩壁上的六字真言雕刻就是為來往行人祈福的。路邊有座新立的石碑，上面標示著「四川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字樣，下方落款是四川省人民政府，時間是 2007 年七月。決定開發為觀光景點已有十多年，這個地方依然是氣氛蕭瑟，可見真的像索朗師傅說的，這是沒有人想來的地方。

圖博稱這樣的祈福雕刻石為「曼札」，來自於梵語曼陀羅的意思。它還有個半博半漢的名字，叫做「瑪尼石」，「瑪尼」是六字真言的簡稱，瑪尼石也就是經文石的意思，在圖博的山野間、路口、水邊都可見到。在高山山口上甚至會將曼札堆得像座小山；在拉達克的列城皇宮下，曼札堆疊成一座長達百公尺的牆；在拉薩的藥王山上，則有座以曼札疊成的立體壇城。相形之下這幅巨石雕刻僅是普通的曼札而已，既然是隨處可見的尋常物事，為什麼官方還特別將這裡設為文化保存之處？

官方在意的當然不是這塊年代不明的瑪尼巨石，而是還要再往前一段距離，越過橋到河水南岸，再徒步爬上一小段碎石山徑的地點。現代官方稱這個地點為鸚哥嘴，說是地形陡峭尖狹，像鸚哥嘴型，然而這一帶儘管河道彎折，並不特別像鳥喙形狀，其實在清國文獻裡原來錄寫的地名是「紅亭子」。

這附近的石刻字跡清晰多了，以漢文刻就的「鳳督護殉節處」、「孔道大通」

等字樣，這裡正是 1905 年清國欽差大臣鳳全遭到起義反抗的圖博民眾處決的地點；四川漢軍入侵後，在城郊山壁上刻下紀念文字。答案揭曉，由於是難得的漢人痕跡，現今官方特別規劃為史蹟景點，儘管距今不過百餘年而已。

僅幾塊官方的紀念石刻文字，既無藝術價值、也說不上有文化性，稱是石刻群、文物都未免過分；周圍荒煙漫漫，景色並不特別優美；唯一特別之處，是它的「政治性」吧。清國官員鳳全和他帶領的五十名士兵在這裡被殺，是標誌著圖博民眾起而抵禦外來政權的起始點。

往日模糊的痛楚

對這段史事，圖博方面留下的文字記載不多，僅曾任噶廈政府官員的夏格巴在其所撰史書，提及當時康區僧民的傷亡情況，應該就是當時巴塘等地方政府回報拉薩中央政府的官方紀錄——曲德宮巴有三百二十二位僧人被拘捕，並且當場遭到處決；1906 年趙爾豐率兵圍襲鄉城的桑披宮巴，有一千二百一十位僧民慘被殺害¹⁰³。

清國這一方則存有許多漢文紀錄，如《清實錄》、《東華續錄》的官方令旨和奏文，以及四川總督錫良、趙爾豐等官員的奏議公牘，說明當時清國中央的態度，和地方官的謀劃、行動；除此，還有當時經歷事件現場的第一線官員，於事後作憶述，如：駐守打箭爐廳的文官劉廷恕撰寫《不平鳴》，擔任理塘糧官的查騫書寫《邊藏風土記》，以及充任趙爾豐幕僚的傅嵩焘所記錄《西康建省記》等，都以自己的角度提供過程細節。

西方歷史學者將此事件定義為「巴塘起義」¹⁰⁴，但漢文史料的編撰者自有其立場，絕不可能公平看待圖博民眾被迫以武力對抗強權的事實，筆調一致的將保護家園的民眾視為「凶逆匪徒」；將圖博僧民的抗爭視為「夷亂」、「番變」；刻意忽略康地各聚落明確的政治自主性，以及其精神信仰和民族情感的認同，而將當地與圖博拉薩政府的聯繫，歪曲為「勾結」、「陰謀」。在這樣的立場下，斬殺「叛變」的巴塘民眾變成理所當然的事，大肆屠戮以全面壓制，更是值得讚許的軍功了。

這當然不是一場實力對等的戰爭。巴塘和康區各地村落並無正式武裝，只能以弓箭大刀、火繩槍等傳統武器，阻擋擁有新式槍砲彈藥、訓練有素的四川新軍。1905 年農曆二月，提督馬維麒的先鋒軍已前往攻擊噶達¹⁰⁵，噶達距離打箭爐只有六、七十公里，早前欽差大臣鳳全先在當地強設金廠後才前往巴塘；年初巴塘民眾起義襲擊墾場的同時，噶達民眾也對金廠發動攻擊。馬維麒的先鋒軍花了三

¹⁰³ Shakabpa, W. D., 1967。

¹⁰⁴ Coleman, 2002。

¹⁰⁵ 噶達位於圖博康區娘曲流域，距達澤多約一百三十公里。清國入侵後改稱泰寧，軍閥佔據時改為乾寧縣，現位於道孚、雅江二縣境內。

個月時間奪下噶達，大軍隨即向巴塘進擊。巴塘第巴¹⁰⁶獲得消息，立即派遣民兵前去阻擋，在川軍必經途中的險峻山谷佈下埋伏，然而阻撓的武器也僅是「砲石雨下」。川軍並沒有受到太多耽擱，揮軍直抵巴塘，而最後抵擋入侵的只有更多無辜又憤怒的僧民大眾。

《東華續錄》中成都將軍綽哈布在巴塘戰事底定後，向清國朝廷呈上奏報，表示川軍攻破曲德宮巴，院中僧人眼見不敵，只得率眾渡河，於是「我軍追逐江幹，槍斃、淹斃者一百餘名……經此懲創以後，蕩滌瑕穢。」¹⁰⁷把對圖博僧民的殺戮當做是清掃穢物一般。

時任理塘糧務的查騫，後來記錄第二批由趙爾豐率領的川軍，「盡搜殺茹溪七村夷，驕戮數百人……將首惡七人，剗心瀝血，以祭鳳全。」¹⁰⁸以痛快感慰的語態，描述趙軍對巴塘民眾的屠殺。長年任職糧台的查騫是不算品級的低階小吏，職務上和康區圖博民眾多有互動，能直接獲得當地實際訊息，他在文中提到趙爾豐下令捉拿倡議反抗的領導者，村子裡年紀超過七、八十歲的長者紛紛跳入金沙江中自盡。圖博社會的年長者多受眾人敬重，想必當時在趙爾豐威脅追緝下，許多老人家不願受辱，為保護年輕人而選擇自我犧牲。

巴塘被奪，圖博人並未輕言放棄。理塘第巴因拒絕協助漢軍運送糧草，遭囚禁大牢，他設法逃出，前往鄉城的桑披宮巴求援，組織民兵以游擊方式偷襲，截斷漢軍糧草兵器的輸運。1905年才剛入冬，趙爾豐震壓巴塘的反抗後，便以追緝理塘第巴的藉口，攻擊東南方的稻城、鄉城。桑披宮巴建於山岩上，城堡固若金湯，以險峻地勢據守，儘管守備武器落後，仍讓趙軍苦苦圍攻半年之久，幾乎糧盡力竭，最後因為水源被截斷，寺院才被攻破。

各漢文文獻記錄趙軍攻入桑披宮巴後，屠殺僧民的人數並不一致。在《東華續錄》中記載軍隊攻入的當下便屠戮了六百多人，之後又逮捕斬殺數百人，而一如曲德宮巴的命運，寺院遭到砲轟焚毀，趙爾豐下令將「寺內佛像銅器，改鑄銅元，經書拋棄廁內，護佛綾羅綵衣，均被軍人纏足。」¹⁰⁹

錯亂的歷史評價

漢文紀錄雖多，但因各自書寫立場相異的緣故，對某些關鍵點也有不同說法，例如：曲德宮巴、桑披宮巴等康地具象徵性的佛學院，是被誰焚毀破壞的？

以曲德宮巴為例，在《東華續錄》中載有成都將軍綽哈布的奏報，提到：「喇

¹⁰⁶ 第巴，為地方首領、親王的含義，漢文獻慣以「頭人」、「土司」等輕鹹性字眼稱呼。五世達賴喇嘛統一圖博後，拉薩政府派遣兩名官員管理巴塘，並以世襲方式承續領導權。

¹⁰⁷ 朱壽鵬編修，1963。

¹⁰⁸ 查騫，1995。

¹⁰⁹ 曾國慶，1989。

嘛本踞丁林寺為巢穴，及是勢不能支，舉火自燔，率眾渡河，拆橋而遁。」文中的「丁林寺」即是曲德宮巴當時的漢文名稱，綽哈布表示：僧人走避戰禍前自行燒掉寺院；然而，《趙爾豐奏議公牘》中卻記錄，在趙爾豐到達巴塘前，提督馬維騏已經「火焚丁林，馬踏七村」，而現代的中國文史工作者任新建就其搜集的資料，描述得更為詳細：「馬軍攻不進，以炮轟擊，大殿中彈起火，全寺焚毀。」¹¹⁰可見不論是因為砲彈轟燃，或是引火焚燒，在趙爾豐正式的報告公文中，都是首批川軍將曲德宮巴焚毀的。

趙爾豐的現場報告和成都將軍提交北京的奏章為什麼會不同？真相又是什麼？

先依他們的出身背景來看，成都將軍綽哈布隸屬於滿洲正黃旗，四川總督錫良是蒙古鑲藍旗，他們身為滿人、蒙古人，必定深知對於篤信圖博佛教的清國皇族來說，焚毀圖博佛教寺院的嚴重性，為免擔負「毀寺滅教」的罪名，他們有充分動機捏造寺院被焚毀的真相，以避開責任。

馬維騏是雲南回族人，趙爾豐屬於漢人八旗，兩人對於進攻時焚毀圖博寺院，絕不會感到禁忌不安，反而可能將其譽為戰功；事實上趙在康七年間的做法，確實與馬維騏沒有太大差別——持續攻掠，當地反抗越是激烈，寺院遭破壞的情況就越嚴重。

而圖博僧人抵擋不了川軍，不得不避走他處，也沒有理由去放火燒掉每天讀經學習和生活的寺院，畢竟寺院中供奉視為至聖無上、有數百年歷史的菩薩塑像，和寶貴經書；尤其在生死交關下，迫不得已離開家園，僧人們必定抱著再度歸來的期望。

屠戰桑披宮巴後，四川總督錫良立即上呈獎勵奏章，獎賞的諭旨直等到一年後才頒下，且語態含糊，僅簡略表示趙爾豐督兵轉戰尚稱合乎機宜，賞賜「武勇巴圖魯」的名號。「巴圖魯」音譯自蒙古文，有「英雄」之意，專門頒賜戰事有功者，但到清國統治後期已給得太頻繁，事實上當時趙的官階仍是「從三品」道員，不升不降。1908年，當十三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揭穿川軍在圖博地區的殘酷暴行後，趙爾豐剛剛受封的駐藏欽差大臣職位，便馬上被摘去，儘管他多年來又是戰功彪炳，又忙著奪地屯墾開礦，不斷建立「功業」。

清國當時對於趙爾豐的功過，評斷已有些晦澀難明；在他死後一百多年，中國對他的評斷更加尷尬不清。

中國文史工作者任乃強稱許趙爾豐：「凡旬月間，改流數十萬方里地，勢如拉朽振聵。」¹¹¹一方面褒讚他是「開疆拓土」的英雄；同時也有譴責他作風殘暴的批評，趙爾豐擔任四川總督時，無情下令開槍屠殺「保路運動」的抗議群眾，

¹¹⁰ 任新建，2009。

¹¹¹ 任乃強，1942。

讓他在史上留下「屠夫」之名，加上多年戮殺反抗強權的圖博民眾，顯然與中國共產黨標榜工農兵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牴觸，遭評為手段血腥的舊勢力劊子手¹¹²。

尤其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政權在圖博地區鋪天蓋地宣傳「藏漢和諧」、「藏漢原本是一家」，怎能標榜百多年前屠殺圖博人民的行徑呢？然而，不將趙爾豐佔領康地的功勳詮釋為致力於「統一祖國」的歷史典範，又覺得可惜。於是，精神錯亂一般，讓趙爾豐同時擁有祖國英雄、血腥屠夫兩種歷史定位了。

銘刻生命的記憶

然而，圖博女孩曲珍說她從未聽說趙爾豐。

簡單向曲珍說明鸚哥嘴曾經發生過的事，她驚訝的睜大眼，說自己從未聽過。她在縣城公立學校讀到國中，不記得課本提過這些，學校老師也未曾說過。我忍不住問：「那學校教什麼，漢人來到巴塘、康地的時候怎麼樣，和你們圖博人關係好嗎？」

只是一百多年前發生的事而已，卻已經被刻意掩蓋。因為無法明確作出歷史定位，討論起來也尷尬，官方乾脆把它蓋起來不處理？

曲珍聳聳肩說學校沒說什麼特別的，她偏著頭回想，「還算行唄，誒，我也不知道怎麼說，就是那個……那詞要怎麼說，大夥團結嘛一起使勁掙錢、把生活搞好嘛。」

「妳是說提升經濟嗎，課本裡說漢人到這裡來，大家生活都變好，漢藏一家親？」曲珍說的應該是 1950 年代共產黨來了以後的事，不論教課書或是電視劇都重複強調，紅軍來到康地宣揚解放革命，「藏漢關係」從此更緊密和諧。

對對對！曲珍直點頭，臉上露出漂亮的微笑，說自己畢業好些年，很多學校的事都記不住，然而她記得課堂裡教唱的歌，「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老師教了大夥要唱那歌兒，節日更要唱，穿著新衣唱。」

「現在還會唱嗎？」

曲珍隨口哼兩句：「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媽媽叫中國……」停下來掩嘴笑，「下面歌詞記不得，普通話的記不得，給唱藏文的行不？」

曲珍歌聲柔和，但我聽得出旋律是以圖博民謠的曲調為基礎，編寫成渲染國家情懷風格的共產黨式歌曲，高亢、昂揚，讓歌者張開手臂揚首高唱著。她為我解釋歌詞意思，其實就和中文的差不多——月亮和太陽是一個媽媽的女兒，他們的媽媽叫光明；藏族和漢族是一個媽媽的女兒，我們的媽媽叫中國。

¹¹² 四川省政協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2015。

我記得這首歌，在網路上看過。那是在色達喇榮宮巴修行，卻遭到軍警強行驅離的覺姆，她們簡單的修行小屋遭強制拆除，被拘禁在政府的愛國訓練營。在那像是教室般的空間裡，她們排排立正站著，一起唱這首歌「一個媽媽的女兒」。她們面無表情，只有嘴一張一合唱出歌詞。

沒有告訴曲珍這個故事。因為感覺太荒謬，不知從何說起。甚至荒謬得無法稱讚曲珍唱歌好聽，儘管她確實有副好嗓子。

「你那天為什麼說鸚哥嘴那山上有鬼？」我換了話題。

「呃？我說了嗎？」曲珍為難的避開我的視線。

記得當時曲珍似乎脫口而出，索朗師傅馬上給了她眼色，示意她別再說，並把話轉到別的事情上。多少明白他們感到警戒，現在公開討論「藏漢衝突」的話題，應該有些危險吧。

「是不可以講的事？」院子裡只有我和曲珍在，應該可以私底下問清楚吧。

「不會，跟你說也沒啥事——」曲珍朝我一擺手，露齒笑了，那笑容既明亮又坦率，「你已經知道的，剛才你也說了，以前那裡死了很多人。」

曲珍說小時候聽過家裡長輩提到以前曾和中國人打仗，她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發生，只知道是很久以前，連她爸拉都未出生以前的事。她聽說當時他們康巴被打死了很多人，中國人也死了不少。曲珍還說，他們的習俗是，親人過世前一定請僧人來唸經，不只是長輩這樣認為，他們年輕人也有相同的觀念。她說，「為過世的家人唸經嘛，我們活的人才能安心，不會著急他們的靈魂不平安，可中國人就不願念經，不管這些個是——」

沒有人為那些死去的中國人念經，那些淒涼枉死的魂魄，依然在這世間遊蕩。曲珍說，這些鬼魂既可憐又可怕，老人家常叮囑他們別隨便靠近那地方。

儘管官方極力掩蓋，這段歷史仍然在民間傳言中，像幽靈一樣，飄盪在一代代相傳的口耳之間，比史實的存在更真實。

「巴嘜本布」，吃人漢魔

曲珍告訴我另一個嚇人的傳說，是巴嘜本布。說是打仗的時候有些漢軍特別殘忍，聽說發生抓到圖博俘虜、烹煮了吃人肉的事。巴嘜本布，意思就是吃人肉的官。

翻找漢文獻，並沒有這樣令人驚嚇的紀錄。不過，趙爾豐那些年在康區的征戰從未停歇，從巴塘開始，理塘、稻城、鄉城……1907年跨越治曲掠奪察卡洛¹¹³；

¹¹³ 察卡洛，意思是鹽井，中國佔領後改為西藏自治區芒康縣鹽井村。

1908 年往北將刀鋒伸入德格、札曲卡¹¹⁴；1909 年，兵分數路，往西北入侵類烏齊、丁青，往南侵佔芒康、波密、桑昂曲宗¹¹⁵；1910 年派軍深入更南邊雅魯藏布流域的察隅……漢軍的刺刀毫不留情地一步步深入圖博。

記載中有場戰役尤其令人怵目驚心。

1908 年冬日，程鳳翔發動對桑昂曲宗的「冷諸宮巴」圍攻，寺院裡聚集自他處退守的民兵，和更多為躲避戰禍的當地民眾。經歷十數日猛烈槍炮轟擊，依然久攻不下，漢軍竟趁晦暗夜色，以煤油灌入寺院的門牆，引燃大火，頓時焰光四起，照耀黑夜有如白晝。戰後呈給趙爾豐的通報，描述戰況：「既見敵人于樓頭棄械求救，亦無法援手，令其穴逃，乃火勢兇猛，時不容緩，以至墜樓折腿斷臂者數十人，未至天明，灰燼一爐。」¹¹⁶

結果，冷諸寺院中一千多位無辜圖博僧民不是跳樓喪生，就是活活被焚而死。

拉薩噶廈政府再度遣使向清廷表達嚴正抗議，趙爾豐為庇護程鳳翔，以其誤解密令來狡辯，程鳳翔沒有受到任何懲處，在趙爾豐鼓勵下，他更加但大妄為。

趙爾豐的官方報告中有另則紀錄——1909 年九月，趁左貢宗駐守軍隊北援昌都戰區，程鳳翔率軍突襲田妥宮巴¹¹⁷，自拉薩派駐當地的軍官益喜達杰堅守到最後，不幸被俘。程鳳翔將他縛綁到刑場，脅迫他投降並拷問軍情，益喜達杰堅拒不降，怒聲斥喝，程鳳翔命令搬來煮茶的大銅鍋，架在廣場上，燃起柴火，直到鍋內的水沸騰滾燙，將宜喜達杰丟進沸水翻滾的銅鍋中，烹煮至死¹¹⁸。

巴噶本布的名號，也許就是這樣開始流傳的。並非漢人軍官真的吃了人肉，而是將圖博俘虜活活燒死烹煮的殘酷做法。

美國傳教士謝爾敦在 1914 年間駐留康地，他曾接受一位駐守巴塘的漢人軍官請求，前往乍丫¹¹⁹軍區協助醫療戰爭傷患，謝爾敦休息時，發現廣場上安置一只巨大的銅鍋，詢問之下得知，那原是佛學院廚房裡做飯的大鍋，但被漢軍拿來做為刑求、處決圖博俘虜的工具。他將此駭人聽聞的訊息寫錄書裡：

「十多天前，四川軍隊指揮官在乍丫一帶抓到四十五至五十位圖博俘虜。指揮官為了讓圖博人害怕漢軍，所以他決定特別處置一些人，以達到警示的效果。俘虜中有三個人被網綁著手腳，一個接著一個，輪番被丟入大鍋中，讓他們的頭

¹¹⁴ 札曲卡，為札曲河岸的意思，圖博的札曲，即中國的瀾滄江，流到中南半島稱湄公河。中國佔領後，將札曲卡劃為四川省石渠縣。

¹¹⁵ 桑昂曲宗，圖博地名，緊鄰印度，位於中國今日所佔的西藏察隅縣內。

¹¹⁶ 趙爾豐，1984。

¹¹⁷ 田妥宮巴，漢文獻中記為「吞多寺」。

¹¹⁸ 趙爾豐，1984。

¹¹⁹ 乍丫，圖博政府行政規劃隸屬於昌都地方，中國佔領後設為察雅縣。

保持在水面，鍋下方燃起柴火，慢慢將水加熱到沸騰。」¹²⁰

謝爾頓描述親眼目睹，銅鍋附近的石頭上散落著光禿禿的人體骨架，一位士兵偷偷告訴他，肉已經全被狗吃掉了。他還聽士兵轉述，除了生烹而死之外，還有其他刑求的手段，例如，把油澆在俘虜身上，活活燒死；將俘虜四肢分別綁在四隻犛牛身上，硬生生將身軀撕碎；也有留下活口的時候，將俘虜手臂切斷後再釋放，讓他們回去告知其他人「漢軍來了」。

除了謝爾頓的紀錄外，1918 年受北洋政府參與圖博與漢軍停戰和談的英國外交官台克曼，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類似的事件，「所有我們知道的折磨酷刑——凌遲、剝皮、烹刑、分屍等，都用在這裡的圖博俘虜身上¹²¹。」

以殘酷手段作為恫嚇的川軍將領，不僅是程鳳翔。謝爾頓所述事件當時，程鳳翔已離開圖博地區，前往北京充任總統府侍衛武官，對照漢文資料，虐囚的指揮官應該是彭日升，他時任川軍標統，駐守範圍包含乍丫的札木多（今稱昌都）地區¹²²。彭日升原本是程鳳翔麾下一名哨官，跟隨征戰多地，因戰場表現猛狠，被拔擢升官；1911 年武昌革命後，趙爾豐在成都遭革命軍處決，彭日升依然留任康區，只是轉換到北洋政府軍閥體系，以其過往資歷，擔任與圖博軍隊作戰的先鋒位置。

儘管在漢文資料中除了程鳳翔烹煮俘虜之外，並沒有留下更多虐囚記載，不過流傳在圖博子民中的恐懼卻十分真實。

當時也曾是趙爾豐川軍中一員的劉贊廷，後來在所著《波密日記》中描述，他們曾追逐圖博的軍隊，直到一個深入雅魯藏布江峽谷、遺世獨立的小村寨墨脫，他發現：「人民三十餘戶，逃亡一空，僅有三五老人，召來訊問，云懼怕大兵。」

¹²³

那是一個群山環繞、地勢險惡的荒野之地，直到 2013 年才建造通往外地的公路，那裡森林無盡蔓延，雲霧繚繞，沒有指南針便無法認清方向，這樣一個僻遠如世界角落的地方，圖博村民一聽說漢軍將至便紛紛逃亡，只剩下幾位放棄逃亡的老者，連劉贊廷自己也覺不可思議。他還提到行經其他地區，甚至有村民自行捧著麥糧吃食來貢獻，對於當地小民的深切恐懼，劉贊廷卻一廂情願認為是敬畏漢軍。

對圖博人來說，巴嘏本布這名號很可能就是中國軍隊的象徵。過去人民聽說巴嘏本布的軍隊來了，不是嚇得倉皇逃走，就是蒐羅家中禽畜糧食趕緊奉上，這慘烈的故事儘管沒有文字記載，卻刻印在祖孫口耳相傳的生命記憶中。

¹²⁰ Shelton, 1921。

¹²¹ Teichman, 1922。

¹²² 朱麗雙, 2016。

¹²³ 劉贊廷, 2014。

殘忍的目的，是為了讓對方未戰先懼，失去為生存戰鬥的勇氣；殘暴是為了讓人們心生恐懼，逃離世代居住的家園，為求生存，被迫選擇流離失所。百多年前發生在圖博康地的事，1950 年代又再次發生在所有圖博人身上，直到二十一世紀依然有人因為中國政權的壓迫，不得不冒險翻越喜馬拉雅山，走上流亡之路。

想起去鸚哥嘴時，索朗師傅為我們指了方向後，仍兀自站在公路邊。我回頭看見他對我搖頭，「你們去，我這兒等。」說完便緊抿嘴，轉開視線。只是半天的相處，我已熟悉他這樣的神情，只要稍微提到與漢人有關的話題，他像是恐怕心裡的聲音會蹦出來般，警戒的縮起下顎，緊緊閉起嘴。

11 如果川食堂在圖博

我敲了敲石頭的前門。

「是我，讓我進去。
我想進到你裡面，
四處瞧瞧，
飽吸你的氣息。」

「走開，」石頭說。

——辛波絲卡〈與石頭交談〉

抵達得榮前的最後一段路都是沿著河岸走。

不論是從現在被劃入雲南省的傑塘北行，或是自東邊的鄉城、從北方的巴塘過來，都必須繞過高聳山脈，再轉入定曲河谷迂迴前行。經過一整天攀高轉低、蜿蜒盤旋的荒漠山路，眼前乍然出現偃著陡峭山壁、潺潺流淌的溪水，山青水綠的新鮮景色不禁讓人驚喜。

相對於圖博高原的雪山地景，得榮谷地海拔僅二千公尺左右，緯度也偏南，即是在冬日也較易見到綠意盈盈畫面。得榮，這個名字音譯自原本的圖博之名，意思是「峽谷農地」，名稱已直接呈現地形特徵，在陡峭連綿的群山中，定曲河水鑿刻出深谷峽豁，沿著山坡陡然向上闢建的梯形農田與屋舍，是自古人們辛勤打拼的生活痕跡。

搭載我們自巴塘南下的索朗師傅說，圖博稱村落為「措瓦」，措是生活，而瓦是人的意思。圖博對家鄉聚落的概念是「人與生活」，和我們農耕社會對家鄉的印象，較強調土地與家屋的想法很不一樣。從對生活起居領域稱呼的差異，就可以看出遊牧與農耕社會的生命價值觀截然不同。

途中我們聊了許多，原本寡言的索朗，沒想到熟悉後變得特別健談，我們分享不少彼此文化習俗間的差異。

索朗說圖博高僧、仁波切圓寂後，在舉行茶毗¹²⁴儀典前，會載運法體行過生前祈禱的菩薩殿、教導的佛學院，弟子與信眾會跟隨陪伴走過最後一程。我想起，這與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描述遊牧民族斯基泰人¹²⁵的國王葬禮相似，也是將屍身放入墓穴前，以馬車載著屍身巡遊王國全境，為亡者進行類似巡靈告別的儀式¹²⁶。而定居社會的喪葬習俗，是停棺家屋或設置於定點的靈堂，各地親朋好友

¹²⁴ 茶毗，音譯自印度梵語「jhapita」，也譯為屠毘，原意為焚燒，圖博佛教中仁波切等高僧圓寂後的火葬儀式稱為茶毗，之後將建塔供奉舍利與遺骨。

¹²⁵ 斯基泰人（Scythians），西元前七世紀到前三世紀期間，活躍於歐亞草原的遊牧民族，也被譯為斯其提雅人、西古提人。古波斯當時稱他們為薩加人。

¹²⁶ 希羅多德，王以鑄譯，1999。

前來悼念，最後葬於家族墓地。處理生命離開人世最後的儀式，也呈現了遊牧與農耕社會對生活空間思考的差異。

峽谷移民

從得榮往南到治曲南岸、現在中國稱為德欽縣的傑塘地區，都是崇山縱谷地形，過去是由世襲的巴塘第巴家族管理，而巴塘第巴接受拉薩中央的派令，不過這僅是形式上，隔著大山的各聚落其實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獨立。而這一切在趙爾豐軍隊入侵後，都受到嚴重的破壞與侵奪¹²⁷。

當然，舊有的封建社會絕非合乎現代人權價值的完美制度，只是當時的漢軍侵略和現在中共的佔領，都徹底毀壞了舊制度，卻無法建立更合乎公平正義的新體制，掀起戰爭只為了搶奪權力與利益，建構另一個剝削民眾的霸權社會，尤其更糟糕的是以異族殖民的姿態。

在講究開發的現代中國，隱在群山中的得榮似乎被忽略了，直到 1984 年才築好聯外公路，是全中國最後第二個通行公路的縣城¹²⁸；2017 年農村才設置安全飲用水系統。也就是說在那之前，得榮山谷裡的許多村落不通公路，也沒有自來水設施。

小鎮的中心街區有座廣場，靠河岸的牆上掛著「感黨恩、聽黨話、愛祖國」的紅色大字。商街依著河道延伸，河邊幾株瘦弱的行道樹胡亂伸展枝葉，街上的店家索性把衣物掛在樹上晾曬。冬陽乍現的閒暇午後，商街前聚集更多出來曬太陽的人，連旅館附近的川食館老闆也蹲在路邊抽菸。

這家餐館從早餐的油條、小籠包開始賣起，白日裡供應水餃、湯麵，和酸辣粉、冒菜等四川特色料理，直到午後七、八點晚餐時間以後才打烊。店中擺設簡單，四、五張方桌配上塑膠腳凳，是中國城鎮裡常見的普通食堂；廚房空間特別窄小，爐前只容一個人旋身，所有菜色都是在那個一坪左右的小空間裡做出來的。而廚房上方以木板隔開的夾層，就是老闆和他的妻子晚上休息的地方。

在康地旅行總能認識幾位來自四川的廚師，大多是夫妻倆經營家庭餐館，把孩子寄養在老家。曾經在芒康遇到一家四口，他們背著棉被、鍋盆，手腳並用地攀爬過二、三公里碎石山岩，繞過塌方的道路，要前往林芝去開一家四川餐廳。記得那還是這個世紀初，正如火如荼的推動西部大開發，在康區通往拉薩的通路炸山碾谷，到處都是開挖的工程。那家的年輕媽媽告訴我，幾年前他們一家遠從四川樂山搬到雲南大理，之後聽說林芝機會多，於是又上路去闖闖看。

¹²⁷ Norbu, 1986。

¹²⁸ 最末一個建設對外公路的是，深入雅魯藏布峽谷原始森林內的墨脫縣，圖博人稱「貝瑪岡」(pad ma bkod)，「蓮花生大師陣法」之意，中文多音譯為白馬崗。

圖博地區經歷大開發，二十年過去，地勢再高再遠的縣城裡也是高樓林立，市場中蔬果豐盛，薪水漲了十倍，物價、租金的漲幅更超過十倍以上；只是生活品質依舊，除了過年的幾天假期，終年沒有休假，每天從早餐賣到晚餐，自己的三餐趁著空閑隨便吃，晚上也躺入無法站立的小隔間裡湊合睡。

「如果真忙得吃不了飯，應該高興得笑囉，表示生意好，多賺錢了嘛。」眼前這位老闆笑眯著眼睛說。

食堂老闆的老實話

客人少的時候，老闆和妻子在廚房旁的客桌上收拾青菜或包著水餃。他自稱老徐，說他們夫妻倆待在得榮已經是第八個年頭，「搞這吃的生意就更久，足足有二十多年囉！」

徐老闆嘆著氣說自己闖蕩夠久，年紀也差不多了，早就開始規劃退休生活，他已在家鄉買好新屋，兒子也娶了媳婦，就等他們夫妻回老家抱孫子，舒服過日子。他說之前本來在康定做，更早以前在瀘定、雅安也都開過餐館，那些地方房租愈漲愈高，生意才剛好起來，房租就漲得讓他吃不消，只得一直往西跑。得榮雖然地方偏了些，前些年間政府搞了水電站、修路工程，到這裡來發展的漢人多了，夏天旅客也增加不少。然而我們說話的當時，街道上來來往往的幾乎全是圖博人，有結伴上街的年輕人、牽著孩子的夫妻，或是紅衣僧人，不論是不是穿著圖博傳統裝束，他們黝黑的膚色和輪廓分明的臉型，非常容易辨認。

街上漢人並不多呀？餐館大叔聽了我的疑問，有些尷尬的呵呵地笑，說因為就快要過年，工人們都回老家嚟，從城裡來玩的旅客也少，就連當地店家也都準備關門返鄉，像他和妻子也是過兩天就會趕回老家眉山過年。

「街上開店的都是漢人嗎？」

「就是！沒有我們漢人啊，這些藏族都沒飯吃了。」這位大叔配合感嘆的語氣搖頭。

「咦，為什麼沒飯吃？」

路上經常可見中國政府的宣傳標語：「聽黨話，順黨意，念黨恩，跟黨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漢藏團結是一家，緊緊在一起」等等。我倒是第一次聽見「圖博人沒有漢人就沒飯吃」這種說法。

「這是肯定的嘛！他們成天只會念經、到寺廟裡拜神，其他的一概不會，這些飯菜他們哪裡做得了？要是沒有我們漢人來開餐館啊，他們都沒得吃，要餓死啦！」

徐老闆一副理所當然，但是這些話遠遠偏離真相，建立在誤解和偏見上。

圖博自有傳統的飲食習慣，過去在熱鬧的城鎮裡或著名佛學院附近，當然也有圖博茶館、圖博式餐廳；尤其是在公路上的巴士休憩點，如果有川味食堂，就一定也有圖博餐館，賣著甜茶、糌粑、酥油茶，都是圖博的日常飲食。川味菜香辣美味，儘管能吸引人嘗鮮，不過千百年來已吃慣糌粑素樸的滋味，圖博人並非天天都要吃爆炒的料理或紅通通的辣湯。

當中國廚師因為租金上漲，不得不把川食店搬得離家鄉越來越遠，圖博傳統的茶店、餐館當然更難以承受激烈的競爭，中國政府逐步推動開發的過程中，高消費的城市旅客湧入圖博觀光，房價與租金上漲，圖博傳統餐館也逐漸消失在熱鬧的街頭。

見我只是微笑不語，大叔接著向我訴苦：「但是這些藏族人全不知道感謝，他們一個個呀……」湊近我壓低了聲音說：「都是白眼狼。」

白眼狼？

徐老闆性格溫和，圓圓的臉總是帶著笑意。連續兩天在他店裡，發現用餐的幾乎是圖博客人。不論是否熟客，他都殷勤接待，對熟客更是熱情，有時贈送開胃小菜，和圖博客人也經常有說有笑。昨天我和隔壁傳統衣飾鋪子的圖博婦人聊天時，他愉快地加入我們的對話。現下他忽然撇嘴蹦出罵圖博人的話，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我一下子以為自己聽錯了。

「你別瞧他們都衝你笑嘻嘻，沒啥事都好好的，一有個事就翻臉，啥都沒得說，連命都要豁出去，對你狠著幹咧……哎呦老實告訴你，他們就是白眼狼沒錯，全信不得！」說著，他狠抽一口菸，將菸頭憤憤丟進一旁的水溝。

據 2017 年官方人口調查的紀錄，得榮縣全境有近百分之九十五是圖博人，設籍在此的漢人僅六百多人，佔所有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三；也許在得榮做生意、工作的漢人不只這些人數，只是並未在此設籍，他們應都與徐老闆一樣，抱著賺了錢就走的心態，沒有久居的打算。不僅在這個偏狹的山區是這樣比例懸殊的情況，康地區除了最東邊的達澤多、瀘定等市鎮以外，幾乎所有地方的圖博人口都佔百分之九十以上。

自上個世紀初，川軍的槍砲輾壓了圖博東境後，便積極遷徙漢人來此開礦屯墾，一百多年過去了，不論中國政府如何強調「藏漢團結」，扎根定居在這塊土地上的漢人依然為數不多，族群之間的連結也十分薄弱。

徐老闆是典型的例子，表面和當地圖博人相處親近，心底卻認為他們難以溝通。在官方媒體灌輸下，人們大多留有文革時代「下鄉」到偏遠少數民族地區是奉獻的想法，明明是來賺錢討生活，卻認為是「援藏服務」，當地圖博人該感謝他們；然而，「徐老闆們」同時也感受得到圖博人被統治的憤怒，只是並不想認可圖博人遭受到更為嚴重的政治壓迫，畢竟在生活中面對國家暴力政權，得憋抑

著氣不敢發聲，是不分民族，所有人的日常。他們窘迫的內在，已沒有餘裕轉換立場，去體會圖博人等異民族受到政治、宗教迫害的遭遇，更無法理解雙方在文化與價值觀上最基本的差異。

對徐老闆來說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將圖博民眾的憤怒，當作是天生就不講道理、無法信任、隨時可能翻臉的民族特質，而且心中隱隱擔憂著哪一天他們的憤怒會整個發洩在自己身上。就像 2008 年圖博起義，在拉薩發生數起漢人被襲、商鋪被燒的事件，儘管成千上萬抗爭的圖博人從未以暴力攻擊他人，卻遭無辜逮捕，或葬身於軍警子彈，這並無法獲得中國普遍大眾的關注或同情，甚至會更強烈地將圖博視為仇恨的對象。棲身圖博之地，他們認為自己才是受害者。

康「定」的血跡

自得榮返回達澤多途中，特別繞到 1905 年「康巴起義」的另一個關鍵現場——噶達。

百年前的那個春天，巴塘墾場遭憤怒群眾襲擊、安本¹²⁹鳳全和兵員被殺，幾乎同時，噶達也爆發當地民眾攻擊金廠、砸毀漢人所建關公廟的衝突。噶達位於達澤多北方一百多公里遠的山谷中，儘管相隔著七千多公尺高的雪山，首批趕來的川軍選擇鎮壓的第一個地方就是噶達。

我們在距離達澤多約八十公里的路口先下了巴士，越過馬路，在路邊等待轉向北行的車子。自中原深入康區的山路在這裡分岔成兩條，一條向西延伸到巴塘，另一道向北通往爐霍、甘孜；這個路口是前往圖博的必經之地，海拔三千三百公尺左右的山路邊，四周幾無店家，但在二十年前就有數間簡陋的修車廠。幾乎所有巴士都會在這裡暫歇，加水、打氣、檢查車況；車廠後方設有凌空架在河岸上的簡易廁所，途經乘客大多需要在這滔滔的江水上解放，因往後幾不會再有休息站。二十年後，沿路已分佈大型賓館和餐廳，對於觀光業發達的現況，一點都不令人意外；倒是那時的車廠、廁所居然仍如往昔，一點改變都沒有，時光彷彿在它們身上暫停了。

從這個路口往北，狹仄的山谷豁然開朗，草原向四野延伸，以前只有幾處人家的小村落，現在已發展成商店林立的街道。約五十公里外就是噶達，中國佔領後更名為具有殖民意味的「協德」鄉。

噶達是圖博人的稱呼，這地名源於當地一座特殊的佛學院——噶達強巴林（garthar jumpaling），含義是「未來佛的解脫聖境」，建造於十八世紀初，清國為迎請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到康區駐錫所設立。

¹²⁹ 安本（Ngang pai），音譯自滿語 amban，「大臣」的意思。雍正與準噶爾戰爭後，駐拉薩安本較具有實權；後來清國與圖博關係穩定，駐拉薩安本僅具有傳訊的使臣功能而已。

歷世達賴喇嘛都駐錫聖地拉薩，而格桑嘉措為什麼會遠從拉薩來到圖博東部？漢文獻統一的說法是，雍正為保護年輕法王避開戰禍，並請他到康區為當地祈福；真實情況卻更接近「狹持」。

當時清國派軍入侵蒙古準噶爾王所轄的安多地區，因準噶爾向來以格魯派達賴喇嘛的保護者自居，統領東突厥斯坦草原和圖博高原，掌控清國與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並不完全順服清國。清國和準噶爾打得如火如荼，戰勝後以軍隊「護衛」達賴喇嘛到鄰近中原地區的噶達，清國既然「護守」所有蒙古部族奉以精神領袖的達賴喇嘛，自然也掌握控制蒙古的關鍵。

滿清雍正最初為噶達取了一個具帝王意味的漢名「乾寧」，後來才改稱「泰寧」；以滿、博、蒙、漢四種文字書寫的佛學院名稱「惠遠寺」匾額，高掛在大殿門楣。這是康區唯一的皇家寺院。規模不算大，赭紅色的覺康¹³⁰居中，佛殿與札倉、僧舍等建物以矩形圍繞四周，連建築規制都與北京的皇家寺院相似。

一如昔日景象——佛學院周遭是廣大田野，地平線遠方層疊群山環繞著，即使夏日，也能見到天邊最高的山頂上覆著晶瑩白雪。

二十年前造訪時，除了大經堂，其他建物幾乎都已歪斜傾頽，佛學院其實在文革時經歷了嚴重破壞，且年久失修，1980年代才由當地僧民籌資慢慢重建覺康與佛殿。近年因其不平凡的歷史象徵意義，受到中國政府特別關照，不僅建築嶄新亮麗，面向馬路的牆面頗為壯觀的豎立了一百零八座白塔，即連通往寺院的道路都鋪得平坦光潔。

寺院在官方維護管理下，自豪宣稱「無一僧人去過印度」，且堪布喇嘛是首位由中國政府認定批准的轉世仁波切，惠遠寺已成為受官方表揚的模範「愛國寺院」之一。

然而，噶達強巴林過去並非如此易受馴化。格桑嘉措駐錫期間，當地農牧、砂金所得的稅收都屬於寺院財產，他返回拉薩後，雍正同意仍繼續由拉薩政府直接管轄。也就是說，康地都由地方親王、領袖統轄，但唯有噶達和另一處盛產砂金的娘絨¹³¹，是直接受拉薩中央管理。

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建議「先興礦業」，就是看中噶達的砂金。1904年八月英國軍隊已翻越喜馬拉雅山攻入拉薩，清國為防備英軍，應允巴塘的屯軍計畫。錫良立即派鳳全率兵協助四川商人李金元在噶達設置「泰寧金廠」，這是川人在康地開設的第一家金廠，不但收益稅金都回繳四川政府，原本在此地生活的圖博農牧民、佛學院僧人也都遭到驅趕。其實鳳全始終沒有按照中央意旨，越過治曲

¹³⁰ 覺康，意為：釋迦牟尼佛殿。

¹³¹ 娘絨，意思是娘曲（雅礱江）的谷地，清國文獻稱「瞻對」。娘曲河谷盛產金砂，向來提供拉薩三大寺院菩薩金身塑像所用，成為鹿傳霖等漢官意圖搶奪的目標。明明是建議出兵奪佔，鹿傳霖卻在奏書以「收復」一詞合理化戰爭目的。（《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1978）

到昌都上任，一直留在打箭爐與巴塘，專門處理搶佔土地、開金廠的事。

1905 年噶達與巴塘先後爆發民眾起義，不僅鳳全和所有漢兵都在城郊遭憤怒群眾追殺，為報復英軍入侵拉薩、殺害圖博士兵，巴塘、察卡洛¹³²和德欽等地十多座天主堂也接連遭當地民眾焚毀，多位外籍傳教士與信眾遭到殺害¹³³。

法國傳教士遇害的消息傳回北京，慈禧震驚，急忙下令：「所有被困之法教士等，務即嚴飭各員，趕緊設法出險，認真保護，是為至要。」¹³⁴慈禧緊張的是外籍人士的安危，對鳳全等死去的官兵僅略提到「查察情形」，畢竟皇室兩次流亡，都是外籍人士被害而引起帝國聯軍入侵。

酥油茶與川菜館

「康藏一帶，氣候酷寒，僅產稞麥，故僧俗皆以糌粑為食，佐以酥茶………糌粑制法，以青稞炒熟磨為細粉，調和酥茶，以手搏食之。」

趙爾豐的川軍麾下有一名隊官陳渠珍，晚年時寫下自己曾隨川軍入侵圖博、兵敗北逃的經歷，他在書中描述圖博的日常飲食：「酥茶者，以紅茶熬至極濃，傾入長竹筒內，濾其滓，而伴以酥油及食鹽少許，用圈頭長棍上下攪之，使水乳交融，然後盛以銅壺，置火上煎煮。食糌粑時，率以此茶調之。且以之為日常飲料。」他仔細描繪製作糌粑、酥油茶的過程和飲用方式，並強調：「藏民嗜此若命，每飲必盡十餘盞。」¹³⁵

陳渠珍隨軍攻擊康區已是百多年前的事，今日許多圖博人的日常用餐仍近乎相同，沒有太大改變；而早在他描述以前，這已是圖博人延續千百年的飲食習慣。即使是在物資豐饒的這個年代，如果受邀到圖博人家作客，仍將被引導進入煨著爐火的小屋，那是他們日常圍坐一起、吃喝聊天的地方，桌上即使堆滿餅乾、饅頭、水果、各種飲料和點心吃食，他們依然殷勤的在客人碗裡不斷倒入酥油茶，添加糌粑。

十多年前，乘車途中常見到圖博人隨身帶著保溫瓶。路途遙遠，路況又不佳，停車休憩時，如果路邊有圖博茶館就進去買壺酥油茶、吃碗糌粑，如果沒有，就在路邊選塊舒適的草地，像野餐般，大家圍坐著，分享保溫瓶裡的茶，和著糌粑吃，就算一旁的川菜館把菜炒得火辣香噴，他們也不太會選擇進去。

像阿里地區這般地域廣袤的大草原，路邊茶館經常設在帳篷裡，帳中擺設和一般茶館差不多；靠牆相對的長排座椅上鋪著毛墊，椅前設置長型矮桌，中央爐子上不斷燒著熱水，即使下著大雪，帳內也烘得暖呼呼。外地旅客捧著泡麵解飢，

¹³² 察卡洛，位於札曲（瀾滄江）江畔，中國入侵後劃定為西藏自治區芒康縣鹽井鄉。

¹³³ Coleman, 2014。

¹³⁴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1978。

¹³⁵ 陳渠珍，2018。

圖博人依然是啜飲酥油茶、捏糌粑吃。

2019 年的旅途中，在公路邊已找不到圖博茶館。巴士上的圖博旅人，和其他中國人一起進了川菜食堂。行車時間已大幅縮短，巴士較少在自然山野間駐車休息，就算停車也多泊於規劃好的休憩場地，一旁建有嶄新豪華旅店、餐廳，地價租金應不是一般提供茶水、糌粑的茶館可以負擔的。中國政府以物價、經濟發展取代了過去的槍砲彈藥，將圖博民眾驅離他們世代生活的空間，驅趕至社會的邊緣角落。

一百多年以前，趙爾豐的軍隊壓制康區民眾的抗爭後，傳教士遭殺害的法國當局也願意息事寧人，接受清國給付鉅額賠款，並在城鎮中心地區重建教堂。傑塘、察卡洛的教堂在原來舊址上重建；巴塘的新教堂則建造在被川軍處死的第巴府苑原址，鄰靠著向西慢慢流去的巴久曲，距離被趙爾豐焚毀的曲德宮巴不遠的地方。

現代，獲中國政府同意得以重建的曲德宮巴，規模只剩下五分之一。天主教堂當然早就不見了，現址被一座國小校園取代，周圍聚集愈來愈多類似徐老闖所經營的川味食堂。巴塘一如得榮街頭，喝酥油茶、吃糌粑的圖博茶館已不見蹤影，到處都是巴蜀燒烤、邛崃鮮炒、川府麻辣等中式餐館的招牌看板。每年隨著夏日一起湧入的中國旅客，紛紛坐入這樣的餐館，香噴噴吃著熟悉的家鄉料理。每次看見他們，不禁會想起百年前的漢人軍官陳渠珍。

陳渠珍在書中描述酥油茶的味道是「腥臭刺鼻」，入侵圖博的軍旅期間，他常與同儕把酥油茶當作酒宴遊戲的處罰，他描述受罰時勉強喝下酥油茶的經驗：「予勉呷一口，即覺胸膈作逆，氣結而不能下。」他寧願接受罰錢，也不敢再喝一口。然而，陳渠珍同時也語帶浪漫的回憶，這段徙轉圖博大地的經歷，正是他最懷念的美好青春歲月。

眼前這些年輕旅人和陳渠珍是如此相像，熱切的珍愛著自己的「青春」，卻毫不自覺自己正跟隨著侵略者的腳步，恐怕也不會知道自己青春的腳步所踩踏的土地，曾經浸染的鮮血。